

高等
中小
各校修身科暨
市鄉宣講
家庭教育用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俞復敬署



是編敬請

海內官紳重刊廣布培養

賢才與善俗更望

教育界諸公定是爲各校

修身課本或參考書以繼

軌唐虞抗隆歐美並准

各省書局翻印廉價發售

用廣流傳禱切楊鍾鈺啟

是書係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中華書局印刷所代印留存原版各界願印者請逕向印刷所接洽現在市價每印千部洋一百零五元紙價如有漲落以書部數作增減定印至二千部半月內必可印成寄發定印五百部一月內必可寄發無誤一面准中華書局添印廉價批售以廣流傳躉批每一百部洋十元款到即日寄發各省分局零售每部洋一角四分

高等
中小各修身科暨
家庭教育
市鄉宣講用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楊廷綸署



敘文

易繫辭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
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孝經云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
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嘗讀而深思之竊嘆吾人之言行關係天下國家之治
亂如形影焉今吾國之亂亦亟矣兵戈雲擾饑饉荐臻俗敝民窮外交棘手駸駸有
載胥及溺之勢推其所以致此者厥在人心而人心之顛倒是非何莫非道德不講
言行紕繆寢尋以及於此耶然則救之之道要在舉國官紳提倡德育俾吾民修其
身謹其言行而已魯論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程明道云澹天下以正風
俗得賢才爲本海忠介云爲政以轉移風俗爲首曾文正云塞橫流之人慾以挽厭
亂之天心庶幾有補又云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歷觀往訓則重德育
以張國勢非當今之急務乎余竊不自揆十數年來恒欲以明倫重道爲天下先輒
歎同志之士少而恐其力之不勝也吾邑楊章甫先生以所著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見示且屬爲叙余觀其書淺而彌深簡而彌旨將於無形之中陶淑天下之性情知

其。濟。世。之。心。苦。矣。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所。望。當。世。賢。士。大。夫。皆。如。楊。先。生。之。提。倡。德。育。以。移。風。易。俗。履。中。蹈。和。俾。吾。國。人。民。之。言。行。一。出。於。正。軌。而。無。入。於。歧。途。則。吾。國。之。亂。庶。可。過。已。乎。壬。戌。春。正。唐。文。治。謹。叙。

敘文

有虞氏卽學藏。舜命曰庠以教孝。養夏后氏以射。造士命曰序以檢其行。殷人以樂造士。命曰瞽宗以成其德。周人修而兼用之。闔橋壁水。命曰辟雍。講學親師於是焉。在而又有國學。州序黨庠之制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教。凡饗校皆德育之地也。戴記有言。溫柔敦厚爲詩教。疏通知遠爲書教。廣博易良爲樂教。絜靜精微爲易教。恭儉莊敬爲禮教。屬辭比事爲春秋教。凡六經皆德育之書也。孔子授孝經。舉立身齊家之規。教養治平之畧。一切歸之純孝。梁親孟子七篇發揮義利仁暴性善之旨。有功世道甚鉅。以至董江都之賢良策。陸宣公之奏議。周濂溪之通書。王陽明之傳習錄。楊忠愍曾文正之家訓。均有關治術學術。而其人道德經濟亦足以翼名教而式士林。凡聖賢儒先皆提倡德育之人也。泰西學規整肅英傑踵與其教育大家恒集先哲嘉言懿行以爲躬行篤踐津逮後學之資。時則有若蘇格拉底以內省爲入德之門。談道義而傳哲學。有若柏拉圖以謹慎剛勇克己廉直四端爲道德之基礎。有若格蘭斯頓手錄日記飭行謹言卒爲大政治家。發抒正義博愛之素志。有若華

盛頓輯經典格言至數十百條時時誦讀以檢攝身心有若富蘭克林訂修身條目十有三當座銘以自警如遠背某條卽施墨點於其下之數公者或教澤誕敷或助名震鑠全球仰其芳型學校傳爲軌範西人之重德育如此余友楊章甫先生著有寰球名人德育嘉話蒐羅富抉擇精而議論純正融會中西道德爲一俾學者有所遵循誠列諸學官家絃戶誦安知黃農神明之胃不重覩睦嫻親遜之風爲歐美教育家所則倣也因喜而爲之敘

民國十一年一月世愚弟鄧以模識

敍文

中國文化肇自五千年前非惟政治藝學先於萬國尤以德育爲開天明道之基試徵之軒轅書契律算井牧蠶桑舟車貨幣所以創制顯庸者備矣而傳教有臺成均有學實樹明倫崇德之先聲試再徵之唐虞水火農刑工虞禮樂所以制度考文者詳矣而舉八元使布五教父義母親兄友弟恭子孝尤有輔翼振德之妙用試三徵之成周官禮三百六十屬自體國經野之典以逮冠婚喪祭之儀燦然秩然至司徒掌邦教則重六德六行而六藝次之試四徵之鄒魯孔門列政事文學諸科德行實爲弁冕其訓弟子之規先孝悌謹信而後學文孟子七篇曰謹庠序之教申以孝悌之義曰入孝出悌以待後之學者曰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上下數千年間君相師儒之教靡不歸於德育全球推教化最先之邦職是故也泰西科學發達曠古無倫究其立國之根源建學之精神仍不離乎德育各國教育大家若蘇格拉底若史邁爾若斯賓塞若卡萊若馬維克其持論立說皆準道德而歸倫理曰良知曰人格即大學正心修身之功也曰家庭曰服從卽內則事親後長之禮也曰保種曰博愛

卽無逸。懷保小民之隱也。曰遜讓。曰自制。卽周易謙卑自牧之道也。曰敬崇。曰誠實。卽魯論忠信篤敬之訓也。曰堅毅。曰憤心。卽中庸發彊剛毅之義也。以上德育各條。西人奉爲金科玉律。證之吾國聖經賢傳。若合符契。可見率性修道之教。無古今中外一也。族叔祖章甫先生。學粹品端。睠懷時局。謂教育爲濟國之本。道德又爲教育之本。乃編輯寰球名人德育嘉話一書。爲各校修身科。用羅載籍極博之菁英。而蹈艱深支離之病。萃五洲萬國之銘訓。而一掃町畦門戶之私。其滿腔寬洪惻怛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亦卽聖人有教無類大道爲公之心也。余旣付印。以廣流傳。復歷敘德育之重要。亘古今達中外。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而各國容有偏而不舉之處。方今文軌大同。孔教之大。中至正。漸被全球。會當不遠。或以是編爲前驅之導乎。余日望之矣。謹敘。

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楊壽楫敘於津門寓廬

殺文

粵稽載籍。邇化之昌。明英髦之師。濟遠推勳。華近推豐。鎬靡不以德。育爲兢兢。舜命契。敷五教。爲建學。明倫之濫觴。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陶淑其德性者。美矣。備矣。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德行而後六藝。其重德育可知。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六儀。本末兼該。秩然不紊。其時風俗丕變。賢傑雲蒸。三五之隆。海內昇平。數百千載。全球推爲教化最先之邦。德育爲之也。後世如漢光武。唐太宗。宋藝祖。明太祖。均與學崇道而治。隆俗燦國祚綿長。歷代大儒如胡瑗。許衡。陳敬宗等。主講國學。咸以道誼相切。劇得人號。稱極盛。德育收效於吾國。旣如此。泰西饜校星羅。視德育尤爲重要。其個人之道德曰克己。曰戒慾。曰忍耐。曰廉潔。此消極之道德也。曰良心。曰勵志。曰篤實。曰敏捷。此積極之道德也。其團體之道德曰敬讓。曰博愛。曰正直。曰勤懇。此對於社會之道德也。曰忠誠。曰愛國。曰盡職。曰勇敢。此對於國家之道德也。其有

不。道。德。不。名。譽。之。事。則。爲。學。校。所。屏。絕。爲。通。國。所。不。齒。故。人。人。爭。自。濯。磨。敦。信。尚。義。才。良。不。可。勝。用。屹。庶。安。俗。樂。業。德。育。收。效。於。各。國。又。如。彼。子。輿。子。云。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西。哲。梅。森。云。捍。衛。國。家。之。眞。力。量。儲。於。國。人。有。道。德。之。性。質。中。殷。曼。孫。云。一。國。文。化。之。標。準。非。其。戶。籍。之。稀。繁。也。非。其。物。產。之。豐。耗。也。乃。其。人。民。之。品。格。耳。中。西。聖。哲。名。言。若。合。符。節。已。鍾。鈺。前。譯。歐。美。德。育。嘉。話。一。書。爲。東。西。列。國。中。小。學。師。範。女。師。範。各。校。修。身。科。通。用。課。本。備。載。歐。美。格。言。琦。行。以。示。後。學。津。梁。茲。就。原。編。提。要。芟。繁。參。仿。朱。子。小。學。劉。忠。介。人。譜。體。例。更。博。採。全。球。嘉。懿。合。爲。一。編。顏。曰。寰。球。名。人。德。育。嘉。話。爲。各。學。校。修。身。科。及。家。庭。教。育。市。鄉。宣。講。之。用。因。歷。敘。德。育。關。係。之。重。功。效。之。鉅。中。外。習。慣。雖。殊。公。理。與。良。知。初。無。少。異。實。爲。寰。球。大。同。之。朕。兆。竊。望。各。省。官。紳。及。教。育。界。諸。君。子。熱。忱。提。倡。德。育。以。樹。智。育。體。育。之。基。培。養。賢。才。與。善。俗。更。望。莘。莘。學。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胥。蔚。爲。朴。誠。幹。濟。之。才。則。三。五。之。郵。治。歐。美。之。隆。軌。其。何。遠。哉。是。爲。叙。

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楊鍾鈺叙於吉長寓齋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目錄

卷一 倫理嘉話

父子篇 愛國篇 夫婦篇 昆弟篇附家規 師友篇 睦鄰篇

卷二 從政嘉話上

勤政篇 禦災篇 敬教篇附崇聖 禮賢篇附旌善 興利篇 勸工篇

卷三 從政嘉話下

廉正篇 賞罰篇附課吏 軍紀篇 弭亂篇 卹刑篇 薄斂篇

卷四 紳商嘉話上

鄉治篇 敬畏篇附樂天 忠信篇附主僕 好學篇 樂育篇 著述篇附

改良小說戲曲 堅毅篇

卷五 紳商嘉話下

仗義篇 禮讓篇 商業篇 節儉篇附衛生 勤敏篇 德怨篇附寬闊

卷六 巾幗嘉話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目錄

孝親篇 宜家篇 教子篇附慈他子 仁恕篇 節烈篇 賢達篇

卷七 克復嘉話

改過篇 戒色篇 戒訟篇 戒妄語篇 戒濫取篇 戒離婚篇附完骨肉

戒烟酒賭篇

卷八 利濟嘉話

公益篇附交通 宣講篇附義學 贍孤惇篇 憫疾篇 卹死篇 愛物篇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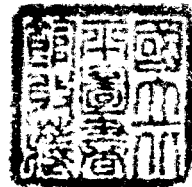
卷一 倫理嘉話

無錫楊鍾鈺編輯

父子篇

鍾鈺按春秋傳云父慈子孝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於此孔子授孝經云身體髮膚受於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云孝悌之至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孟子云至孝莫大乎尊親大孝終身慕父母列聖至德要道無出孝之外者西哲蘇格拉底云不孝父母而盡情於他人無益也卡匿奇云最親愛最仁慈者無如我之雙親披却路云余兩親之洪恩雖建黃金之紀念碑高矗雲表未足言報魯斯金云凡幼孩能對其父母誠實不欺將來必成偉器旨哉言乎是編博採全球孝行明孝友根於性天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聖人孝治天下不過因人心之同然而寰球大同之盛導源於此已

海鹽楊太宰魏母夫人壽至百四歲魏事母至孝每朝罷閉門絕請謁侍母飲食搔摩扶掖如孺子然後乞養歸嘗於春日爲村裝負母迤邐行花叢中歡娛竟日菓食餅餌皆親進不



以假婢妾也。林居享天倫之樂者幾二十年。

漢申屠蟠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同郡族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外黃令欲論殺玉。蟠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令善其言得減死論。明馮行可之父恩。任南京御史。疏劾大學士張孚敬。下獄論死。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明年冬。事益迫。行可刺臂血書疏。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謹延頸以俟白刃。帝覽之惻然。遽遣戍雷州。遇赦還。恩年八十一卒。

秦文恭公蕙田至性過人。本生父以藩志事牽連訟繫十餘年。間檣車南北。炎雨酸風。公隨侍膝下。百方營護。旣通籍。伏闕陳情。乞以身贖言。至痛楚。遂有寬釋之詔。給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時與桐城方恪敏公並稱二孝。蓋恪敏每歲徒步省其父於戍所也。

王尙書熙性篤孝。十二歲。母梁夫人病革。禱於天。願減算益母壽。父文貞公晚歲好遊。常徧歷西山諸勝。公恐其勞於登陟。乃構怡園於宅西。偏葺藥數百畦。於豐台別墅。文貞公顧而樂之。比捐館舍。公年踰五十矣。號泣如孺子。顏書屋曰。慕齋待兄弟友愛布政使。然巡撫。

燕金衢道。照皆以公推蔭起家者也。

美總統華盛頓之父奧佳斯生四子。而妻死。續娶馬利褒。生五子。華盛頓其長也。馬利褒前子如己。出整理家政。教育子女。咸有法度。華盛頓年十三而孤。母命入校。勤學守規。矩慎言行。絕不爲不道德之事。其前母兄魯連士爲覓得一海軍少尉缺。喜極欲赴職。其母恐染海軍奢縱習。不許往。華盛頓祇願無違。兄歿。遺妻及幼女。華盛頓養生送死。足慰兄嫂之心。後被舉爲大總統。領歸語其母。母愀然曰。吾老且病。殆以今與汝訣。汝往哉。速奉行天命。華盛頓涕泣不忍去。母勗之。乃行。後得報母死。華盛頓大慟。急命駕歸。舉行葬儀。國人以華盛頓母賢。且生令子。福國家甚尊敬之。故聞其喪也。咸爲感泣。

美總統林肯純孝。性成。父湯思麥受地懇荒。母南雪夫人親教林肯讀書。家貧。以木葉爲紙。鵝毛管爲筆。又教以敬禮愛國之人。不可殘殺動物。林肯如教。母疾革。詔林肯曰。余別爾逝矣。余知爾能孝爾父。其勉爲善人。林肯泣。識不敢忘。後爲總統。勛德蓋世。猶曰。余得力於母教也。母逝後。林肯日有思。思其母夜有夢。夢其母逾年。父續娶普希夫人。林肯侍奉勤謹。得繼母歡心。恒助其父伐木耕田。暇則習書史。誦法典。二十一歲於法可得自主。林肯不忍離其父。仍朝夕侍養。每念其母遺命。輒肅然如左右云。

美國富蘭克林之父裘賽亞。前妻有子女七人。續娶福爾吉氏。有賢德。生子女六人。富蘭克

林其季也。家祇小屋。四間。兄弟十三人。其母教誨飲食。撫之如一。諸子亦不辨孰爲所出。終日聚處。並頭促膝。轉覺相親。夜寐則縱橫枕藉。有姜家大被之風。後富蘭克林撰父母行狀略曰。吾父母春風和氣。疹戾爲消。從無疾病。生平耿介。非義不取。家雖貧。未嘗有戚戚容。二老皆享遐齡。父八十九。母八十五。教子治家。皆有法度。爲鄉邦軌範。有德者必有福壽云云。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富氏勲業震寰區。其肇基於此乎。

昔勸年十一。遭母憂。水漿不入口。父爲原鄉令。爲奸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大辟。勸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疑爲人所教。敕廷尉卿蔡法度訊之。法度盛陳微纒。厲色問之。對曰。不忍見父極刑。所以上干萬乘。今欲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耶。法度乃和顏誘之。對曰。凡鯤鱗。螻蟻。尙惜其生。況在人斯。但囚父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無言復對。法度具以聞。上宥其父罪。

史立庵先生大成。貳宗伯時。同人議裁孝子節婦給廩。曰。彼分內事。何與朝廷。先生毅然曰。爲子不孝。爲婦不貞。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先生性至孝。會其父思之。令先生繪已容寄父。先生聞命。驚怵乃上疏曰。臣父思子不見。思見子之儀。容臣而忍。此不可爲人子。亦何以爲人。臣世祖覽奏。憫然特許。終養。

施愚山先生講學白鷺書院。一日講長幼有序。因自言。少年孤露。終鮮兄弟。至於啜泣座中。

有闔牆者爲之悔感。提學山東時。取士先行後文。敦重儒術。先生少孤露。事叔如父。已貴。叔少不悅。猶冠服長跪。母馬。夙失歡於大母。抑鬱而卒。先生請大母命。循例乞褒。封據地哀陳。始獲焚黃。祔廟。順孫孝子循吏通儒實兼有之。

陸清獻公曰。崇明縣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及四子長。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明日早餐。季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舉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以次稱觴獻壽。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老人每食畢。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其子潛補之。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遠膝洵不誣也。予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唐翼修曰。父死。祖在者。諸孫當代父行孝。晉李密乞養祖母。一表有讀之垂淚者。則知祖父母之當孝也。

陸中丞燿事母孝。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歸養者千餘人。

美人卡匿奇者，性至孝，家貧，執役於紡績工場，艱苦備嘗，晚必歸省，以慰父母倚閭之望。溫顏婉詞，家庭歡聚，以爲最親愛。最仁慈，無如我之雙親，菽水承歡，頓忘日間艱苦。父疾侍奉，左右晝夜不離，寢食俱廢。父歿，呼天號泣，事其母孝，養愈摯。厥後以鋼鐵事業富甲全國，役職工數萬，而母已告終，追念二老，未嘗不愴然流涕。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者歟。

美國大演說家披却路者，於會場宣言曰：天恩高厚，罔極親恩，亦然。余所當特謝者有二事：其一，余生長田舍，兩親體常健康，余自問兩親所與我者，不能報答萬一，若身體若聰明，余所獲福利，莫非兩親洪恩。雖建黃金之紀念碑，高矗雲表，亦未足言報。其二，余處此境地，半耕半讀，田家風味，決不至陷於罪惡中也。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披君時刻不忘親恩，亦西人之孝思不匱者也。

美國孟尼拉海灣大戰之前，戰令既下，人皆去衣備戰。有一司火藥之童子，因急於去衣，其衣竟落海內，是童曾於數分鐘前，手執其母肖像，注視至去衣時，始置衣袋及衣。落海內，亟請船主准其入海求衣。船主不許，是童卽懸梯而下，泅游半晌，卒得之，而出。船主立加刑械，迨戰事畢，訊其違令之故，判爲有罪。是舟爲海軍提督兜衛所統，兜氏以爲人非至愚，何至

冒死違令以求一衣。乃以善言詢曰：何必爲一敝衣違令而復冒死？童子泣述其衣內藏有母像。故提督聞言慘然，卽抱於懷，宥其違令之罪。並謂人曰：愛其母至爲其母肖影而冒死，此輩豈可令受錮鎖之辱哉？

猶太國祭司長某，令長老攜重寶購胸甲之碧玉。行至亞細亞，訪得一玉商。商曰：有一碧玉光輝潤澤，請示君語畢，登樓則其父枕玉箱而寢。商人低聲曰：玉有買主矣。父睡熟不應，商不忍驚醒，下告長老。今日不能示玉，長老疑商居奇，乃曰：價可倍增，請速見示。商喜得善價，欲徐徐從父枕下取出玉箱，復上樓見父依然酣寢，終不忍驚醒，仍下告長老。以今日決不能示玉之故，長老歎其純孝，待其父醒，重價購歸，不以寶玉爲寶，而仁親以爲寶。其平日婉容愉色奉養無違，可知矣。

美國某富紳恪守祖訓，勤學盡職，底於成功。恆語人曰：余少時往謁祖父，撫我頂而溫諭曰：孫兒，我有一言訓汝，汝其服膺勿失。余肅然敬聽，所言維何？則常常勤勉是也。且言汝能遵守將來成功無疑，是爲我祖父家訓。比金玉尤寶貴。余敬識不敢忘。十五歲入中學，念祖父之訓，殫精研究，植品勵志，爲全校器重。自此遇事忠勤，以有今日。莫非祖父之賜。詩曰：繩其祖武，記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某富紳當之無愧色矣。

美國瓦納邁卡者，行年十四，慈父見背，學徒於某書店。書店距家四哩，每日早晚往復，以慰

母心其母慈愛性成視渠逾於拱璧而渠亦孝養倍至日僅食麵包及蘋果數事以聊解飢渴舉所得俸給悉獻堂上藉博阿母之笑顏焉復以商業正直富甲全國

莊五郎者日本多摩郡人也事母孝妻早逝有三子鬻薪度日其母嗜酒莊五郎每餐必具酒肉已與三子恆以野菜充飢其母每他往輒扶持之背負之途中述鄉曲情話以娛之恐其母憂貧也每賣得錢必存母處夏日爲驅蚊冬日爲具爐而已與子衣不蔽體如是者三十餘年

英人哈武洛克之先本一鉅族後漸凌替哈氏七歲時偶經其祖先所領故地默思他日必復此田產及長舉止安和性情剛毅官於印度熱地修政治繕甲兵統理五十萬人勲業卓著家因以振盡歸舊日之田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哈氏之謂乎

寶應劉台拱爲丹陽訓導事繼母至孝常家信來誨目矚先覺一夕忽心動請急歸視母果病劇亟營醫藥以進母愛之曰如吾子不過所生耶

黃向堅吳縣人父孔昭崇禎末官雲南大姚令阻兵不得歸向堅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不見父母決不歸也既出門遇舊往滇者告以道里之遠狼虎之暴犛獍之險惡力阻之卒奮然往一蓋一笠及滇滇人欲加刃時兵戈未靖疑爲閒諜也告以實乃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弟向嚴俱無恙喜極哭失聲踰一年得歸往返二萬六千餘里

蔡應泰河南偃師人也。母柩在堂大水且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匝。水至。妻子號救。不應。跪負母柩。轉洪濤中。瞬息八十里。抵鞏縣神堤灘。柩忽爲沙擁。村民異之。以長鈎引至岸。竟無恙。天將暮。聞鄰村喧救。兩人則其妻若子也。

楊璞偃師人。莊農也。與其弟奉母居。弟饒於財。水至。弟以筏載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棄妻子。襁母於背。浮水趨北窰。抵神堤灘。村民救之。登岸。頃之有婦人抱子漂而下。母遙望。忽號曰。吾婦與孫也。救之。果然。其弟抵北山下。大樹崩壓。筏夫婦俱溺死。母壽九十餘。無疾終。

劉鑑江西人。三歲失怙。母鄒氏矢志撫孤。事姑。余氏極勞。粹。鑑稍長。能盡孝。養祖母。卒。鑑廬墓三年。遇雷雨。輒踰墓前。曰。鑑在此。母怖。父棺厝象鼻山。乾隆壬戌。山水暴發。壞廬舍。鑑夜半馳救。棺已漂泛。鑑抱棺順流。數十里。至白馬寨。觸筏乃止。鄰火將及。母寢。鑑自外歸。突烈燄中以重衾負母出。得亡恙。

沈某明孝宗時。行乞吳市。凡所得食。每分貯篋中。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跡之行。至岸傍。一敝舟繫柳陰下。有老嫗坐其中。丐陳食。傾酒。踞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爲兒戲。以娛母。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

愛國篇

鍾鈺按春秋傳云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如禹稷之治水明農伊周之救民除暴孔孟之翼世垂教嬰儵之修信睦鄰皆足以張國勢鞏國基而增高國民之程度其地位雖殊其爲愛國一也西諺云眞能愛國方算是好男兒霍頓布克云愛國之心必基於大義本於大德瑪志尼云未有行止不端之人而能愛國者夫如是則愛國匪託空言務在進德修業人人自愛自重吾國有不勃興者哉

諸葛武侯受遺詔輔政虛懷納諫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所言也

明中山王徐達破平江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吳人安堵平元都禁士卒無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凜凜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故所向克捷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閩井晏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

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王端毅公恕巡撫南畿。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賑貸。中官王敬採藥物珍玩。所至騷然。恕急疏言。敬等罪狀下獄。而棄於市。改南京兵部尙書。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敷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所引薦彭韶。何喬新。周經。劉大夏等。皆一時名臣。宏治二十年。問衆正盈朝。號爲極盛者。恕力也。

魏敏果公象樞。授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謂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朝廷正紀綱。聖祖嘉其切中。時弊公首發。索額明珠二相之奸。又疏薦湯文正。陸清獻等。彈劾必匪人。薦引必正人。嘗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

美國獨立戰局既終。議會方注意內治。不酬軍隊之勞。將士不平。謀擁華盛頓爲帝。以顛覆議會。華盛頓諭之曰。吾等擲幸福而奮鬪者。非欲求吾殖民地之自由。耶。今乃激於小事。欲奪其既得之自由。何無慈悲之甚耶。嗚呼。吾等忍兄弟妻子離散之苦。以購得自由。有戕此自由者。吾軍隊誓與之敵。軍隊聞之。人人感泣。謝罪。華盛頓乃馳書議會。陳軍隊憤激狀。必

有以弭其不平。議會從之。此時華盛頓若利軍隊之戴已與議會爲難。則內訌之患釀成。華氏所以爲美國之元勳也。

美國格蘭德將軍頓兵彼得堡。歷時數月。而歇門將軍已攻獲額蘭塔。畢其平海之事矣。一時輿論咸欲舉歇氏代格氏爲副帥。歇氏聞之。貽書格氏云。余已函致余兄約翰。請其息此風潮。余甚願君統師。如有使君我二人立於抗衡地位。余決不受也。格將軍覆書曰。執事升任余喜極矣。如以君代余。而以余隸君之下。余當努力助君。若君前此之助余。誓竭余力。以求成功。二氏爭以高潔自尙。不亦偉乎。世之對於國家大事。以嫉忌播弄爲事者。更何高美之足云哉。

左文襄公年既耄。精力不衰。官書山積。公必親自披覽。雖最下偏裨。寸簡尺牘。皆手自批答。日不足。則繼以夜。每至漏三下。未寢。或勸節勞。公曰。朝廷不惜高爵厚祿。與人正欲其能辦事耳。若大臣耽於安逸。國事何賴。且數十年來。所以令匪猖獗至此者。正以文恬武嬉。習於偷惰耳。吾方力矯之。不暇敢效之乎。聞者敬服。

蘇國大政治家段達斯者。勛望隆隆。所籌益國利民之事。不可殫數。某年除夕。盛克那士爵詣其邸。第見段氏方讀英人欲保印度當經營喜望峯之新論。士爵握手禮畢。乃曰。余照例進祝詞。望閣下優游以度新年。段氏默然有頃。曰。余今年亦望比去年稍優游。去年未嘗一

日優游也。段氏胥旰焦勞。如此其造福蒼黎爲國柱石有以也夫。

英人若瑟弗休母者任監發軍餉暨郵務號稱職既歸分給所得俸於親族之貧者常遍行國中訪察民情風土旋復遊歷他邦以廣智識歸國任巴力門議員凡有益於邦國人民者如改革刑法創置貧民貯蓄銀行增設民委員額之類國政民事莫不盡心力爲之卯正卽起鈎視簿最接見吏屬每朝常及二十人其忠誠謹慎之心歷三十四年如一日也。

波蘭王坦尼斯在位時強敵壓境國庫如洗內閣會議瞠目束手有費司克者忽趨王前獻其所有金玉飾品曰請以此略助軍餉王悟其意向大藏卿曰以此充餉凡朕所有金玉器玩悉送造幣局半充軍費半贍戰死軍人之家屬於是貴族如例捐助餉需充裕軍勢大振疆鄰懾退境內晏然。

十九世紀英人駐守印度拉克騰之官吏及婦女等爲叛民所圍數月然英人守禦如故無一人降者英兵僅三千五百人而賊軍七萬五千人攻凡三十次縱有死傷疾病而勇氣未嘗稍衰防戰後英國之旗又飄埜兒希城堞上矣。

歐洲有小共和國曰瑞西困於壤大利虐政數百年顧其民剛毅勤儉富於自立之精神埃軍之入瑞西也兩軍既交頗不利惠克林望見之呼曰國人其惠顧我妻子遂奮身陷陣瑞西人乘之大破埃軍嗣後此小共和國儼然保持其自由年年以香花頌此英雄焉。

公民鑑曰。觀羅馬之興衰。其人民勤惰實司之。其民始勤。故其國強盛。逮其征服諸國。子女玉帛盡載以歸。奴之婢之。而人民無事。辛勞矣。民既懶惰。種種邪惡乘之而來。而莊嚴璀璨之羅馬城。遂坐是淪亡焉。英人無不以勤懇爲自立之品格。以蕞爾小島而爲全世界所尊崇者。卽人民勤懇故也。美國贏有世界工廠之號者。亦勤懇有以致之。

公民鑑曰。國家無信用。必敗。西班牙土耳其希臘是也。西班牙自南美規奪多數之黃金。實腐敗其人民。馴至遊惰安樂。今乃有以勞動爲可恥。而安身於乞食者矣。希臘則多年不償國債。與土耳其同之。三國者其有利之工業。乃悉爲外人占領。不寧惟國卽一鄉一邑亦然。非拉持者。美之一州也。本甚富。以改良交通故。乃起外債。終乃靦顏不償。有斯密士者。抗議曰。堂堂共和之國民。其詐僞。乃與歐洲最墮落之國家同。反之伊納利州者。貧土也。亦負債。聞非拉持州之不償也。市議會頗思效尤。議員多格。拉扶病與議曰。伊納州雖貧。無一錢而信用終不可失也。各議員感其誠。遂採其議。而各州拒絕償債之風。止自是。資本人民沿沿移植於此州。今爲美洲最盛之地。則忠信之效也。

夫婦篇

鍾鈺按戴記云。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周易云。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又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春秋傳云。夫義婦順。又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以至詩始關雎。書美鰥降。

蓋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將以嗣宗廟而繼後世。故聖人重之。西哲柏拉圖云。不能治家。焉能治國。美國公民。鑑云。紐茵倫人之家庭。外表樸素。其內容則忠誠敬愛。無一不備。其家人行事。無不協力同心。尙實德不事虛浮。於吾美國之成立。深有助焉。又云。家庭之生涯。家庭之興味。皆不離乎道德。此真愛國心之發生地也。然則夫倡婦隨。孝友勤儉。實爲家庭教育之基礎。家齊而後國治。古人豈欺我哉。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宋宏光武時。爲大司空。嘗譏見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撤之。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爲太守。慰諭之曰。哀生於愛。君娶盲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眞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亞耳伯親王者。英女皇維多利亞之未婚夫也。女皇踐位。親王致書賀曰。今貴孀爲歐洲大

國之君主數千萬人之幸福。惟貴孀是賴。願皇天眷佑。貴孀於國於民。誕降多福。云云。親王於是遊歷各國。研究政治得失。以備他日贊襄密勿。造福蒼黎。厥後女皇愛敬甚摯。政修德溥。親王默贊之力。爲多。王卒。女皇終身素服大節。炳然。洵可爲全球夫婦之軌範矣。

美總統林肯。肯生。平得力處。全在一誠字。其爲店夥。爲律師。至爲大總統。莫不憑一段眞至精神。與人相處。惟誠。故能感人。故能成事。初與瑪利韜德女士結婚。寄寓旅館。每星期費祇四圓。後自構屋以居。起居服御。不逾中人。而韜德夫人。尤有安貧樂道之風。以爲余嫁得賢能。耶君。荆釵布裙。固勝於金玉錦繡矣。林肯任議員時。輝格黨贈以公費二百圓。爲旅行演說之需。及事竣。黨員得其一書。并餘金一百九十九圓二角五分。書曰。余御自畜之馬。以行至晚。則宿友人家。此行所費。不過七角五分。則用以購蘋果汁者。也。其清介如此。未始非夫人儉以助廉之效也。

閩中蔡殿撰。以臺赤貧。至孝。無以爲養。將鬻妻。其夫人不忍。拂請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執爨役。主人感動。遂如指。一日。召墨客入書齋。適遇夫人相對泣。主人駭詰之。知客卽蔡也。乃送還夫人。接鬻妻養母。不足爲訓。而夫人之節。主人之義。則曩哉不可及已。

張寅安福人。遊學於冀。後領順天鄉薦。冀人爭欲與聯姻。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不相聞問者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負之耶。乃南歸。先是康父母亦議改適。女以死自誓。

至是遂偕伉儷後寅顯貴康封安人。

康熙時耿逆作亂。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掣眷之任。中途遭寇掠。夫人爲賊將所得。將犯之。泣曰。妾固世家女。若備禮後薦。則可不然。請就刀俎。賊從之。夫人故善飲。著意勸酬。賊已醉。侍者出。亟起就賊。腰間抽佩刀刺之。立斃。遂隱身門後。伺侍者入。斬之。肩其屍。由寨後潛逃。天既曉。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至西安。乃嚙指血題絕命詞於壁。將投井。死。村人拯免。以告邑宰。宰嘉其節。姑留署內爲女公子師。未幾。王忽至。投刺謁宰。語及其妻流涕不止。宰亦爲慘惻。然不以夫人告也。既請以妹妻之。王曰。亡荆不知存沒。高誼所不忍聞。強之不可。宰乃別設館舍。治匱具。戒婢僕。蒙夫人以巾。扶令交拜。王轉身面壁。絕不一顧。其夫人固聞其謀。至是則泣而語曰。王郎王郎。乃猶念糟糠乎。王驚顧。乃其妻也。遂相持而哭。各述流離狀。夫人願拜宰爲父。宰遜謝不敢入閩。後餽問不絕。若兄妹然。王尋擢御史。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忽得狂疾。夜或縱火燒屋。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從一而終。萬無他議。與其老死閩中。爲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父母不許。言益堅。乃如其志。與壻居山。飢飽寒煖。調護惟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犬。夫卽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鮪魚。食之已狂。黃

生所食。豈卽此歟。

陶文毅公微時。訂婚某氏。富室吳姓。聞女姿色。謀奪爲子婦。餌女。父迫公退婚。公不可。其女私誓不適窮生。有婢願以身代。母許之。卽後膺一品夫人誥命者也。某女歸吳。壻奢蕩暴卒。族棍吞田產殆盡。時文毅已貴。顯聞之。質諸夫人。良信太息久之。遂以夫人意贈女五十金。女得之。愧悔欲死。公嗣是周卹不倦云。

昆弟篇附家規

鍾鈺按詩常棣篇云。兄弟急難。言患難相濟也。又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言太和之氣。翔洽門庭也。斯干篇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孟子云。仁人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蓋以父母之心爲心。財產相讓。愆尤相恕。自無不和之兄弟也。美總統華盛頓前母。兄四人。同母弟四人。愉愉怡怡。事長兄魯連。士愛敬尤摯。兄沒喪禮盡哀。又分祿以贍嫂姪。富蘭克林前母。兄姊妹七人。同母兄妹五人。其母福爾吉氏。撫育如一門庭。雍穆相親。愛相扶持。極天倫之樂事。二公勛名滿天壤。道義炳史。書孰知其導源於親親敬長間哉。至詩禮家風。列祖遺訓。昆弟均當遵循。弗失故家規附焉。

漢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肱博通五經。就學者三千餘人。辟命

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以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盜。」兩釋之。

朱文正公珪篤孝友。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世事庶母。幾如母事。諸兄悲愉如一體。事寡嫂盡敬。撫兄子如己子。三鄰故交靡不周卹。

何文安公。漢與兄凌瀨。手足依倚。未嘗暫離。爲翰林時。嘗會文。夜歸遲。見兄坐候於門。後遂節飲。蚤歸。晚年友恭彌篤。居兄喪。悲慟切摯。朝紳咸爲愴動。時已攝冢。辛年六十五矣。

宣城劉伯箴。二十喪父。遺弟一五齡。一周碎。踰年母又死。箴夫婦鞠以成立。授室。誕子而二弟皆不才。溺北里游。羣惡少。嗾與兄析產。箴弗獲。已。憑舅某品而三焉。田百畝。箴取三十。弟各與三十五畝。屋二區。讓歸。二弟未半載。蕩盡。向兄誅求。箴設筵。速舅及弟。曰：「弟等不用良言。舅胡以教我。舅曰：『若輩所爲宜餓死。』尙何言。」箴曰：「不然。兄弟手足也。吾所受田三十畝。仍父產也。可各取十五畝。須努力。毋再耗耳。」二弟得田。未幾。又屬他人。箴聞泣曰：「家何不幸哉。復招舅告之曰：『甥數年來。滋產治廬。已如父數。再量與之。何如。』箴妻自內出曰：『若爾是。蹈前轍也。我家舍宇。閒曠盡羣處。而合業焉。則產莫能移。兩叔庶無苦。箴大喜。卜日迎兩家合居焉。兩弟感激。叩頭流血。誓不再耗。併力贊助。十餘年。益田幾千畝。寢成巨室。箴年六十。綜核。

財產三分之兩弟辭箴曰。母爾也。諸弟非復似昔。自可守其財。吾子孫未必如今。或難全吾義耳。兩弟感其誠。挈拜脫焉。一時頌箴友義。

田尙書從典之父雨時。當明季寇亂。挈幼子及兄。遺孤避地。度不能兼顧。乃棄子負兄。子以走賊。退求子於草間。得之。卽公也。

埃及名相約瑟之父雅谷者。猶太人也。生子十人而妻卒。續娶拉結氏。生子二。長卽約瑟。次曰便雅。父鍾愛約瑟。諸兄嫉之。乘間謀害。投諸智井。內一人言。不如賣爲奴。乃援出。賣諸商人。詭言爲野獸所害。商人轉賣於埃及。及王之侍衛長波某。愛其才。使掌家事。埃及連歲豐稔。約瑟言天災流行。有屢豐。必有屢歉。宜厚儲菽粟。爲堯水湯旱之備。王聞而聽之。擢任國相。約瑟時年三十。遍巡四方。重農拓殖。公私儲蓄。後果大歉。七年。國人有備無患。復以官粟濟之。饑而不害。各國乞糴者踵至。猶太亦活饑。約瑟諸兄亦糴於埃及。見約瑟不識也。匍匐而拜。約瑟佯詢兄弟。共有幾人。答曰。共十二人。一弟已亡。惟季弟便雅侍父。未來耳。約瑟厚贈金粟。而遣之。使攜便雅。偕來。諸兄歸。歲益饑。所糴粟已罄。復攜季弟至埃及。約瑟曰。若父無恙乎。曰。然。約瑟復厚贈金粟。惟欲留季弟於埃及。蓋慮諸兄之謀害也。諸兄哀懇曰。僕一弟之亡也。父涕泣至今。若季弟復留。父必益增傷感。約瑟鑒其意。誠屏左右告之。故因以安車迎父。挈全家遷於埃及。及盡誠孝。養約瑟生二子。雅谷之子孫共得七十人。約瑟友愛綦篤。視姪

如子內外雍穆。如是者十七年。雅谷乃卒。年一百四十七歲。周書云：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約瑟有焉。忘諸兄謀害之嫌，親愛之而已。其澤被蒼黎，焜耀簡冊也。固宜。

英國著名畫家某，失業貧窶。其兄富有財產，往求其給小屋數間，略助衣食費。兄見其衣履垢敝，潸然淚下，曰：吾二人一母同胞，吾之財產，即弟之財產也。何必給小屋與？日費即盡出其財產，與弟同居，共爨終身，無間言。

蕭良昌，邵陽人。事兩親至孝。兄弟四，君其季也。析居最早。伯仲歿，各遺一子。叔兄僅一子，忽攜之遠出，家貧甚。諸孤煢煢，無所衣食。君憂之地，固產漆。君習是業，稍獲利，或勸之娶。君泣曰：吾兩兄死，遺孤無以自存。吾忍遽言娶耶？乃悉召諸子，復同產，率之賈荆襄間。其後家漸裕，乃始娶婦。是時父健，在能先意承志，嘗除夕，家人團宴，父舉觴屬君曰：兒能撫存孤姪，吾心滋慰，顧安得汝叔兄父子一見為嫌？君跪白曰：兒誓往覓，遽束裝出。時兄音問久梗，或傳其在滇。君至滇，歷訪數郡，縣徒步萬餘里，費將盡矣。一日至一村，落遇有曉汲者，熟視即其兄子也。君見兄，相持大哭，亟偕歸，與同居。父心大慰。君勤苦成家，育諸姪。如己子，年八十有餘，始為諸子析產，厚予兄子田宅，而令己子少受。諸姪固辭，則曰：若曹佐吾成家，甚劬苦。吾子勞逸既殊，受產可無別耶？卒令少受兩子，亦怡然從之。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仲郢子珙，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嘗

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所以修己不得不不至爲學不得不堅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基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縱筭拜階下升堂乳姑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裴尙書寬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尙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逾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削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及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馘夕食齏菹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敗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堂構之重屬於後人至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豈可一日無哉

楊椒山家訓曰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辦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吃人虧勿使人吃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感激人有怨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

人稱揚聞人有過則避若未知人勝我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我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行之邦家可以無大過矣

顧亭林曰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賊吏此士大夫居官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賊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士大夫教子孫之法也

魏敏果公家居奉親每將古今嘉言善行稱述膝前並令子弟家人環列而聽日以爲常以娛親心以訓子弟以式鄉里異日立朝事業皆基於此湯文正公家居十餘年課子姪以守

正立志至今稱巨儒名卿咸以得力於養親治家爲多

曾文正家訓曰仕宦之家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恒儉字工夫第一莫着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僱工

曾文正曰官宦之家多只一代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能延三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慎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左文襄公立身不苟家教甚嚴入門雖三尺之童見客均彬彬有禮婦女黎明卽起紡織縫紉外不及外務雖盛暑男女無袒裼者煙賭諸具不使入門

唐翼修曰齊家之法宜擇取歷代嘉言懿行四季請善講者在於講堂令男子依長幼坐於外女子依長幼坐於內遮以廉幙靜聽講解習聞既久雖愚昧皆有所知桀傲者亦變而循

良矣。然行此不能無費。講師之酬金。講時之飲食。宜設公田數畝。以爲公產。取資於此。庶可垂永久而不廢也。

師友篇

鍾鈺按朋友列五倫之內。以道誼相劑。有無相通。患難相濟。雖異姓不啻骨肉也。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道更較友道爲重。戴記云。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服勤。又云。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魯論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英諺云。無朋友之人。雖處世上。猶在曠野。梭倫云。朋友不可輕率交之。亦不可輕率棄之。細西洛云。人逢艱難。始知真友。蓋明師益友。既我實多。而親師取友。以成其德。是所望於英年志士。楊文靖公時潛心經史。登第時河南程顥兄弟講孔孟之學。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設位哭寢。門又見顥於洛。時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歷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

美國洛克依特少時肄業高等學校。篤行好學。教師有符里司者。賞識其爲人。一日洛氏入校。請退學。符里司驚問其故。泫然答曰。弟子因父病故歸而侍母。且家有弱弟。家用無由。支持將備於某處運送店。特來告辭。符里司再三惋惜。遂爲某汽船運送店書記。由是師弟兩

人天涯遠別。唯有魚雁往還而已。符里司某日親往訪之。洛氏欣然遠逐握手良久。互道離情。後與符里司之女結婚。經營石油事業。致十五億之巨富。投貲於學校病院。不下數千萬。得力於內助爲多。終身敬愛其師不衰。

唐狄仁傑嘗赴并州法曹。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在其下。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有萬里之憂。詣長吏簡仁基請代之。仁基素與司馬李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陽明先生客座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

美國公民鑑曰。青年人士苟能迅別人品。則淫朋損友可以不交。淫朋損友者。所以誘人入邪途而使墮落者也。

英人格蘭斯頓者。其父友哈姆語人曰。格氏每遇一事物必窮其奧蘊。乃止。一日吾與彼立溝塍間。觀農夫植馬鈴薯。因詳問何以每植一株必有距離之度乎。余告以故。格蘭斯頓乃就懷中取小簿。記余所言。供其參考。格蘭斯頓不喜游戲。每兒童聚戲時。彼輒引身避之。暇時常出書籍觀覽。所購小冊至多。讀之至忘寢食。雖受家庭教育而得益友之力亦不少。如

羅斯考以慈善家聞。李家斯以高行著。奚曼士以工詩名。皆與友善。養成格蘭斯頓大人。物之資格焉。

美國大佐伯拉特者。爲印度所禽。宣告死刑。有印度酋長某。與大佐交最摯。聞信急詣刑場。俯伏大佐身上曰。此我良友。請先殺我。而後殺彼。軍中嘉其義。俠竟免大佐於死。

西拉古國主迪尼西在位時。政令苛暴。有比西亞者。起義兵討之。不克。被禽。處以死罪。比氏請歸家。與妻子一訣。主不許。其友名帶們者。請代入獄。若比氏某日不來。願代死。主乃許之。處刑日。比氏如約而來。主驚其友誼之篤。命免死刑。

涇川萬夫雄。以拳勇稱。一日與范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搏范去。萬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范得脫。因挺擊虎。中其項。虎欲迎鬪。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及虎子相尋至。萬度不能中止。又奮鼓生平之勇。縱送格撲。而二虎復相繼斃於其手。嗟乎。萬夫雄。不忍負異姓兄弟。卒斃三虎。以救其友。亦誠烈丈夫哉。

睦婣篇

鍾鈺按堯典云。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大傳云。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小雅。伐木篇。爲燕諸父。諸舅之詩。頗弁篇。爲燕兄弟親戚之詩。王風。葛藟篇。爲勸王親九族之

詩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孝友而外兼及睦嫻厚宗族曰睦厚外戚曰嫻非祖宗之一脈卽母妻之族鄰息息與倫理相關其當聯情誼同休戚相救相闕不待言也
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

范文正公嘗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吾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吾安得不卹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田以養羣從之貧乏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纈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

英人非洛斯曰我儕四圍有多數之同心圓環之第一周則父母妻子是也第二周則親戚血族是也第三周則鄰里鄉黨也最後之圓周實總括全世界之人類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張楊園曰女子旣嫁若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或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又鰥寡孤獨廢疾之人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況在族人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

張文敏公照奏言。臣祖洪曾以田千畝爲義田。贍族。請官爲存案。載入縣志。不得擅賣。擅買。違者。雖臣子孫亦以盜賣官田論疏入上。允之。並敕部旌獎。

林文忠則徐。天性孝友。以養志顯親爲念。自奉儉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勸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曰。親社李長成。福建海澄人。四世同居。男女千指。共爨而食。無閒言。建大小宗祠。置烝嘗田。以奉祭祀。著家規十法。十戒。以示子孫。立義學。以訓族人。貧不能延師者。每歲必損居積。以助族人。不能婚娶者。子五福。順治中。官刑部侍郎。兄弟八人。備極友愛。暇輒以詩歌相勸。誠人以爲有江州陳氏。風時有黃君成富者。連江農家子也。六世同居。男女六十餘口。雍睦無閒。子弟各執其業。每出作田。閒衆婦俱往。畱一婦視家。臥兒於筐。飢則乳之。不問其爲誰兒也。懸衣於桁。入則衣之。垢則澣之。不問其誰衣也。遇客至。供具飲食。家長主之。家中不聞一言。又永春陳福者。世居西溪。兄弟同居。至福已十二世。家建二堂。以別男女飲食。家範整肅。簡儉。世立一人督家政。婚娶葬祭。量力辦治。子孫世守醇樸。未嘗一至有司之庭。地方吏禮獎。並免其徭役焉。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二 從政嘉話上

無錫楊鍾鈺編輯

勤政篇

鍾鈺按。臯謨云。予思日孳孳。勤也。伊訓云。傲於有位。戒三風十愆。勤也。無逸云。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勤也。古以莅官不敬爲非孝。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而循良之績。匡濟之謨。胥於是焉。在華盛頓云。苟能誠心竭力。則無不能爲之事。蕭迭生云。人壽幾何。而吾所就之事業。實繁吉福。生云。今日能行之事。勿俟明日。自己能爲之事。勿諉他人。愛莫遜云。曠觀世界古史。所有偉大事業。無非由一種熱心而成功也。匈士曠蘇云。大丈夫當做人所不能做之事。士君子得時則駕。可以穆然思蹶然興矣。

漢郭伋拜潁川太守。招懷山賊數百人。皆束手。詣降。悉遣歸農。賊餘黨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調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行部。至西河。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及事訖。諸兒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廉希憲爲元世祖所重。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爲廉孟子。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帝召希憲使行省。荆南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幕僚能任事者。隨材授職。時宋故官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曰。汝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盡力報效。今所饋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爲非義。或係官物。事同盜竊。若歛於民。不爲無事。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捍禦。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大綱旣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親詣講舍。以厲諸生。及還。囊蕭然。琴書自隨而已。明于忠肅公謙。巡撫河南山西。輕騎遍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卽具疏言之。正統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近河處時有衝決。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

尹文端公繼善。歷任疆圻。有所興除。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駭。我我解說。則再駭之。使萬無可駭。而後行。勿以總督語有所瞻徇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江蘇積欠四百餘萬。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連無數。公部居別白。不妄戮一人。美國公民鑑曰。人生於尋常事務。亦當知寶貴。光陰毋令虛耗。惠勃司德。每往學校。講誦。依

時而至。從不稍遲。其於朝廷國會交際。亦然。葛利雷職務冗集。而能應時。卽至。處治一切。決無稍失。亞丹斯從不失時。衆議院之秘書。見亞氏入席。卽知開會時已至。而維持議廳之秩序。一日有某議員詢開會時間至否。他議員對曰。未也。亞君尙不在席。視院內時鐘。則較速三分。及時亞氏果至矣。

美國公民鑑曰。古來偉大人物。無片時之虛糜。故善用公餘分晷。所成必巨。諺曰。青年之時。金壯年之時。銀老年之時。鉛又曰。人生二十無所知。三十必無所爲。四十則無所有。噫。可哀也已。

西國立志編曰。人有邁往之志。故作事多果決。神速。列德亞德者。美國人以樂探險著名。有人問曰。何日整裝向亞非利加耶。答曰。明日有言於我。熱爾非斯者曰。君何日登船。熱氏答以卽刻。格林甘伯白爾督軍向印度有人問曰。何日起程。答曰。明日歐洲人具奮烈勇往之志氣者。往往如此。功名之成。豈足怪歟。

西國立志編曰。不論何人。何事。治其職務。必具有五種之性能。一勤奮。二精細。三循序。四踐期。五敏捷。造人生之福祉。成有用之事業。五者最爲緊要也。

西國立志編曰。知光陰之貴重。則事業不愆定期。蓋人能踐期。則得他人倚信。否則失之。昔華盛頓一書記。逾期而至。歸咎於時辰表。華盛頓徐曰。然則汝不別求時辰表。我將別求書。

記官。

英人力查設西爾曰。作事順序之法。如裝物。然或於箱。或於袋。善裝物者。必比不善裝物者。多裝一倍。無他。順序故耳。設西爾之辦事也。急速踰常。其言曰。多作事之捷法。無他。一日爲一日之事。而已。今日之事。不至明日爲之。設一日間。諸事蝟集。則寧減眠食之時。決不延誤一事。荷蘭名相埜維的曰。予此事未畢。決不思他事。專心勉力。予一身之責任。決不容旁貸也。

法國某相。臣作事極敏捷。常曰。此非他由。今日之事。不延於明日耳。英國昔有一相。作事輒敗。蓋其定規。事得延於明日者。決不肯今日爲之。又自嫌煩勞。輒委事於他人。故古之箴言曰。望事之成就。則自己爲之不望。成就則吩咐他人。

朱文正公珪。授安徽巡撫。會鳳陽等屬水災。疏請賑恤。親給之官吏。莫敢侵。時楚豫多邪教。流言皖屬多跽伏者。公乃親駐界上。籌防禦。徧泣類毫等屬。聚長老教。誠張文告。簡而明。民大感化。

林文忠公性聰察。摘伏如神。每黑夜潛行。微察無敢因緣爲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樂爲用。與人言。必令反覆詳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好動。與處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

西哲威士勒曰。歐美各國。凡大實業家。大政治家。大文學家。皆早起者爲多。蓋味爽時。清淑之氣充滿天地。使人精神一振。能於此時勤勉。則事半功倍。清晨者。銳氣凝集之時也。英國力查格伯田農民也。勤敏過人。讀書遇己所好者。輒鑽鑿不倦。暇則畱心當世政務。有不知上自縉紳。下迄芻蕘。皆就而咨訪之。當是時。國民教育有善有不善。格氏洞悉利弊。欲改良者數矣。英國收穀物入口稅。格氏知此法有害公益。欲廢之。靡錢財。竭心力。久之乃得議院許可。法廢不行。

英國有參將某。富於財。不爲聲色之好。居官晝夜不離職守。與士卒同苦軍中。往來文告。親自整理。無許積滯。

湯文正公斌。巡撫江蘇。清漕政。汰蠹役。自總督以下。相戒不得受所屬一錢。蘇松常苦賦重。江北屢被水旱。公奏除邳州版荒田賦。免明末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先後奏免額賦數十萬兩。乃興學以善民俗。令城內外及鄉鎮皆立社學。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重修泰伯祠。及范文正周忠介二祠。朔望往謁。煨坊刻淫詞小說。築火葬及淹樞者。令下一歲報葬三萬餘棺。夜治文書。常至四鼓。或勸少休。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日盥在茲。敢自暇逸乎。居二年。吏治蒸蒸。民俗丕變。

曾文正公。每日必有一小時。與幕府縱談。若有事。應商則集幕府僚屬。使各出意見。互相辨

論文正擇其可行者採之既可集思廣益復可見其人之議論見地駱文忠每集司道於一堂令各陳所見岑襄勤公丁雨生中丞則與幕僚同室辦公有一定時刻隨到隨辦案無留牘皆治事之良法也

英人勞爾德伯路寒嫻習法律政治諸科居官暑夜篝燈治文書雖甚憊不輟伯氏服官五十年憂國奉公悉心政事國人有議及法律政治者必咨之而後行

長洲張公墉知河南登封縣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君至誓於嶽神革除私斂招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深言萬物一體之義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蹙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勞獨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閒決之進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君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俾行化導俗爲一變甲辰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俟失金者反之君聞詰其故對曰小人寧受責不敢利人之財君舉爲鄉約旌其門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疆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縊君微行遇之勸還家給銀布免其徭赦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艱諸胥稍稍自引去其在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爲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粵嶺二百里復古轘轅路歲飢煮粥以賑復移粟四

鄉分給老弱乃輸麥數百石俾及時種焉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既去立四祠於四鄉榜曰天下清官第一

英國發明電信電話之愛提孫曰余平均每日勤勤十九小時美國政治家惠曰斯泰曰余每日勤勤在十二小時以上美國大教育家曼君曰余之於勤事猶魚之於水不可須臾離人若見異思遷好佚惡勞終無一事可成余則盡忠竭智於所當爲故成功可操券俟也

禦災篇

鍾鈺按王制云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常有十年之蓄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此重農足食備豫不虞之效也周官以荒政救萬民有散利薄征之制春秋傳以修城貶食務穡勸分爲旱備列國又有救災恤鄰之義此救濟於臨時者戰國時凶年飢歲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孟子以責齊梁君臣爲其無恤民之心也其後如李愔之平糶法漢耿壽昌之常平倉隋長孫平之義倉朱文公之社倉頗得周官遺人委積備荒之遺意歐美治水以測量爲本河渠一律深通林政農政精益求精故災荒甚少偶遇歉歲全國官紳仗義疏財協力籌賑鉅款立集兼以鄰邦救患分災源源輸助視爲當然故無流移死亡之慘我國上觀三代近法歐西則於禦災捍患也何有

范公承勳總督兩江。初公在滇黔。發奸糾暴。無所貸。至是專務與民休息。奏免民賦者五。豁陷賊州縣所失資儲。無算一歲大禋。奏發米穀九十三萬石。有奇。賑帑先發後聞。均蒙特允。鹽城令某貪橫。以與要人有連。大府不敢呵。公下車立斥罷。

朱文端公軾奉命往山陝督賑。時聖祖發帑金五十萬兩。公力疾就道。抵平陽。疏陳賑濟事宜。皆報可。於是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糶招米商。設粥廠立醫局。借給民人牛種。截漕米四十萬石。并請出京倉米平糶。全活數十萬人。

張師載知揚州江都芒稻閘。爲諸河入江關鍵。使蓄水爲運鹽地。會夏潦暴漲。低田盡涇。公軍騎往啟閘。纒啟四板。水暢出甚疾。明日田皆涸出。然後走白巖使。使者大恚。責公專公。遜謝曰。拯溺不淹。刻必預請。而後行。如萬家煙火。何卒具牒。大府請閘歸府。轄如公議。

楊文敏公超曾總制兩江。時蘇皖各屬水災甚重。公先後撥司庫銀百餘萬兩。買米麥供賑。糶動用倉穀百餘萬石。分別賑恤。餘銀散給籽種。公在兩江築陂塘浚支河。撤冗稅。所以惠民者無不至。瀕行復力籌賑恤。全活尤多。

畢尚書沅任陝撫。時奏修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濬涇陽龍洞渠。灌漑民田。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旱。而河水泛溢。壞田廬。公奏請截漕二十萬石。平市價。以濟民食。被災各州縣展賑兩月。詔增給三十萬石。以賑之。

畢秋帆尙書沉爲河南巡撫。湖北江水暴漲，人民死者數十萬。七月朔，得襄陽飛信，公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高宗，嘉獎擢兩湖總督。

嘉慶十九年間，江北旱災，阮雲臺相國時爲漕帥，有饑民萬餘，攔輿乞食，勢甚洶洶。時漕艘銜尾而北，水淺船遲，公立發令，箭傳諭每船添派二十人幫繹，適江南十餘幫在境，恰有五百餘艘，俄頃之間，萬餘飢民皆安插，得食歡聲雷動。

阮文達公元撫浙時，以浙東多名臣先賢墓，繕冊疏報，得旨勤加防護，修葺撰兩浙防護錄。賑杭嘉湖三郡飢，檄所屬多設粥廠，分男女爲二出入，進退皆有法，病者藥之，老疾者別爲廠，婦女有厠篷，全活數十萬人。

山西栗恭勤公毓美，知縣事時，善決獄，嘗言：「讞獄宜旁敲側擊，使不得不吐實情，再察其神色，度以人情物理，自然判斷，平允若徒事刑求，卽案無枉縱亦難信於心矣。」其治河也，創造磚工議，謂柳葦稽料備防，不過二三年歸於朽腐，購儲碎石路遠價昂，且石性滑，入水易滾，轉不免引溜刷深，磚性澀與土膠黏，拋壩卸成坦坡，每方磚價不過六兩，而石價一方至十二三兩，碎石堆塚半屬空虛，磚則堆塚結實一方，碎石之價可購兩方之磚，而拋一方之磚又可抵兩石之用，經費尤多節省。天子深是其言，遂連歲奏績。

蔣文肅公廷錫初授御史，時江南江西洊饑，上救荒策，大旨謂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

於聚縣各爲賑。勿聚於府。鄉各爲賑。勿聚於城。臣於康熙十年。會賑荒於鄉。設廠三所。活者多。此其明驗也。又其目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鬻爲五疏上之。

沈公起元。遷直隸布政使。大旱。公議賑。總督高斌欲遲至仲冬。公曰。饑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卒從公請。

莊公亨陽。知徐州。徐頻歲水災。而石林決。沛縣城將隕。民逃竄。君立起。駕輕舩。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將安往。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寢食皆廢。

曾忠襄公國荃。巡撫山西。適三晉奇荒。赤地千里。公走書告貸各省。勸民助賑。其言至痛。楚先後放賑銀一千三百萬兩。米二百餘萬石。活饑民六百萬人。籌善後。蠲役。歲省民錢百萬緡。晉人爲立生祠。

英國商船亞特溫之遭難也。羣衆經此悲劇。大感動。懸賞以求發明救難船者。有烏特及格來得二人。遂成一救。助艇能冒怒濤出海救人。遂創設水難救濟會計。英倫三島救助艇三百隻。人員二萬五千人。每年被救助者常達二萬七千餘人。水夫一聞救助之聲。則羣趨以出。風雨浪礁舉不足以擾其心。蓋美德已成習慣也。

鍾鉅按舜命契爲司徒教敷五教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先六德六行而後六藝敬教勸學衛文以致中興教民以禮義信晉文以成霸業今泰西鑿校林立重信義而講公德華盛頓云施政之基首當修養人民私德孟德斯鳩云民主國之元氣在道德梅森云捍衛國家之眞力量蓄於國人有道德之性質中斯邁爾云一國之強弱視人民之德行殷曼生云一國文化最確之標準乃其國人之品格耳是知建學明倫因爲邦之首務而保存國粹及善良風俗尤各國之公例春秋傳云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吾國爲教化最先之邦爲全球所公認學校宜重德育重講經列爲主要科學以存五千年國粹俾國民優游於孝友睦嫻之風以植愛國愛羣之本親親而仁民齊家而治國孔教終當暨訖全球而無不自學校之尊經尙德始也其祀有道德者於警宗以樹萬世師表自有立懦廉頑之效豈徒崇德報功已哉

漢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聰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

爲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自文翁爲之始云

宋胡瑗布衣時與孫復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教授湖州患隋唐以來仕進
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故其教人有法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
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
月刮鬪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
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慶歷中興
大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國子監直講其徒益衆庠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
子十常居四五其弟子散在四方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元
姚樞避地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
經傳註以惠學者世祖開府金蓮川遣使召樞至大喜乃爲書陳帝王之道彙爲八日曰修
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許
文正公衡居蘇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
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
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耕謳誦之聲聞戶外召爲京

兆提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拜國子監祭酒請徵其弟子王梓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課誦少暇卽習儀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明李忠文公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餼錢爲贍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材盛於昔時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英國博愛家巴斯德曰余幼時自學校歸兼業工商卽節用儲金年十四將所積三百元盡歸父母以博歡心云後巴氏年年爲六百萬元之事業散數百萬金錢興辦大小學校可謂能儲蓄能使用者也

摩爾根者美國之銀行大王也頗尙慈善之舉嘗投百萬巨資建商業學校於紐約捐二百萬圓於哈瓦脫大學醫學部助百萬圓於塞多喬寺院助二百七十萬圓於塞多喬病院助百萬圓於露米斯病院助二十萬圓於青年會助二十萬圓於圖書館助二十五萬圓以築成哈脫梭河岸之鐵柵其他金額難以詳記總額達一千萬億之多

西國立志編曰。邦國何盛。盛於人民有勤勉之力。優美之行。邦國何衰。衰於人民多惰逸之性。劣惡之行。故好仁者不汲汲於政法之更改。而專務勸導其民。使改良而去莠焉。

王文肅公安國督學粵東。教士以立品爲先。提命諄諄。若父兄關學。舍拔士之秀者。饒其中親爲授業。有司以非禮挫折諸生者。公執持不少屈。有敗羣而害於鄉者。繩以重法。由是人知學政之任。以整齊風教。扶樹人材爲大。地方吏亦知所嚴憚云。

徐公乾學官總憲時。疏言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申律文。居喪筵宴嫁娶之禁。及公貳禮部。謂禮以教孝爲本。舉殯演劇爲非禮之尤。請嚴禁。公嘗言。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又曰。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故風節。至老不衰。

漢孔僖拜蘭臺令。帝東巡。祀孔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僖曰。今日之會。甯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爲郎中。

明錢唐授刑部尙書。詔孔廟釋奠。止行於曲阜。唐疏言。孔子垂教萬世。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

求賢篇 附旌善

鍾鈺按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故舜舉八元八愷，周公吐哺，握髮以禮天下之士，宓子賤之治單父，尊賢下士，父事兄事，友事各若而人，孔子惜其所治者小，如所治者大，則與堯舜幾矣。樂正子好善，孟子謂優於天下，親賢之功，效大矣哉。至求賢之法，成周有庠序學校論選書升之制，秀士造士進士，學成蔚爲世用，又鄉遂諸官歲時讀法博採鄉評書其孝悌睦婣書其德行道藝，三年大比，使民興賢與能，分任內外諸職，今歐美用人，率由學堂畢業，學士碩士博士，量才錄用，卽成周入學書升之遺制，各國公正明白之紳民，均操舉官之權，自議員以及地方官長，胥由民舉，有月旦公評，無徇私濫舉，故得人極盛，卽成周鄉舉里選之遺制。至採訪孝子悌弟義士節婦旌門表里，樹之風聲，立懦廉頑，百世興起，罔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所推而暨也。

魯季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歸，其友上堂卻行，奉劍正履，若事父，兄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絀，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所執摯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

子年少位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已明文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益友而事之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此可爲親賢取友者法也

漢高祖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強要張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甬里先生皆以上侮慢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狄梁公爲相太后命舉尙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所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且曰僕竊計明公之門珍珠多矣行沖且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豈可一日無也嘗薦夏官侍郎姚元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對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呂文穆公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謁見必問人材隨即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職以此

一日英女皇維多利亞召蘇格蘭農夫葛來而入觀錫以貴爵葛氏辭不受蓋自知所行所爲無待爵而後貴也葛氏請於女皇曰請錫臣等以坐而後奏對女皇從之尊德尙義有嚴子陵陳希夷之風焉

英人羅伯培尼斯嘗與少年偕行適長者覲面至培氏之舊交也因班荆而道故焉俄而此少年問曰一田舍翁耳君胡與相論耶培氏曰吾所與語者乃德行最高之人也世俗每以外貌論人貴賤而不能別其人品此皆不善觀人者也

裘文達公獎勵後進凡人一善一長揄揚不置惟聞人背後謗議必面折之曰爾勝他的好處何在公每召見奏事畢必言各衙門人才曰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學院曰翰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

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行之善隨登薦牘密薦才堪大任者十有六人多蒙擢用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公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治蒸蒸日上立賢善堂以延賢俊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與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胆無幾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

胡文忠曰左右近習無正人卽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

爲消長。否泰之關。故官無論大小。幕中均應請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智慮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名可言也。又曰。天下事。惟有良心人。乃可使凡人到心地。可靠。則才之短長。皆宜。

銅山張督部亮基。初從王文恪公治河工。適林文忠謫襄河務。獨契公。時公嘗卻河弁餽金三千。文忠密識諸簡。建公爲永昌守。文忠方授滇督。公道謁焉。文忠權甚。出手籍記。卻金日月。公懼。然異之。文忠疏薦公。云其才勝臣十倍。實基於卻金一事。

駱文忠公秉章。既擢川督。陛見時。文宗嘉其在湘時政績。文忠叩首。自陳得左宗棠臂助。爲多。上乃詔詢曾公問狀。曾公復奏。謂左剛明耐苦。曉暢戎機。遂賞給四品京堂。襄辦軍務。數破賊。樂平浮梁。間曾復密疏。謂左才可用。請改幫辦軍務焉。

湯文正公斌。與修明史。疏請順治二年以前。抗拒本朝。臨危致命。諸臣皆據事直書。毋瞻顧。聖祖嘉與。頒之史館。爲成命。由是明季諸義烈。皆得表章。

沈公起元。陳臬河南。令府縣各設書院。又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書其名。公採訪事實。著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其身。陶文毅公撫蘇時。創修省志。表章忠節。上及元明。陽湖武進。上元等縣。以一次而題旌節。孝三千餘人。或五百餘人。創建總坊。

胡文忠公林翼知貴州安順府先後擒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倡修義學十數區搜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詳報節孝自公始

興利篇

鍾鈺按春秋傳云上思利民忠也魯論云因民所利而利之孔子策衛既庶加富孟子七篇詳於農桑樹畜利用厚生道在是矣周官以九職任萬民曰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農林牧礦之利無不興也而重農尤爲根本至計禹盡力溝洫滄川兩漢循吏亦注重農田水利今中國生齒日繁農學不講馮氏校邠廬抗議謂水田一畝之入可抵旱田十畝而治田必先治水源流暢通旱澇有備而後水田可治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此渠塘與堤坊並行者張文端云江南池塘不過半畝而深二丈以外故旱歲有恃無恐日本北海道興水利以植水稻歲獲倍豐我國宜大濬河渠各省設局測量使脈絡貫通源流並暢而後下隰盡栽水稻高壤闢池積水水稻與他穀輪種英人李提摩太云一英方里以新法治之可養一萬六千人盡中國地力歲收可增二萬六千萬金則農學不可不講也森林所以養水源禦旱曠今將全國山脈盡劃爲林區培植有益林

木則彌望。藜鬱百產。阜蕃尙何旱乾。水溢之慮哉。

漢召信臣爲上蔡長。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於儉約。其化大行。戶口倍增。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漢杜詩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省愛民役。造作水囊。鑿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屋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明夏公原吉爲尙書時。詳定賦役諸制。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浙西大水。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蹟。濬吳淞下流。上接太湖。而相地爲閘。以時蓄洩。從之。役十餘萬人。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事竣還京。言支流未盡。疏洩非經。久計明年復行。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九月工畢。水洩。蘇松農田大利。浙西大飢。命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姚廣孝還自浙。西稱曰。古之遺愛也。

稽尙書璜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汾洙而障大澤矣。

周官農圃兼重故九穀之外又有樹藝草木之政山虞林衡澤虞所掌是也泰西山林設官立禁毋許狀伐故美法諸國材木之價歲率數千萬金加以道路修治嘉蔭夾道長隄百步樛木蟠根且植物之根葉能吸土膏以禦旱暵納炭氣以弭沴癘其效尤廣鍾鈺按中國自古無山不林故旱澇有備後世萬山童濯無以固沙土而養泉源雨則奔瀉橫流旱則赤地千里非澇卽旱今宜將各省多山之地盡劃爲林區各縣鄉遍設森林局置森林警察提倡保護董勸山農培植有益林木或創森林公司嚴禁非時狀伐偷盜其道堤防遍栽樹木以防坍塌而資美蔭如此則蠶桑蔬果木植山鄉獲利無窮而與農田河渠相表裏庶鮮旱乾水溢之患乎

劉文正公統勳之父。康熙中知寧羌州。是歲關中大饑。君至。餓李滿野。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五千石粟盡入州倉。悉以賑寧羌民。貧多逋稅。遂聽民便。蜜粟筍蕨悉充稅。而自賣家中田。代之輸下車。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輳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櫛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鍾鈺按蠶桑衣被萬家。故歷代重之。今洋紗洋布之入口。歲值一萬萬元以上。需用尤繁。漏卮尤鉅。英美紡織工廠各數千處。而吾國不過數十處。今欲挽利權而厚民生。宜各省廣勸種棉。集資多設紡織工廠。基布

星羅免釐稅以扶植之俾人人得最廉價之紗布而利不外溢民不號寒此新政之尤關重要者也

李文貞公光地巡撫直隸盡心農田水利於猷河兩岸築長隄亘二百餘里又於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漳沱大陸諸水資灌溉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全口開河築隄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曬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借帑興工璽書褒美擢吏部尚書

楊勤愨公撫湖南日以各省水利久廢愚民不知遠慮數畝之塘往往培土爲田一遇旱乾即他膏腴都成棄壤請飭各省督撫凡有陂塘處所嚴禁改墾上詔行之

裘文達公日修奉命勘河南安徽水利疏言穎亳一帶必東南去路無阻然後中州諸水可得而治宜先開幹河繼開支河繼開溝洫一律通流由引河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幹河其不能歸河者於田間多作溝渠導引或窪地聽爲澤藪庶不至漫溢得旨如議速行又命督辦永定河北運河工程上言治河築不如疏直省之弊在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淀泊本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致堤埝直轟波心橫決益甚請勅一切淀泊毋許報墾陞科橫加堤埝俾水有所歸則患自息上是其言降勅嚴禁鍾鈺接治水先治下游次幹河

次支河。次溝。洫。誠得禹貢治水要道。至治河。築不如疏。嚴禁與水爭地。所謂水由地中行。順水之性也。今各省江河大湖。佔築淤塞。旱澇頻仍。安得文達其人。以事決排而慶平成哉。

陳文恭公曰。閩中水利。以迎潮築塘爲宜。江南水利。淮徐揚以廣挑溝。洫疏通歸海爲宜。大江以南。則以開池塘。疏淤河。濬蕩湖爲宜。關中水利。高阜則以沿山開渠。層層引灌爲宜。平地則以穿井爲宜。高地泉深五六丈者。不必勉強穿鑿。如附近省會之西。邠。乾等郡。有穿至丈餘。二三丈。即可得泉者。正宜開井數年。以來修舊井。鑿新井。至數千眼。履畝所見一望青蔥者。皆有井之地。多開一井。即可保四五畝不苦旱之田。此原資於民力。而鼓舞及借給工資。不能不藉官力也。

陳文恭公宏謀。歷外任三十餘年。所至必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興革者。分條鈎考。次第舉行。凡各屬村莊河道。皆繪圖懸壁。環復審視。每有興作。人多以爲難成。卒就理。其察吏甚嚴。然所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他吏卒。懷懷就法。在陝西以農桑爲先務。令民植桑養蠶。又勸種山薯充民食。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種隄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造水車教民。厚水之法。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存小舟。公疏鑿遂成。康莊。又修治文武成康及周公太公陵墓。在江蘇獎廉懲墨。剔漕弊。戒奢華。其治南河大要。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督民各開小溝。以達幹河。時其蓄洩。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悉成。

腴田中設涵洞爲旱潦備在湖南禁洞庭濱湖民壅水爲田以寬湖流使水不爲患此文恭因利而利之大槩也

陳文恭曰三農九穀之外有足佐日用之需者如木棉茶葛棗栗柿梨桃李禽諸雜果皆是也田園之播種若芋瓜薑蒜蘿蔔及各種蒔蔬水澤之滋生若菱茨蓮藕等類皆足佐盤殮而通財貨外此如桐栢之爲油竹木之利用其利尤普全賴有人焉因其地宜提倡教導此樹藝之足資生計者至煙之爲物前古未聞若以藝煙之地與糞移之於稻梁菽麥合天下一歲所收不下數千萬斛矣

英軍退出紐約華盛頓大會將校與之告別解總督印綬單騎歸鄉朝夕監督田夫若忘其身爲大將軍者先是北美航路不發達華盛頓建議開諸州航路改浚運河以其事謀於州會州會感華盛頓盡力公事不惜重費議案中特增一語曰爲華盛頓將軍功績成此計畫人人願從議案遂通過

日本人青木文藏者因蝗旱爲災百姓飢餓乃研究栽植甘薯之法著書詳言利益甘薯種子初自琉球流入薩摩播種於山岡礪瘠之區繁茂可資民食資養料極富自文藏發明功效後有良衛右門試種於小石川成績甚佳風行全國爲百姓糧食之一宗中國各省山脈綿亘提倡多種山薯亦備荒足食之一道也

英國農夫某臨終諭諸子曰。我之遺產。惟農圃。與葡萄園而已。另有金寶。在地下一尺處。此田或可長保乎。尋卒。諸子意地有藏金。盡力翻掘。寸土不遺。並無金寶。然自此土鬆地肥。收穫倍豐。年年翻掘。竟成小康。孟子。脩深耕易耨。固農學家之要訣也。

美國介姆斯舍爾者。以西部美里荒蕪富源未闢。乃經營大北鐵道。雖有大森林。大沼澤。以及積雪。猛獸。土蠻之類。艱險非常。不能阻其進路。卒使美國西部文化普及。大北鐵道延長六千英里。數年工竣。遂欲聯絡東亞。新開一航路。特造二萬噸之大漁船。數隻。駛於太平洋。上自大北鐵道敷設以來。所過各地。日漸繁盛。昔時蠻人出沒之米賴。孫達州。今已產小麥二千萬石。猛獸聚處之達科塔州。亦產小麥二千餘萬石。又自設模範農場。以供農人參考。延聘有名技師。使開特別講演。又放牛馬數千頭。供農夫自由使用。又投資於學校醫院等。前後不可勝數。沿綫諸州。莫不歌頌功德。

陶文毅公巡撫安徽。是歲水災。瀕江三十餘州縣。田廬盡沒。公親勸賑。遣官赴上游買米十萬石。勸捐數十萬金。區畫周至。民不流亡。公以水災既退。水利宜興。親勸壽州之芍陂。城西湖懷遠之郭塘。陂荆山口。鳳陽之花源湖。鳳臺之蕉岡湖。及濱江之圩垸堤壩。次第籌濬。又奏設豐備倉於各屬鄉村。秋收後量力各捐歲款。全散樂歲。再捐以數歲救一歲之荒。略如社會法而去其弊。

靳文襄公輔疏言。為政首在足民。今長淮南。北盡失溝洫之舊。一遇水旱。即成石田。今欲足民。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為一。二十畝為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為二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溝廣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即累溝道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入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三。水旱不虞。一也。溝洫通而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二也。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三也。疏下部議行。

陳文肅公大受撫皖時。高阜斜坡。不宜稻麥。前總督郝公玉麟。攜閩產旱稻一種。曰畚粟。性宜燥。無煩浸灌。公教民試種。有秋。因遣購數十石。分給各屬。化無用之田。為有用。皖民利賴至今。

勤工篇

鍾鈺按曲禮列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考工記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五。利用厚生。於是焉在。故中庸詳勤工之經。春秋著惠工之典。泰西首重工。藝如紡紗。織布。織呢。織綢。諸廠。英美各數千處。養工匠數百萬人。而煉鐵。造船。玻璃。磁器。煤油。洋灰。各工廠。尚不在。

內故民生暢遂。環貨山積。藝學日精。市無游惰。我國生齒日繁。利權外溢。僅洋紗洋布。歲值萬萬金錢。亟宜提倡。各省廣設紡織工廠。多多益善。蠲免釐稅。獎勵維持。以衣被全國。蒼黎俾得最廉價之紗布。以挽利權。而塞漏卮。其餘製造各廠。竭力推廣。庶京垓失業之貧黎。咸栩栩有生意乎。

周官考工記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鑠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皆聖人之所作也。

月令曰。命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必工。緝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成。戴記曰。日省月試。飭廩。無事所以勸百工也。列聖之重工藝如此。

西國立志編曰。至勞之工場。卽至善之學校。何也。蓋以一己而言。思想也。筋骨也。以勞作而獲康強之益。以一國而言。物產也。經濟也。以勞作而進文明之域。擴而充之。土地可芟其荆棘。而闢爲新地矣。風俗可革其野蠻而易爲善俗矣。詩曰。關道。路於懸崖峻嶺。導人民於福地。洞天信至言也。

英人休彌爾列爾者。嘗自述曰。工作爲至苦之業。然無量之樂事。實充滿其中。調養身體。一樂也。創興產業。二樂也。生長才能。三樂也。疆固精神。四樂也。輔翼志氣。五樂也。增益經驗。六

樂也。

英人加利列窩篤學士也。一日遊於畢撒寺院。適住持取其簷下燈。注油其中。遂搖蕩不已。加氏因思創造搖擺器以測時之遲速。凡五十年。器告成。遂爲覘天必用之儀器。又聞和蘭造眼鏡之工人。新製一器。能視隔遠之物。迺考察其理。創造千里鏡。伯拉溫者。偶見蜘蛛絲橫懸於路。因悟架橋法。宜取鐵繩或鐵練爲之。遂造鐵懸橋。瓦德於案頭。薦龍蝦。忽自語曰。此物之皮殼。非如水管乎。仿之造鐵管。事竟成。伯路涅爾之造河底地道也。以見蠹船小蟲。其首堅而銳於木中鑽細孔。繚曲而窈深。迺仿其式爲之。未幾地道成。以極小之物成非常之結果。孰謂小物之可忽哉。

英人威得者。發明壙夫用之安全燈。不請專賣。以公於世。或曰。苟得專賣。則一年收入當得五萬至十萬。威得曰。余之目的。在人道。不在金錢。威氏之弟子發拉提。亦如其師。凡所發明。一一公於世。無自利之心。蓋真能安貧樂道者也。

英人顧得野者。茹辛十五年。以求印度橡皮之實用。負債入獄。時其妻典衣釵。以養子女。鄉黨譏其不顧妻子。今者橡皮之用途。至廣。特以爲生者。逾六萬人。皆氏辛苦之結果也。

英人利斯達者。發明織造機關。致成巨富。復思利用絹屑。織造上等鵝絨。從事於絹織機械。苦心經營二十年。耗財三十六萬磅。卒底於成。布拉多市民爲之建設銅像。

英人若社空地烏德。幼習陶器業。時英國工業粗劣。陶器率輸自荷蘭。空氏思製最佳之磁器。某日得化黑土爲白色之術。乃造出磁器如玻璃。卽今所稱英國陶器者也。空氏成此器後。工場養工人至二萬。輸出外邦。磁器歲計八千四百萬。銷售本國者尙不止此數。鄉民仰爲衣食不數年間。戶口三倍。往昔以是知器物精良與民生關係至切也。

法人亥爾滿者。少時習業紡棉工場。思造梳治衣料機器。久無所得。家產傾蕩。一夕與家人圍爐熾炭。舉首見女輩鬢髮忽悟。織機妙處未幾告成焉。蓋此機能列分棉絲長短。棉價一先令者。所織上等線帶價逾三百磅。頃之織機出英國。紡工皆重之。蘭加舍鉅農以三萬磅購其法。紡獸毛工局以三萬磅購其法。禮圖以二萬磅購其法。以用於刷麻。嗚呼善樂生者。不窶其亥爾滿之謂乎。

英國實業家霍氏。十八歲時欲創造裁縫機械。人咸笑其計畫之迂。霍氏毫不介意。益殫精於器械之實驗。終至成功。專賣裁縫器械。年年得二十萬元之酬金。

美人海來勗者。雙目俱盲。而能造世界第一快艦。嘗曰。我學問之成功。全賴慈母之賜。母教我用心之方。余遂得以精思代兩眼之用。云其造快艦之雛形。先於心中構成模樣。乃仿造而浮之水。以兩手探舟。有如目見。後以白聖示改良之法。旣成果。一日千里。嗚呼神已。

美人莫路斯氏。於十九世紀欲發明電學。人咸笑其愚。新聞紙至以滑稽盡嘲之。莫氏夷然。

不顧日夜從事於電學之研究。歷十有二年。竟於華盛頓都城創設四十英里之電信。而告厥成功。

英人梭羅氏組織羊毛紡績工場。建築資至十五萬磅。梭氏於工場附近創辦文學會。哲學會。拋球場。診察所等。設置完備。又造住宅七百餘所。貸與工匠聚族而居。各於其住宅加以糞除。可減少彼等之疾病。並防止其罪惡。而梭氏所注意者。尤在教育。除設置普通學校外。又組織講演會及討論會。彼工匠等受其感化。皆勤儉而貯金於銀行。或爲其他有益事業。梭氏享大名於工業界。非偶然也。

倫敦大慈善家皮波特。爲美國銀行家。富有資財。其慈善事業。不勝枚舉。倫敦市街繁盛。工廠如林。貧民隨處聚居。遂發生各種流行病。皮氏欲救此弊。害倡爲公司多築勞動者之住所。清潔便利。使彼等矯正羣飲之惡習。日近道德之範圍。是誠一偉大之慈善事業也。

法人若孤德者。研究改造織機之新理。三閱月而成。命居機器館。給祿如制。一日考察葡岡。孫所造織網機。以爲猶有缺憾。更行修補。期月而成。獻諸拿破崙。賞賜特厚。旣歸。建工場於立翁士。用工人六萬。其後增加益夥。卒年六十。思其德者。立像祀焉。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三 從政嘉話下

無錫楊鍾鈺編輯

廉正篇

鍾鈺按周官六計皆尙廉爲察吏要道禮運云大臣法小臣廉國之肥也春秋傳云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戴記云財散則民聚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兩漢最重廉吏故循良輩出國祚綿長西哲保羅云貪財爲萬惡之根源細西洛云欲去貪污不可先去奢侈巴克車云廉儉之風所以滋養國民斯密亞丹云奢縱者國民之仇敵廉儉者國民之父母君子無欲則剛正一身以正官吏正朝廷以正萬方其於樹功揚名也何有

漢張堪拜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民致殷富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雙歧張公爲政樂不可支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轆車布被囊而已帝聞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漢太尉楊公諱震。少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大將軍鄧鷹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公。公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公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柳仲郢家世貴顯。而家法甚清素。凡遇歲儉。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又曰。高侍郎兄弟三人。非速客。不二羹。截夕食。齏菹瓠而已。皆保重名。世祿不絕。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自言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食品非遠方珍異。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胡文定公罷官。荆南僚舊。餞於渚宮。呼樂戲以待。公殊不悅。楊龜山具朝饌。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覺日影之移。

海忠介公極言。敢諫。廷杖幾死。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昇。四接。且時乘馬。

尋常牘牒草紙可書不計邊幅民冤赴懇沿途可鳴不立崖岸其始蒞任也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

顧亭林先生曰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裘徒跣反葬博陵崔謹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不應辟命尙書袁叔德來候先減僕從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唐大歷末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御史中丞崔寬家富於財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撤郭子儀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散五分之四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一乘使者到門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襪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三年道豈遠乎哉

湯文正公斌任潼關道嚴保伍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流民復業數千戶公蒞事精敏訟無留獄常出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以比甘棠云調江西嶺北道甫二日清積獄八百有奇平南軍過南安殺人有司以鬪殺論公曰力侔者謂之鬪今軍無寸傷而民以兵

死與律不應卒抵軍於法。

張清恪公伯行擢福建巡撫公治尙嚴明貪吏奸胥盡寘之法政教大行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黍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汗時傳誦之。

康熙朝初開大科一時名士皆懷刺跨馬日詣司枋者之門德州田山薑侍郎方膺薦辟屏居蕭寺不見一客比督學江南昇以肩輿從兩驢載衣裳一箱五經子史兩方底蒼頭奴二人戒有司勿置郵傳給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惟日孜孜以文章爲事。

美總統林肯言於內閣曰余少時嘗駕小艇運二客與皮包於汽船二客各酬金半元我以一貧兒半日得金一元喜出望外云英國名儒泰拉有言金錢以正道得之以正道儲之以正道使用之以正道貸借之以正道遺傳之亦可謂完人林肯殆當之無愧色矣。

諸葛武侯自表後主曰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誤國必自貪於貨賂也。

惠靈吞侯常將金錢收數用數詳細註簿謂人曰余立定規日記出入並欲以此勸人又云債欠者化自主之人爲奴隸者也予雖屢空決不借債華盛頓亦然其治家省費用嚴檢查以自己資財而營生計不失正直節廉之行雖居聯邦首領時亦如此也。

英將軍訥爾遜受航行紐約之命。其地多金銀寶物。訥爾遜繼到。謁其提督。提督曰。紐約多金。可任意取之也。訥爾遜曰。西印度得名譽之地也。彼哥倫布。冒險以發見。此新大陸。吾乃爲愛金而來。何其陋歟。

英人馬惠耳者。當加耳二世在位時。奢侈無度。以賄收買議員。變節者益導。以重稅。馬惠耳著一書。痛陳驕奢變節之弊。王乃以美人。或刺客。或金錢。百方買收其心。馬氏毅然不動。時有財政總長端比者。馬氏同學也。一日以舊誼訪之。置萬金支票而去。馬氏曰。此支票者在公爲厚誼。而余無所用之。政府欲利用自有可爲。政府利用者。余非其儔也。竟不受。

公民鑑曰。土耳其埃及賄賂極盛。國勢凌夷。故美國深識之士。每太息痛恨於賄賂爲國家道德之黴菌也。國民之福利在執掌政治之人。而不在于政治之形式。君主制也。共和制也。貴族制也。苟欲利用政治上權力以圖私利者。未有不亡者也。反之。利用政治之權力以向善。良公共之目的。則社會一般之福祉。其增進乃無限。

陸清獻公隴其六世祖。薄官。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勢危甚。跪祝天曰。舟中一錢非法者。願葬魚腹。漏忽止。且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因築堂曰三魚公文集。稱三魚堂者。以此。

雍正時。范時繹任江督。鎮靜和平。養廉之外。苟直不入。放衙夜靜。惟聞諸子讀書聲。范氏先

有承烈承勳相繼任兩江督及時繹至題其堂曰三到亦盛事也

董文恪公教曾任川藩時俗尙華侈公務爲儉約每公宴誠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門聞音樂聲卽返去勒公爲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尙爲一變蜀人兩賢之

于清端公成龍任福建布政使禁軍月徵莖夫數萬公爭於王前罷之滿兵掠浙東女子數萬公贖歸之任兩江總督官吏皆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鬚偉貌者羣相指自攝南中風俗侈麗公至人爭衣布褐布價驟騰公自治官書夜申且不寐時苟直盡絕與人交談燕終日一語涉私卽正色斥詰每稱曰上帝臨汝又曰日監在茲屬吏畏公威若負霜雪及論事輒齟齬商榷年饑公屑糠雜米爲粥屬吏至亦以是進曰如法行之可留餘以賑也

劉文正公統勳久居相位嘗有世家子任楚撫者歲暮饋以千金公呼其僕入正色告曰余承乏政府尙不需此汝可歸告汝主贈諸故舊之貧窶者可也

曾文正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當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廉謙勞三字而已

曾文正曰予自三十歲以來卽以做官發財爲可辱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

蓋子孫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食子孫若不賢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大玷家聲皆有錢爲之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廉俸有多除堂上甘旨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志也

左文襄公督陝甘時有門生吳某一磨出守沿途供張擇食殊苛未幾吳入調公曰盍留此便飯吳不敢辭公仍出治事自晨至午飯尙未備腹餒甚比飯至惟脫粟蔬菜而已饑不暇擇各盡三器少頃佳肴珍饌水陸雜陳公殷勤勸下箸吳已腹果堅謝不能公笑曰飢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飲食豈有一定之美惡哉某慚謝自後不復以飲食責人

左文襄公督兵平賊時各路統將往往滿載而歸公獨一錢不苟取所得犒賞悉與將士共之營中悅服自奉甚儉衣惟布絮即遭朝祭大典亦但服呢羽而已有新選縣令服華來謁公不令到任曰吾民脂膏有限何堪供彼駘削乎一時屬吏爭尙樸素

彭剛直公玉麟不喜著綢緞之衣只是葛巾布服同時曾文正亦不喜著綢緞官場化之羽毛褂灰布袍風行一時稱灰布爲曾布草上之風必偃信然

西國立志編曰人之德性曰寬厚曰信義曰清廉皆用財得其當者反是而曰欺瞞曰貪私由於取財無度曰奢侈曰無遠慮由於用財無度顯理泰洛爾云財者得之貯之用之與於人貸於人借自人皆合當然之道者可稱完人矣

雅典名將非昔溫。以節操自勵。當亞歷山大帝。征服希臘。餽以多金。遭彼峻却。尋提出亞細亞四市。使彼選其一。賜爲湯沐。彼報書曰。帝果愛余。願使余自全。其正直卒辭不受。

英國伯爵維廉比的。始終盡心國事。嘗爲陸軍經理局長。俸給外不取一錢。向例長斯局者。存儲莫大金額。其利息歸局長所有。惟比的悉還公家。亦人所難能者矣。

軍紀篇 附練將

鍾鈺按湯武救民除暴耕市不擾簞食爭迎民如大旱之望雲霓漢高光唐太宗宋藝祖皆以不嗜殺而定天下。嬴秦項籍之殘暴不祀。忽諸孟子云。仁則榮不仁則辱。誠哉。是言泰西重人道主義。焚掠慘毒之事。爲萬國公法所深絕。而華盛頓林肯惠靈頓之紀律嚴明。則與湯武幾矣。至選將之道。晉却縠說禮樂敦詩書而任爲軍帥。岳武穆云。爲將之道。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曾文正云。帶兵之道。勤恕廉明不可缺。一又云。愛民爲行軍第一義。西諺云。軍人之運命。係於將領之良否。霍領布克云。愛國之心。必基於大義。爲將者。盡如卻縠諸人。彬彬儒雅。豈復有縱兵騷擾之事。又三代上射御。寓於禮。故士大夫多將材。兵寓於農。故無廩給之費。唐府兵。明衛所。皆撤兵屯田。有事徵調。英美各國常備兵。不過二三十萬。預備兵。則寓於農工商。故無耗民養兵之弊。美國中學校。以上兼寓軍事教育。以儲將材。有事訓練。義勇數月。即可

成軍平時無用多兵我國宜於學校重德育重講經以厚根柢并寓軍事教育以儲將材而寓兵於農工以紓民力是編興利勸工各條務見諸實行則水田森林各種工廠可養貧民萬萬將現役兵留強汰弱各授一業俾得安俗食力長養子孫長久之道也亦上古及歐西寓兵節餉之善策也

晉羊祜都督荊州軍事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滅成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在軍常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使衛不過數千人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不爲掩襲之計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祜卒南州民罷市巷哭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岳武穆王飛忠孝出於天性母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既葬廬於墓側自有敵難立志慷慨以必復中原復讎恥爲念臨危誓衆或至流涕士皆感奮治軍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餌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撫其孤或以子壻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絲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其戰兀兀於順昌以背鬼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閒暇則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每遇敵必謀定後戰

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爲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自奉甚薄，每與士卒最下者絕甘分少，能飲酒至數斗。上戒之曰：卿異時至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嘗從張所補官，迨所遇害，訪求其子，鞠之，奏補以官。且爲所申，雪死難之。由人皆義之好賢下士，覽經史，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

元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世祖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今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利剽殺所致。宜申止殺之禁，使賞罰必立，軍力不費矣。上從之。

元耶律楚材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旣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汴京旣陷，大將速不台請屠其城。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在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尙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美華盛頓初任總督，帥兵禦法。時殖民地軍紀久弛，人人驕橫，臨戰脫逃。華盛頓大修軍律，日訓練其士卒，請於州會。凡有背命令或擅去軍隊，及爲暴亂者，已得以軍法從事。州會許

之於是士卒皆不敢違。桃高魯者大尉也。不從號令。華盛頓嚴罰之。自是全軍將校奉命惟謹。願士卒糧食衣服。往往不給。華盛頓與同甘苦。衆大感泣。咸願耐飢寒。爲華盛頓盡力。及功成告退。將校皆不忍其去。有流涕者。

美國黑鷹戰起。林肯爲義勇兵隊長。助國軍。賊亂。遇士有禮。又執法不稍瞻徇。嘗有紅種人持軍書詣營。隊員必欲死之。擬槍待發。林肯入立其間。曰。余爲此人保護。殺彼者死。衆無一人敢動。不安。殺以安。反側其御衆之材。能已脫穎而出矣。

英國惠靈吞。侯對於通過國之住民等。禁止軍隊侵犯。英軍運糧。雖極困難。無犯掠奪之禁。者。當追擊法軍時。嘗語諸將校。余絕對不許有掠奪行爲。汝輩欲掠奪者。別擁戴其他司令官可也。

西班牙王嘉而司五世。自謀而堡戰後。卽寓書於歇滑堡之太妃。略謂王軍過境。能保其不肆騷擾。嗣後統將阿而伐將軍及亨利親王。又柬致太妃。請臨妃邸宴會。太妃設盛席饗之。有人請太妃白事。云西班牙軍。正強奪村人之牲牛也。太妃卽潛令侍從一律戎服。執戈並令壘門各下重鎗。復入席責西班牙人之失信。阿而伐將軍謂小小騷擾。無足介意。太妃對曰。老婦之民。必欲自復其失。言次。宴廳門關。侍從悉退。均以戎服執戈之士代之。亨利親王驚駭失色。久之。乃謂阿將軍。應令部兵立歸所掠。阿將軍從之。卽命人往傳令盡歸所掠人。

民已能滿意於是始撤戎服之侍太妃始謝諸客光臨之盛意諸客興辭而行猶驚歎不置也。

英人克朗韋而者當獨立戰爭時組成一軍無戰不勝政府既立功成身退諸士棄甲歸田從事耕鑿無不以勤懇戒飲不擾治安爭相表率其律己之嚴如此。

英國惠靈吞侯在西班牙國境中常制止軍隊殘酷行爲又保護敵軍之被俘及負傷者使得免殺戮法將布林安曰我軍敗績於葡萄牙被虜於英軍者曾無一人遭害惠靈吞將軍之仁慈不可及矣。

英國兵艦曰薩利孫泚航行南海中途火起全船悉焚幸船質甚堅雖大震而身未壞兵士悉集甲板從事救火經二日夜而火熄則風浪激船體甚危乃以大索繞船體而堅結之復以毛布塞其破孔漂流海上者八日遂無一人之損失而入港。

圖文襄公海討王輔臣於平涼明賞罰申約束軍威大振諸將請乘勢攻城公曰吾奉天威討凶暨無慮不克顧念城中數十萬生靈覆巢之下殺戮必多俟其聞化歸誠乃可體聖主好生之德聞者感泣五月奪虎山墩賊被殺及墜崖死者無算輔臣乃乞降公令吳丹入城撫定秋毫無犯因令地方官賑窮乏掩骼其老弱分送安插奏省被兵及轉餉各州縣賦皆從之是月敗賊將吳之茂于牡丹園又敗賊於紅崖僞巡撫陳彭等率兵四萬八千

相繼降關隴悉平。

楊忠武公遇春剿匪川陝龍溪洞之捷。俘誠甚衆。公擇驍健者八百人。俾立功贖罪。及剿冉天元於蒼溪。八百人者。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賊敗遁。追禽王登廷。公治軍嚴整。應變如神。凡戰陣所俘。必訊明入賊營。三月以外始誅。或雖逾三月。而年老無能。年幼無知。皆赦免。故治軍數十年。未嘗妄殺一人。

許少傅貞剿寇江右。戰勝。攻取賊酋。先後受撫者三十餘輩。降兵數萬。禁部下勿掠。勿淫。勿殺。降勿俘。良民軍敢奪民。僂以徇。凡收復城邑。他將有議攻山寨者。公曰。方亂。民結寨自保。不皆賊也。止勿攻。全活不可勝計。

王壯武公。剿賊楚粵。江西紀律整嚴。治軍以訓練爲急。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經四書。轉相傳誦。每營門夜。扁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爲村塾也。軍靡所至。輒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懦感悟。江西撫建各屬。士民呼爲青天。臨戰則自相糾集。負戈裹糧。候公指搃。蓋儒將之效至此。

左文襄公軍令嚴肅。軍興以來。餉糈告匱。凡克復城池者。率聽其擄掠數日。故民間畏兵甚於畏匪。公力矯其弊。破杭之日。嚴申禁令。不准有虜獲之名。婦女財物。雖得自賊中者。亦令各從其主。公出按部。見一兵自民家出。立斬以徇。又有強搶市間食物者。食在口而頭已落。

地矣。於是大軍所駐秋毫無犯。公復招集流亡使復耕作。元氣復蘇。彭剛直玉麟待士卒如子弟。故兵心歸附。奮力死戰。所向無敵。公所將兵士每閱三四日必親自點名。其有不歸營者查出以軍法從事。時兵士多染鴉片癮。公深惡之。有犯此者衣之食之。與以藥方限期斷癮。否則殺戮無赦。一日公服兵士服至營門外。見兩老兵坐分贓物。蓋規諸民家者也。卽拔佩劍斬其首級。宣示於衆。自此全軍服公明察不敢有欺。公手握兵柄喜自稱書生。故其克石鐘山詩第一句卽曰書生笑率戰船來。公嘗謂人曰武人不讀書雖一腔忠義終必流爲盜賊而後已。如宋江等是也。故不可武人不讀書。

弭亂篇

鍾鈺按舜舞干羽有苗來格。武王克商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夏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春秋傳云。夫武禁暴戢兵。和衆豐財者也。則聖人耀德不觀兵之意可見矣。漢文帝云。用兵必多殺將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忽爲也。可謂藹然仁者之言。魏相云。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地大民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商紂百克而卒無後。秦始隋煬席全盛之勢窮驕好戰以亡其國。拿破崙破寇威廉第二恃其大略雄才器械精利有包舉歐西囊括五洲之意。而軍債身蹶爲天下笑。詎非貪兵驕兵之殷鑒歟。泰西深識之士創設弭兵會誠

以殃民耗財莫甚於兵。化干戈爲玉帛，消氛疹爲祥和。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重教養躬仁義，則內變不作，講禮讓篤邦交，則外患不生。人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嗜和平而黜功利，則大同盛軌，其何遠哉。

漢魏相爲御史大夫。宣帝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相疏諫曰：「臣聞禁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未犯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之，遂罷兵。」

漢季布拜爲郎中。惠帝時，單于嘗爲書，嫚呂后。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曰：『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漢張綱拜廣陵太守。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前太守多求兵馬，綱單車徑詣嬰，門嬰大驚，走閉壘。綱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肆貪暴致公等懷憤相聚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出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南州晏然

唐馬燧討河中諸將多請赦懷光燧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爲陛下平之上許之遂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我當身往諭之遂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皆曰諾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懷光自縊死上加燧侍中晉爵北平王

楊忠襄公諱邦乂博通古今知溧陽縣會叛卒據府城殺官吏公立縣獄囚趙明於廷諭曰爾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有爾當畀爾爵飲之酒使自去翼日討平

明誠意伯劉基之曾祖濠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使簿祿其黨多連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燬使者計無所出乃爲更其籍連染者皆得免

明楊士奇在內閣值漢王高煦反帝親征討平之侍郎陳山請乘勢襲執趙王士奇曰今上

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入諫事得寢時交阯屢叛數發兵征討交阯黎利僞請立陳氏後帝欲許之朝臣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士奇力言陛下恤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於是棄交阯罷兵歲省軍興鉅萬

藍襄毅公廷珍將兵討臺灣朱一貴之亂謂提督施公世驃曰賊衆至十餘萬多殺生靈無益宜張示止殲渠魁餘弗問可不血刃平也施公從之師遂敗賊衆乘勝進攻安平鎮拔之戒將弁無妄殺掠徧檄居民自是脅從多解散一貴遁官軍入府城秋毫無犯民大悅

于清端公成龍知武昌府時匪首黃金龍劉君孚得吳三桂僞箭約期爲變公直趨城寨未至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過三日以從逆論投首日千人賊勢孤欲降懼誅公自騎一羸一人張蓋一人鳴鈺前導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夾道伏槍弩數百公疾驅抵賊舍賊衆環列公問老奴安在君孚舊隸麾下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若何若良民何爲作賊取屠戮時方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賊皆羅拜泣公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軒聲如雷移時寤君孚初懼見及是出叩頭受撫即日降其衆數千問金龍安在曰在望花山卽令導行掩其不備擒斬之

岳襄勤公鍾琪罷歸田里與諸父老課農桑金川酋長莎羅奔等叛詔起公四川提督以銳

卒出賊不意克礪卡四十有七賊懼欲降未決而公初督川陝時勸金川爭界事甚公莎羅奔甚德之至是公請於經略願入賊巢諭順逆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苗裹甲持弓矢迎道左公目酋長掀髯笑曰爾等猶認我否耶皆驚曰果岳公也遂伏地羅拜爭先導入帳因宣布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感泣歡呼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大駟次日莎羅奔等隨公詣大軍降事聞加太子少保封威信公

湯文端公金釧長諫垣有控邪教者株連甚衆公察其妄卽携狀歸而以誤燬於火告同官事竟熄

劉公蔭樞巡撫貴州值四川遵義民苦加派赴懇於公公密疏以聞詔遣使臣會川撫察勘黜守令數十人一時鄰省貪橫者多恐懼易行會烏蒙土司與威寧土舍相仇殺蜀撫年羹堯疏請以兵臨之公持不可詔遣都統侍郎三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按其事苗民大懼公從數卒行山中諭若曹安堵無恐先至畢節獨棲荒寺中諸公繼至則曰邑小供給薄勿噴也若令下不嚴老夫非畏人者命千總一人往招威寧聽命而烏蒙不至公使諭之曰若出吾活汝抗命必滅汝老夫無多言亦不食言烏蒙素服公恩信亦自縛出服罪解仇二酋私相語曰劉公眞天人也

英國職分論曰世界的博愛與愛國心決非不兩立者一國以自衛之故不得已而戰是爲

名譽戰以侵略之野心而戰是爲不名譽戰反之爲祖國故犧牲其一身能捐一己以爲國必能捐一己而爲全世界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

山陰傅公鼐戡定苗疆籌辦善後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給老幼丁籌補助備犒賞暨歲修城堡學校育嬰堂養濟院諸費百務並舉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睡毗釀蜂又以詩書禮讓化其狂獷之氣任苗疆十餘年鍾秀安良與利除弊建礪堡千有餘所屯田十二萬餘畝收卹難民十餘萬戶練屯兵八千人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多方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苗民駸駸向學擢湖南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公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設木甌於門訴者投牒其中夜出閱之黎明起視事剖決立盡兵民白事許直至榻前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

百文敏齡督粵時粵洋久不靖巨寇張保挾衆數萬勢甚張公至嚴禁消賊濟水諸弊籌餉練師巡哨周嚴遇盜輒擊之沈海羣魁奮氣始有投誠意言必制府親臨乃降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環公船作跪逐狀公屹然不爲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詫爲天人皆面縛旬命公立撫其衆旬日間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全海肅清

河內白公雲擢揚州遊擊。有奸人告海外沙民謀逆狀。尹文端公檄君率所部往。君乞病。假五日。文端莫喻其意。親帥兵抵六關。君急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往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在內地者。傳集訊驗。取結狀三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文端握君手曰：「吾固知君能了此事也。即置告者於法。」

李文襄公之壽。督軍兩浙。迭平巨寇。念劫後遺黎最急者。無如蠲免與賑卹。疏請豁十六年以前額賦。貧民陷賊來歸者。公悉給衣廩。又設糜通衢。賑往來飢民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盡復。故土公以文臣撰甲冑。冒矢石大小百四十餘戰。所向克捷。前後招降賊兵十六萬五千有奇。

胡文忠公林翼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盜出沒剽奪。公日延紳民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建碉卡四百五十餘。座上書督撫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勸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疊被攻撲。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

恤刑篇

鍾鈺按獄訟者生民之大命也。虞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易象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春秋傳云：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後世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法，唐祖定鼎，除隋苛禁，列聖不樂用刑。如此，泰西監獄改良，設陪審人員，必詢謀僉同，乃能定讞。有秉公辯護，無舞文弄法，故國無冤民。獄訟清簡，其得力尤在教養，詳備民鮮惰游，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者歟。

崔仁師爲殿中侍御史。青州有謀逆者，有司逮捕支黨滿獄。詔仁師覆按之。始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他悉原縱。曰：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爲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

周濂溪先生敦頤爲分寧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獨與力辨不聽。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者悟，囚得不死。爲廣東提點刑獄，以洗冤釋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粵民愛戴。

薛文清公瑄爲大理卿，指揮某死，妾有色，王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

夫瑄辨其冤。三卻之。振諷言官劾瑄受賄。下獄論死。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乃免擢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之。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家粟。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卒得減死。

姚文端公文然。在刑部推廣上恩。所全活甚衆。不愆法。不布恩。一酌乎人心之安。校閱刑書。常至夜午。年衰成疾。諸子諫之。則曰。刃殺人於一時。例殺人於萬世。其可忽乎哉。公嘗自書座隅曰。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陸清獻公隴。其知嘉定縣。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餽千金。公弗內。會汪僕占賣薪者妻。公捕治如法。汪折節改悔。爲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逮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去者過半。有所遺攝。計日與錢括索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泣涕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弟婦翁所道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壻。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王文簡公士禎。司理揚州。朝命侍郎葉成格治通海寇獄。羅織甚衆。公力保良善。嚴反坐。以息誣陷。在揚五年。完大案八十有三。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人稱神君。公以大司寇致政。與

刑官相終始。每讞獄必多方以求其生。嘗會議閔煥郭振羽寶子章獄。三人皆以救父故持金刃殺傷人。論重辟。公曰：此當論其救父與否。不當以挺刃論輕重也。遂得改緩決。李文勤公。爵長刑部。日每讞重辟。必周詳審慎。反覆爲求生路。得則退。有喜色。不得則日中不出。署抵暮歸。或竟忘食。嘗入對。既出世祖。顧左右曰：此新授刑部尙書。杜立德也。不貪一錢。亦不妄殺一人。其被殊眷者此。

泰西刑律輕簡。而懷刑畏法者。養其羞惡之心。上下皆能平恕也。律師之任。選自國家。須公正和平。聰明長厚。方能稱職。故食俸較他職爲優。訊訟有地方正紳十二人陪審。聽斷畢。由紳董簽字定讞。紳董中有大半不許。案卽不定。許者過半卽爲毫無疑義矣。

法國牢獄待獄囚務寬厚。皆得溫飽。獄室窗櫺四周。雖圍鐵柱而疏通明潔。日加洗滌。無少污穢。別有黑獄。罪重者入。然不過罰處數日。或浹旬。仍釋之。出在獄課以工作。製造各物。或延藝匠教導。俾有一技之長。則出獄後不至流爲廢民。獄中所製售之闌。以供獄費。一不至飽食而嬉。一心有所注。不至爲非。誠良法美意也。獄官必擇誠謹者充其職。如有無端虐囚者。立卽斥去。囚始入獄。必照相註冊。有屢犯者。罪加一等。如獄囚真心悔過。獄官見其誠。卽可代稟有司。赦之。不必屈所罰之期也。每值禮拜日。牧師入獄講道。使獄囚環坐靜聽。冀其悔過。自新。有感悟泣下者。

美人赫和德約翰嘗竭一生心思求改良世界監獄以造福於罪囚繼其志者英倫之伊列齊培美洲之多羅西皆是也此輩高貴之慈善家對於世界受虐之人靡不懷一仁愛心充其惻隱之量則舉凡世界水深火熱之境彼輩咸竭神爲謀故其仁行慈名歷萬禩而不朽也。

英國弗來夫人諄切化導遂使監獄女囚悉改善行大審官訪其鄉歸報曰若依夫人遇女囚之法用於男囚則監獄者感化之學校也足以滌其舊染之污而復歸於社會又培得那夫人者一獄吏之婦也能使多數罪人改行從善而少年子女受其感化者尤不少云

英人託馬士萊的見罪人被赦者無貲本不能謀生致再犯罪惡萊的欲除此弊以暇時及日曜日救助被赦罪人使得職業永改惡行所救助者三百餘人萊的歲入不及百鎊謹貯之以救濟罪人所以成高大之事業也

彭公鵬康熙中調撫廣東下車日收民詞五千紙公愀然曰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健訟何爲民咸感悔值歲旱親詣獄慮囚發倉穀半糶甘霖立沛

徐文穆公本爲相時浙江江山奸民王益善等謀不軌事發株連甚衆奉命往同浙督程元章翰治眞爲首者十餘人於法全活千餘人

薄歛篇

鍾銓按戴記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聖人之惡厚歛如此漢文屢蠲租稅唐祖除隋苛政故海內昇平歷祚數百歐西捐稅雖重類課於煙酒奢侈之品且取於工商繁盛之時而國庫所入又多用以濬河渠興學校造鐵路開商場取之民者仍用之民而美國養兵最少賦稅最輕人民安俗樂業尤我國所當師法者也

漢劉寵遷會稽太守山民愿朴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有五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狗吠竟夕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

元耶律楚材爲相奏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中田畝二升半下田二升上田三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五分之一鹽價一兩四十斤常賦既定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明周文襄公忱有經世才時蘇州積逋八百萬石乃遷忱巡撫江南始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並徵之細民民貧逃亡稅額益缺忱乃創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請赦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初太祖平吳盡籍功臣莊田入官謂之官田按其家祖籍征之官

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忱與知府況鍾。曲算屢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蘇民感頌。

范文肅公文程。爲宋忠宣公。喬清初仗劍調軍門。太祖曰。名臣後宜厚待之。大兵入關。公參韓輅。勸睿忠王秋毫無犯。爲明帝發喪。凡忠義之士。皆褒獎之。時定賦稅。有司欲以明末練餉諸苛政。爲殿最。公曰。明之亡。由於苛酷。小民激成流寇之變。豈可復蹈其所爲。因以萬曆中徵冊爲準。歲減數百萬兩。民賴以蘇。故其簪組鼎盛。爲八旗巨室云。

英人格蘭斯頓。入內閣。佐總理卑爾君。整理財政。時賦歛繁苛。百業停滯。卑爾定議。減原料品輸入稅。以去製造業之桎梏。而輕勞役者之負擔。然財政改革案中最煩勞者。無過於關稅改革。格氏身任其事。廢千二百種課稅品之稅。其他減少者。亦不下七百五十種。會期時。議員質問其事。氏一一說明之。至一百二十九回之多。亦可以知其勞矣。時格氏所主持過半。爲自由貿易。遂樹足民富國之基礎。

趙恭毅公申喬。撫湖南。嚴禁官吏私征加耗。且言澄源端本。必自巡撫始。若稍有不法。爾官民等。卽共聲其罪。於是屬吏。惴恐禁革一切私派。定頒漕米。斛州縣。列上貞節婦。有逾月具請者。卽按懲胥吏。復請準舊例。給建坊銀。尊古賢祠。見屬吏。必霽容。使盡言利弊。惟嫉惡如仇。不少貸。

胡文忠公清澂湖北漕糧以部定漕折爲率別除中飽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

左文襄宗棠戡定浙江杭嘉湖等處兩次被匪蹂躪市廛寥落土地荒蕪公勞來安集煞費經營招商設市助以資本又奏停杭州關稅懸遷者爭就之歡聲雷動延聘公正紳士設立清賦局凡漕糧舊欠在民者概予豁免杭嘉湖三屬照舊則減三之一於是農安賦畝重睹承平景象矣

賞罰篇 附課吏

鍾鈺按功不賞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虞書云黜陟幽明周書云旌別淑慝王制云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周官有廢置予奪之典魯論有舉直錯枉之文武侯治蜀陟罰臧否官府不殊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虛僞者雖親必罰軍民畏愛外攘內安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泰西聽訟用陪審官吏由民舉是非取決多數其道正直蕩平與古者刑賞衆共之意暗合以此爲邦卽以此課吏懲勸悉秉大公吏治有不蒸蒸日上者乎

漢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

以刀畫地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因以頭擊楹血流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諸葛武侯亮之攻祁山也李平主督運恐糧不繼呼亮來還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往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救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紉亦乃克復若都護勤追前闕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臨書長歎涕泣而已長史張裔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亮副怏怏怨謗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袵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

乾隆中有太監某滋擾民間巡檢張若瀛者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若瀛乃呼役縛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敏愨公聞之大驚亟上章劾奏上察其情謂侍臣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瀛安

敢。奮。朕。甚。嘉。之。因。特。旨。越。七。階。擢。同。知。而。太。監。遣。戍。畿。輔。民。庶。歡。聲。若。雷。
湯。文。正。公。曰。如。官。司。有。不。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加。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
仁。術。焉。輕。其。罪。使。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陳。恪。勤。公。鵬。年。始。爲。西。安。令。行。鄉。徵。糧。至。徐。忠。莊。公。言。祠。徐。氏。子。孫。張。公。像。陳。爲。避。坐。更。至。
留。氏。祠。留。氏。亦。張。夢。炎。像。陳。見。之。大。怒。仆。像。於。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孫。猶。盛。自。杖。後。留。
氏。遂。敗。無。入。庠。者。按。恪。勤。此。舉。其。嫉。邪。崇。正。足。爲。士。民。勸。懲。墨。綬。翩翩。已。綽。有。名。臣。風。範。矣。
吳。制。軍。文。鎔。撫。浙。時。訪。悉。衢。州。游。擊。薛。思。齊。貪。劣。狀。効。戍。新。疆。又。効。罷。歸。安。令。李。玉。典。等。五。
人。下。教。各。屬。地。方。大。利。害。許。條。上。施。行。篋。篋。不。飭。者。罪。無。赦。又。時。時。巡。行。巷。閭。問。民。疾。苦。察。
長。吏。賢。否。土。豪。猾。胥。皆。歛。迹。屬。吏。莫。敢。詭。隨。風。尙。一。變。漁。山。島。者。盜。窟。也。公。會。師。勦。捕。獲。積。
盜。百。餘。人。寘。諸。法。行。旅。大。安。

陳。恪。勤。鵬。年。知。江。寧。府。總。督。阿。山。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繫。江。寧。獄。絕。其。食。獄。卒。憐。
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值。知。杖。卒。四十。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
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言。畢。去。未。十。年。
公。督。南。河。李。爲。邵。睢。同。知。大。懼。來。謁。公。無。言。居。亡。何。黃。河。南。岸。崩。治。者。竹。榿。石。蓄。需。金。萬。公。
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歎。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李。色。變。俄。奴。

捧饗餚罇出狀獍惡公手斟之持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即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李長跪持罇罇墮地碎叩頭數百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

李侍御漱芳巡視中城有傳文忠公家奴欒大招無賴輩肆行市衢公曰傅相以忠謹傳家故能奕禩保大其家奴游蕩非公所能知者乃命捕大審得實立登白簡純皇大悅遣戍欒大擢公爲給事中

范忠貞公承謨巡撫浙江故事督撫受事必劾不法吏兩司列狀請公閱而晒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狐狸也還之一日出片紙盡列兩浙豪惡姓名及墨吏之尤者劾繫寘之法聞者皆悚息

吳制軍熊光嘗曰刑賞者朝廷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故遇事必當詳審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民生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刑所必及也卽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是可以概公生平矣

劉文正公統勦乾隆中奉命臨視開封楊橋決口久不得塞公微行至決處見稽料山積牛馬糞還人皆戚戚聚語有泣者公問故則云來已數日一日口食及牛馬糞草至減得銀兩

許日久費無所出。是以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曰：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除衆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廨。即諭傳巡撫。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公怒甚。出坐堂。皇曰：口一日不塞。聖心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寧。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丞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參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尚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即命樞縣丞職。枷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稽車無一在者。又三日而決口塞。公臨事斷剛不假借。若此。

蘇州治平寺造密室藏婦女。巡撫陳文恭公宏謀密掩捕之。搜獲婦女四人。並衣飾無算。公派員讞鞠。淫僧十六名。供出被姦婦女二十五人。奏聞。械淫僧解京治罪。山左李侍郎贊元按楚時。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前臺使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錢客江干已微。醉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即置之獄。遠近顯要求解者。書牘盈案。李概不發。立杖殺之。

左文襄公迭平巨寇。時統將凡有奏保。無不立予核准。公獨不厭審慎。必實有汗馬功勞者。方予列保。新疆既平。有戚某遠道來謁。求入保案。公不可。曰：賞罰者行軍之大信也。若安坐家中者。均可列名。何以服披堅執銳者乎。斷不敢以朝廷名器爲某市恩之具也。

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

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范文正公爲相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其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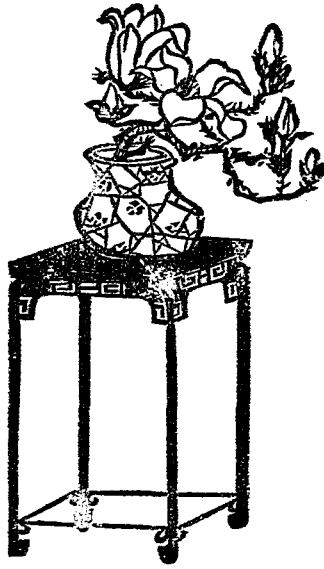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時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邑宰張希賢雖不識之知其好官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至邑則塵市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忠定曰天使亦好官也卽日同薦於朝

趙文恪公愼軫歷任疆圻灼知州縣之困體卹甚至而不可干以私見屬吏自道府以下懇切訓誡如師弟是非賢否喜怒不藏有所詰責其人能以理自申必賞異之卒從所請遇事關心民生疾苦者思之輒竟夕不寐必得當乃已督滇黔時病已亟猶疏劾貪墨吏數十人其關心民瘼如此

林文忠公則徐調江西巡撫歲浚饑公奏免漕糧籌賑卹盡結京控諸獄味爽視事夜過半

方息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

大學士左公宗棠請飭史館爲桂超萬立傳。疏曰：臣宗棠前會試北上，道出欒城，見知縣桂示諭勸民耕種，並示以種植木棉諸芋之宜及備荒之策，詢之居民，皆言令愛民出於至誠，其潔清自矢，從前未有。心竊異之。云云。左公當騎驢覓舉，卽留意人才如此。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四 紳商嘉話上

無錫楊鍾鈺編輯

鄉治篇

鍾鈺按一國者一鄉之積也不能愛鄉焉能愛國周官比閭族黨有相救相勸之義魯論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歐美鄉鎮課賦稅以資助公學修築街衢辦理消防整治葬場種植蔭樹瞻養殘廢之陸軍水卒與其家屬一鎮之內有教育會有道路工程所有貧民救濟局故百廢具舉庶績咸熙我國擇善而從道先任郵俾人人各愛其鄉國勢有不崛起者乎

周禮六官員數五萬餘人而鄉遂官居其大半漢制十里有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畜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禁盜賊皆以鄉人爲之今泰西亦有鄉官如英國縣令名敵司退克外有振恤官保衛官學校官營造官稅斂官皆由民舉寬鄉分爲數社狹鄉合爲一社社各有五官悉由民舉故教養詳備百廢具興鍾鈺按一國者一鄉之積也謂宜定鄉官之制公舉賢能分任學校農林工程振郵緝捕諸要政責成專而情形熟爲桑梓謀百年幸福一切攘權競利者屏不用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治道之易易吾國其庶幾乎

隋長孫平爲度支尙書。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者。富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上從之。

朱文公熹進直徽猷閣。疏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加息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通曉者爲社首。其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置籍貸之。其以溼惡還者。有罰。

宋黃兼濟於每歲收成時。以錢三百緡收糴。俟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己無損。小民得濟。益州知府張詠極爲稱道其事。

明魏文靖公驥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蕭山故多水患。有宋縣令楊時湖堤遺跡。驥倡修諸塘堰。與湖利鄉人賴之。居恒布衣糲食。不植生產業。兄教諭騏。雖耄益恭。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見致仕尙書臣魏驥里居教子孫孝弟力田。捍禦災患。雖在林野。有補治化。上覽奏嘉歎。

張文端公曰。禾在田中。以水爲命。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亦等石田。江南有塘。有堰。塘宜深。

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多且大。然淺且漏。稍旱則露底。其何益之有哉。

張文端公之祖。一日鋤圃種菜。忽見窖藏白鏹百萬。如舊掩好。及老而疾。草始告二子。命俟荒年。掘以賑饑。倘背吾訓。子孫不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遵公遺命。發圃覘之。信然。遂謁邑令。敬陳遺訓。願出窖救荒。令故賢者聞言大喜。自督役親往發之。果得藏鏹百萬。盡以賑饑。所活無算。後文端文和兩公相繼拜大學士。

蔡文勤公世遠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邑令延至學宮講學。環聽者恆千百人。會臺寇朱一貴爲亂。總督滿保討之。公遺滿公書曰。昔曹彬將破江南。忽稱疾不視事。誠諸將以破城日不妄殺一人。虞詡誠諸子曰。吾事君直道。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其中豈無冤者。今臺人特被脅爲盜耳。願公入臺時。普曹彬之仁。以免虞詡之悔。臺灣平復。遺書勸令選賢能。與教化。和兵民。滿公皆從之。人戴其惠。

美國巴批田佐治者。凡有所事。能無欺。能堅毅。能忍耐。年三十五。已爲巨業。領袖經商英倫。時美國商業恐慌。大起破產者衆。美人肯往英倫銀行以討論。美國經濟擔保品者。祇有四五人。而批氏與焉。批氏後成富翁。愛惜同人。蕩佛司氏之鄉里也。以二萬元助蕩鎮藏書院。

與學院經費越數年。復以二十五萬金資助該鎮學院。時愛德華輩相繼演說。批氏答曰。今日在場之青年。其早年際遇。未有不勝於余者。正直廉潔。無污言穢行。以玷其尊榮。具此種種。其成功無疑矣。

奧貫友山者。日本武藏國人也。寬保二年。關東大水。友山請於父曰。吾家幸處有餘。請罄家財以救災荒。父喜允之。開倉賑濟饑民。雲集友山。竭誠盡力。無論老幼。每人給米四升。來者益繁。倉米告罄。則出金糶米於四方。繼續散發藏金。又罄復以腴田抵押於鉅商。得金買米以振。自十月至來年四月。全活十萬六千餘人。且請幕府弛饑民就食他村之禁。富民爭出財粟以贍飢黎。所濟尤多。

林六三郎者。日本舞鶴藩之郡吏也。性真摯。而勤職守。禁止奢侈游惰之風。表彰孝子節婦。盡力改良農業。常微服。簞笠巡視境內。見怠於農作者。嚴責之。賭博者。處以拘留。賭徒絕跡。復於上福井村。開極大之積水池。灌溉確地數萬畝。盡成膏腴。村民感德。及卒立祠。世祀之。

敬畏篇 附樂天

鍾鈺按。大雅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又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魯論云。畏天命。畏聖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周易云。樂天知命。故不憂。干聖相傳之心。法治樂天。畏天盡之矣。泰西人人敬畏。

上帝以爲檢束身心之本。華盛頓云：凡一言一行，須自問良心，有所悔否，勿自陷于不義。希蒙云：本諸真理與良心爲人間幸福之大者。富蘭克林云：遭難境之事，當泰然自若，不可擾亂其心。培尼士云：橫逆拂戾者，譬諸嚴厲之教科，才智卽出於是，又云：人處患難之境，如香草之受壓榨，芬芳愈烈。西諺云：經大危險之後，卽最大快樂也。卡萊云：無勞苦焉，得有安樂與休息，希司比亞云：吾人最大之安全，係恐懼心。莎士彼雅云：心常不樂者，不能得福利。然則良知慎獨之功，樂天俟命之學，中西聖哲，何嘗少異哉！

管寧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舟將覆，寧自檢其過，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晨晏起，以爲終身憾事。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無事不可對人言者耳。

蔡元定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薛文清公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寢，必思所以更其失。

夏公原吉使吳中，館於范文正公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用心如此。

美總統林肯不吸煙不飲酒少時嘗作禁酒論時推爲名筆性樸素不尙奢華雖爲大總統服御無異平民出入未嘗具警衛富於樂天觀治事從容不迫最惡政治家之深謀詭計然深於服善克己之功每引咎自責悲憫之懷得天獨厚所以爲千載偉人也

王陽明曰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殃

林文忠則徐焚燬鴉片數萬箱英人擾江浙各疆吏庸懦債事諉罪於公遣戍新疆有門生迎謁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母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命勘辦開墾事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等城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遠近爭寶之公手蹟徧冰天雪地中矣

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檢典史執禮甚恭或以爲過公曰欲使鄉民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法者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按昔賢有以宰相居鄉聞縣官過門必起立拱手者有道逢丞尉遭呵斥不校者公亦有所受之也

曾文正曰。君子處順境。常覺天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處齋境。亦常覺天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爲較尤。齋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云。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英人康德八十歲。病劇且死。語家人曰。余非畏死之人。汝輩勿悲。余過去行爲中。苟有使余同胞陷入於不幸深淵者。則今日。余身心或不如是安泰也。

人生無往不挾陽光以俱者。蓋絕妙也。陽光者。恤貧濟困。扶弱而遇人。必以仁愛之謂也。斯密司雪得。尼英倫著名之著述家也。以仁慈鳴於時。惡不平而崇德行。嫉詐僞而輕煩勞。其聲名日盛。有大演說家之目。繼遷倫敦。日演道德。聽者塞途。各級社會。極表歡迎。而氏之文筆。亦恆謀人類之進步。促進人類之幸福。居恆未嘗以憂思妄想。憤怨自苦。對所交游。亦諄戒之。更有一語。氏酷喜道之曰。試光榮此室。意蓋謂屏絕黑闇。而引進陽光也。昔人謂陽春有脚。吾於斯氏見之矣。

英屬印度喜大拉白州。有富紳哈斐特者。妻子團聚。田園森林。彌望豐茂。致足樂也。一夕有僧人來言。金剛石鑛。比金銀鑛尤貴。是礦恆在兩山間溪流之白沙中。哈氏求富心切。遂竊園林棄妻子。漫遊四方。以覓金剛石礦。頻年不獲。饑寒狼狽。行至紅海。船覆身隕。彼承買哈氏園林者。樂天勤業。未嘗妄求。一日驅駱駝飲於溪流。見砂中有透光之小石。携歸置棚上。未幾前僧又來見棚上小石。驚呼曰。此金剛石也。哈氏歸乎新主。曰。此乃常石。非金剛石也。

僧與共赴溪邊見砂中金剛石無算此卽印度峩崙大金剛石礦發見之始末也嗚呼哈氏不安義命跋涉困餓以終彼耕田殖林盡職安分竟爲世界第一富豪富貴在天求有道而得有命又何以躁求爲哉

忠信篇 附主僕

鍾鈺按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至誠魯論言主忠信又言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不忠信篤敬難行於州里以至武侯鞠躬盡瘁開誠布公溫公事君親勿欺終身未嘗妄語無往而非忠信固立德立功立言之本也富蘭克林云世間惟忠信可以成事林肯云誠實必能得志樸柏云誠實之人彼蒼獨厚遇之嘉黎云誠實者萬事之根本爲才力最大之要素惠德云忠誠者道德之根源馬可黎云樸實者英雄之本色曠密云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康德云虛僞爲品行之大害歷觀往訓則爲人謀不忠與人交不信固一事不可爲一步不可行矣至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古來賢主義僕何莫非忠信誠懇之人哉

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季子劍弗敢言季子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曰始吾已心許豈以生死倍吾心哉

唐郭子儀入朝值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召子儀屯涇陽子儀曰今衆寡不敵昔

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下也。郭賜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
鷹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以誠與言。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
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
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皆下馬。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
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藥葛
羅曰。懷恩言令公捐館。我是以來。令不然。我曹豈肯與今公戰乎。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
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公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
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隨前家族滅絕。孟至。藥
葛羅亦酬地曰。如令公誓。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唐德宗興元元年。朱滔叛。攻貝州。深冀節度使王武俊軍於南宮。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引兵
會之。兩軍尙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
悲不自勝。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指心仰天曰。此
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朱滔於貝州。

美總統華盛頓微時。與法將定和議。約休兵一年。不再建砦塞。法兵既退。州知事欲背約。建
砦華盛頓諫之。以爲嚴冬不利遠征。且休兵之約一年爲期。今釁開。自我失大信於天下。在

理未可也。知事不用其言。華盛頓不得已辭職。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華氏其知之矣。華盛頓少時。其父與一小斧。喜甚。欲斷庭樹。以試其銳。遂誤斫櫻樹。父歸家。見之怒甚。問何人斫吾櫻。華盛頓大怖。繼思。格言有云。爲人不可不正直。乃趨至父前。俯首自承。父大喜曰。兒能守正直。吾雖失百櫻樹。寧能易汝正直耶。乃赦其過。

美國公民鑑曰。謊語爲欺僞之尤。人生無往不與他人交接。苟人言不能倚信。成何世界哉。司多埃脫以忠信廉潔而贏盛名。當其青年時。在紐約某校任教員。日入不及一金。其後竟積至四十兆元之巨。且無一暗昧之財存焉。

西國立志編曰。人雖一時困躓。寧失身外百物。而守一己之品。行蓋品行之端。正信實是一種財寶。貴於金銀。人苟毅然守之。則福運之至。必無疑者。

英將軍勃獵。率其兵隊。急欲馳往滑鐵盧。以爲威林頓之助。中途崎嶇。軍行不前。士卒皆曰。不能往矣。勃氏曰。必往。余已約定往助。豈可失信哉。遂行。其結果。卽威林頓大獲全勝。拿破崙一蹶不振是也。

美國人蹇桑。將於某日拆花園之牆。許其子往觀。既而忘之。拆牆日子未及見。後氏思之以信實爲最重要。所言豈可無信。乃命重建園牆。俾其子得觀。其毀拆焉。

美國望杜比而者。誠樸節儉。自少喜海上生涯。請其母給百金爲置舟之用。母曰。兒如能於

旬日間將彼八畝田耕之。且播之穀者。毋當不吝。此百金是田。確頗不易。耕望氏竭力爲之。如期竣事。成績頗佳。其母如數與之。望氏遂藉此成巨富。英美開釁。美民羣向軍需處投標。攬運糧糈。所投標價甚賤。爲得標可免當兵。故也。惟望氏不與其事。其父曰。何不投標。氏對曰。彼輩投標。祇開半價。事何能辦。父曰。姑試投之。何傷。氏乃投一標。價格均平。開標日。氏竟獲標。驚愕異常。軍需處人曰。本處何以取汝標乎。蓋知汝能行此事故耳。

法國濱都佛海峽。有鎮名卡蘭者。建燈塔高一百十八尺。塔燈徹夜不絕。一日有客數人登塔遊覽。一客曰。設燈偶滅。將若何。司燈者曰。此決不能有事。先生大海茫茫。中惟有駛行各地之船舶。果此塔燈忽滅。定有函發自印度。或太平洋羣島來告。某夕某時。卡蘭燈光忽暗。司燈者失職。而船舶皆受危險矣。噫。嘻。先生。黑夕風天。余似見全世界之人無不目注此燈。余可不忠於所事哉。

唐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納腸。褫桑皮紮之。閱夕而蘇。后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時士大夫翕然稱其誼。

一日。大西洋海濱某救生局之管局人。見其火藥告罄。擬往近村領取。而天氣酷熱。遂決意

不往。是晚卽有一舶失事。管局之人。應放炮升號。爲之指引。而火藥毫無。目睹遭難諸人之死。悔已遲矣。不數日。是人被撒潦倒終身。

張京江歸自京師。詣齋執卷。坐老僕入灑掃。曰。玉書且起。公徒別室待之事已。而後入。其徒曰。相公今貴矣。汝猶當束髮受書時而名之耶。僕聞之爽然。翌日。遇公改貌。稱謂如儀。公愕然曰。誰教汝者。僕曰。聞禮應如是。公太息曰。是何黠物。斲汝天真矣。

羅馬起兵攻格泰晤城。有奴僕二人。迎降。頗著勤勞。城陷。羅馬縱兵殺掠。二奴馳入舊主家。導女主人以避寇之方。他兵詰爲誰。則曰。此我等舊主人也。獲免於禍。事平。送歸其家。仍執僕役。愈益忠勤。此女主人平日待奴輩綦厚。故臨難而奮軀以報也。

美國某船主因事離舟。風浪忽起。一舟盡碎。船主有子六。齡四齡者各一人。使一黑種僕爲之撫視。船既碎裂。船人爭入小艇逃生。黑僕以外衣束二幼主置艇中。及僕自欲下艇。船員謂艇上人滿。若必欲登艇者。不得不棄此二童。黑僕曰。既若此。請轉語吾主。謂我不忘主人。言畢。身沉海底。

奧國朴同克伯爵夫婦。驅馬車經加白細山之隈。是地寒冽。且多狼。千百雲集。來追從。僕二人其一棄車逃避。餘一人向伯爵曰。事急矣。請以一馬餌狼。乘間脫逃。言畢。卽放一馬。瞬息爲狼食盡。一面驅車疾馳。羣狼愈益狂追。呼吸存亡之際。僕大聲呼曰。主人若撫卹我妻子。

我願爲狼餌以救主人。主母伯爵答曰：汝若爲我死，定當撫卹汝妻子。言未畢，僕忽擲身羣狼間，頃刻惟餘白骨。伯爵乘隙加鞭，馳入斯德路町，以免厚恤。僕妻子終其身。

崇德蔡新父爲人醜死，新誓報奮擊之下獄。十三年，家童阿小年十五，籲天求白，主宥積麪作餌，携之乞食。至京，擊登聞鼓，歷十三疏，始得白。初，阿小北去，家僕婢二人謀逸，婢攘臂曰：主母煢煢恃吾二人，若可去，吾當終事之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紡半曝之，待風雨卽孝女不啻也。永樂中新官臨濫令，厚贖其婢，年至九十二。

好學篇

鍾鈺按說命云：念終始，典於學。學記云：學然後知不足，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孔子稱其好學。孟子云：學不厭智也。陸清獻云：讀書非欲取富貴，實欲明道理。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歷觀往訓，則周官德行道藝之教，本末具舉，內外交養，固學者所當服膺勿失也。華盛頓云：無論職業位置如何困難，苟有志讀書，必有時機之至。又云：讀書不能運用，則所讀等於廢紙。西諺云：智識愈多，愈覺學問之不足。英諺云：學問如植，物其根苦其實甘。培根云：讀書者造就完全之人格者也。新傑爾云：才學兼備而無德，則爲人所輕。斯賓塞云：凡人之品格，觀其所讀之書，所交之友，可知。泰西英賢師，濟俗美化，純何莫非勤學砥行之效哉。

周濂溪先生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

顧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釋書。出門則以一騾二馬。捆書自隨。偶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罈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乃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精勤至此。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書。胥在是矣。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損壞。皆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華盛頓在學校時。勤勉好學。喜切於實用。常爲日記。凡有見聞。詳細記錄。治算極。有心得。漸通幾何之理。遂喜爲測量繪圖。正確無誤。凡各種文書契券。皆能默識其式。又好輯經典。格言。時時誦讀。以爲身心之助。其性情初頗激烈。極善於自制。生平守規矩。慎言行。其選格言一册。名曰言行規律。多至數千百條。今略舉數條如左。第二條曰。於他人前。以鼻聲歌。或手舞足蹈。皆不敬之甚者也。第十二條曰。於博識者之前。勿喋喋言瑣事。對無學之人。勿出

語太高深。第四十條曰：於發語前，先審其當否，願叙爲明瞭之發音。此能言之人也。第五十七條曰：言行常要對良心，而無愧觀。此則華盛頓不止爲英雄，實能爲聖賢者也。

美總統林肯少家貧，不能繼續入校，而讀書好學不懈，益勤遇緊要關節，必錄入摘記簿中，默誦無遺，而後已嘗借得華盛頓傳一冊，林肯愛讀不能釋，就寢時，攜置牀頭，是晚天雨屋漏，竟損其書，林肯爲書主，勸禾三日以償，遂得此破損之華盛頓傳，讀之無慮數百過，嘗語人曰：吾生縱不必如華盛頓之爲總統，亦庶幾無愧真心愛國之正人，日助其父伐木耕田，然以善用時間，未嘗荒廢窗隙之晨曦，火爐之微燄，皆林肯執卷吟哦之助也。故以十二月之學校教育而成世界偉人，岳武穆之詞曰：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少年學子其法，林肯之善用時間也可。

美總統斐羅特曰：余始入大學，見同學某君，數學獨優，每晚常點燈勤學，我亦遂決計翌日功課先期準備，寒暑不輟，各科學遂常占優勝，余因思尺璧光陰，當利用以修業，不得不感謝同學，余并悟大小各事皆有成功之秘訣，卽利用公餘時間，熟讀彈力於國事與民事也。美國富蘭克林者，律已甚嚴，自定修身條目，十有三銘於座右，時時省察，有一事違背某條，卽加墨點於其條下，必梭改乃已，如是者終其身，其條目一曰：謹慎，二曰：寡言，三曰：規律，四曰：決斷，五曰：儉約，六曰：勤事，七曰：信實，八曰：公正，九曰：中庸，十曰：清潔，十一曰：貞操，十二曰：

寧靜十三日謙避此與中國聖賢正心修身之學何以異哉
富蘭克林嗜書若命既入印書館借讀較易恆徹夜誦讀詰旦還之人見其還書不爽約又不遭損壞皆樂與通假

英人科伯託者始隸兵籍日得餉金五角而勤學文法以牀隅爲讀書桌以背囊爲書箱以膝上之斷板爲寫字臺借人火光以誦讀紙筆則減食忍饑以購之又以多人雜居之室喧嘩之際爲讀書時間科氏篤志鑽研暑寒罔間卒爲英國政治學大家

西國立志編曰人惟讀古人之言行錄獲益最多一過目而有倡導我勸勵我之益者非名公豪傑賢人君子之言行錄乎其志潔其行芳其利世也具膨脹之能力其濟物也發適往之精神其高逸也足使頑夫廉其堅忍也足使懦夫立故名公豪傑賢人君子之言行錄如金科玉律人其知所尙焉

英人弗蘭西士花納爾專心致志學習一事不至徹底了然決不移於他事又以爲讀書有定限有倫次不可徒事涉獵蓋學問之益不在讀書之多在運用之熟勞爾德仙利拿圖曰余始讀律法書時理會一事不至透徹通曉則決不思他事與余同學者甚多彼等一日課程吾以七日治之然至十二月後吾所讀之書了然在目彼同學所讀者則全忘之矣

汽車發明家斯芝溫孫者精勵人也爲煤礦工人時運煤甚勤作事倍他工得額外工資以

購字典與算書永夜研誦同業羣笑不顧愛惜光陰視一秒如千金一分如萬金孳孳忘倦終以發明汽車而得盛名

彭剛直公讀書之暇日必靜坐一炷香若不燃盡不敢輕動也雖課程繁密然靜坐之功未嘗一日或廢厥後雖在軍中不改常度嘗曰吾終日擾擾所思而不得疑而不決者一至靜坐時胸襟豁然開朗如浮雲掃盡明月當空無再蓄之疑矣

彭剛直公玉麟少時讀書刻苦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尤好左傳葛武侯陸宣公集貧時不能備置各書則借鈔於友人嘗謂鈔書一遍勝於讀書十遍冬夜非至雞鳴不睡日未出又起矣晚間出外散步亦必携書自隨嘗引刺股負薪事以自況並將事繪之於壁以資警戒云

美國公民鑑曰青年之人辛勞於有用之事則其父母師友之監察即可稍懈然其公餘時間之耗費宜仍注意及之日膳之所夜遊之地晚膳後之所事星期之消遣皆當監察者也強半青年之墮落無不在晚膳之後而多數上達之人身高名立在善用晚膳後之時間以學以事以與良朋益友相往還蓋每宵之暇晷即青年事業勝敗之樞機也

美人泰古拉斯者黑種人也嗜學如饑渴後爲地方裁判長爲外交官顯名於十九世紀嘗演說於黑人學校曰余六歲失怙恃爲人奴隸夜眠之牀汗穢如獸欄寒則以布袋蒙頭置

足。灰。中。以。取。暖。每。日。僅。煨。玉。蜀。黍。一。枝。充。饑。欲。讀。苦。無。資。惟。以。惠。白。斯。泰。之。字。典。晨。夕。研。究。以。新。聞。紙。請。人。略。講。勤。學。植。品。以。有。今。日。卒。年。八。十。送。葬。者。達。二。萬。五。千。人。黑。種。而。克。自。振。拔。如。此。矧。在。神。明。裔。胄。可。不。奮。勉。於。學。乎。

樂育篇

鍾。鈺。按。孔。子。爲。大。教。育。家。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諸。科。因。材。施。教。一。時。英。賢。蔚。起。邁。五。登。二。皆。誨。人。不。倦。之。效。也。孟。子。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又。云。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深。得。孔。氏。家。法。厥。後。王。通。講。學。河。汾。胡。安。定。設。經。義。治。事。二。齋。以。至。柏。拉。圖。及。蘇。格。拉。底。倡。道。歐。西。學。者。擔。簦。雲。集。周。禮。所。謂。師。以。道。得。民。儒。以。學。得。民。此。類。是。也。勃。脫。勒。云。教。育。者。所。以。培。植。學。問。修。煉。道。德。俾。抵。於。完。善。之。域。者。也。派。克。云。教。育。之。目。的。在。發。達。品。性。瑪。志。尼。云。教。育。爲。神。聖。不。可。缺。之。物。然。則。師。儒。之。有。功。世。道。豈。淺。鮮。哉。

管寧避地遼東。既見公孫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來者。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着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

主得牛。大慙。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鄰里有困窮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孝。與弟言悌。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

邵康節先生雍躬樵爨。以養父母。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惟敬雍。恆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母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材特甚。而忠厚之風聞天下。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善良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損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宋徐積。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母亡。水漿不入口。廬墓三年。臥苦枕塊。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既終喪。不徹几。

筵起居饋獻如平日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者敬聽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修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

英國職分論曰先例者有無限之價值者也吾人當貽後人以至美之先例先例之教人較理想爲十倍美善之行最良之教師也傳高貴之人格者遺子孫以最貴之產業者也欲貽善例於後世則樂天勇氣謙遜節慾爲其最要者人世之物慾與有生相逼而來所恃者樂天與勇氣能抵抗之殘酷自私壓制惟正義足以拒之愛斯金曰所謂善勝惡者暗黑者光明之邪曲者正直之之謂也

西國立志編曰人之一言一行必有感化風動者從子孫朋友而廣被他人移易風俗不言而教舉世奉爲宗師故善立模範者或居山林或居城市地位雖微賤而以正直之行遺之後人風徽所樹必永世而無窮也

希臘人梭格拉第負教育之責任。遍遊希臘各地。一時賢士從遊。頗衆。其門徒亞里斯的保。餽以多金。拒而不納。常語人曰。余從事教育。非爲金錢。蓋欲普及教育於世人也。

著述篇

附改良小說戲曲

鍾鈺按孔子刪定續修闡堯舜之道。以垂教萬世。全球推爲教化最先之邦。著述之功用大矣哉。是時厥後。司馬公之通鑑。陸宣公之奏議。曾文正之日記。皆有裨治術。學術。然理日出而不窮。後之儒者。表彰國粹。融會中西。譚道義。以遏人慾於橫流。講政藝。以拯國民之貧困。是亦聖人之徒也。至小說戲曲。利少弊多。大都桑濮淫靡。爲盛世所必斥。魯論云。放鄭聲。孟子云。惡鄭聲。王陽明。劉忠介。擬刪去妖淫詞調。專取孝友節義故事。以收易俗移風之效。歐美各國。嚴禁淫書淫畫。戲著作者。印刷者。均重懲不貸。而新書戲曲。之有益風化者。列入萬國保護著作權會各國一體保護。誠重之也。我國宜頒取締淫書淫戲規則。而獎勵有益人心之著述。更編演親親敬故愛國愛羣之戲曲。頒行各省。俾國民優游漸漬於不自知其效不在明倫建學下也。

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於賜書閣下。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三點。卽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篝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卽自起發燭點燈。著述日日如是。遂成資治統鑑。

顧亭林先生少讀宋史。劉忠肅傳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卽終身說絕，應酬文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學。歷觀廿一史，明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屬，有關民生利害者，隨錄之。又參以躬所聞見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一編曰：肇域志。

萬季野先生在史局時，岸然以賓師自居。故督師之嫻人，方居要津，請先生少寬假。先生嚙不答，有運餉官遇賊，走死山谷，其孫懷白金，請附忠義傳後。先生曰：將陳壽我乎？斥去之。後先生兄子言與修明史，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其父子狷介如此。

美人富蘭克林，藉文學以發抒所見，如設圖書館，自立大學，各地應立學會，應設火險公司，皆美洲所未聞。至今盡見事功。富蘭克林一生無非以濟人利物爲懷，思人得一言可以終身行之，故贈人以言爲益甚大。爰本其心得，撰成格言，名曰：格言彙錄。其書家置一本，流行之廣，亞於經典。富蘭克林實踐其所服膺之格言，數十年如一日。卽其夫人亦然。

郭意斯者，德國大思想家也。人讀其詩，每覺慈善之意，信實之心，充斥字裏行間。立心慈悲，而以和平正直處治一切。平居造訪之人，咸晉接以禮，乞書求文，從未少却。年幼兒童皆

親愛之恤貧。賜困鉅資。不吝氏於己之詩詞。從不矜誇。而於他人文字。恆褒之。惟恐不力。故卒能使其人其詩大放光明。以照耀於世。

惠勃司德年三十有六。所輯詞典。始告成功。或謂氏若無極精密之方略。則詞典必難輯成。氏亦自言。彼因具種種秩序。故省時至一二十年之多。

英人歌斯密氏。廉潔之士也。以著作成家。而不受一文不正之錢。當時政府所出報館津貼。費年約五十萬。有欲饋以金者。彼則曰。身可貧也。筆不可曲也。

英人威篤疾革時。歎息言曰。余心獨感之愉快。在余之著作。任經若干年後。保無害惡傳播人間。蓋余將豔情綺語。戒除淨絕。故也。詩人烏泚華曰。余之詩。最愉快者。未嘗以綺語之故。有刪節之必要。是曰。余逝世後。余書必不爲何種之惡因。

英國職分論曰。惡書籍之措語。對善行常加嘲笑。而良善書籍。則反之。最良善之小說。能增進人之純潔與健康。讀者有百利無一害。路克巴評判斯哥脫小說。謂爲最有益人類之出版物。能使讀其書者。注入高尚思想。其仁慈博愛之情。及純潔正直之原則。往往流露。文詞中誠希世之作也。

黃魯直好作豔詞。法僧曇師呵之。魯直曰。空中語耳。不致墮馬腹中。師曰。君以豔詞蕩天下人心。罪報何止入馬腹。正恐墮泥犁耳。黃悚然。自後絕筆不復作。

王陽明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今要民俗反樸還純。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

吳門石殿撰韞玉。律身清謹。未達時。見淫詞小說。一切得罪名教之書。輒拉雜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收燬幾萬卷。以一窮諸生。毅然以關邪說扶名教。自任其胸襟氣節。豈復第二流人物所有。

紀文達公。昉之祖天申。歲饑。出粟數萬石。活人無算。公於書無所不讀。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不復自爲撰著。惟以覺世之心。託於小說稗官。其感人爲易。入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七種中。多見道之言。

英國博士基路馬曰。余讀斯坦伯最後一文。深悟不良書冊。流毒全球。與後世至無窮盡也。雖著者軀體已蕩。爲微塵。而書籍尙能廣布毒害。弗勒得力。額爾曰。一切惡書之撰著者。充其量足擾亂社會之和平。祇知有私慾。無復家族及愛國之觀念。舉凡聖言祖訓。忠誠博愛。諸德一掃而空。讀者乃益增魔障矣。包隱於妙文中之害惡。最能蠱惑人心。例如少年婦人喜讀一般小說。其文非不絢爛。而不貞不純之害毒。卽包隱其中。是等小說。以殺戮爲開場。以不貞破倫爲歸結。其傷風敗俗。可勝言哉。

英人曼基斯達評小說家特根司曰特氏著書無一句含不潔意味及害毒思想者能使吾人知勤敏儉樸之可尊使多數民衆造成高尚純潔之生涯故余對其所著小說類不得不代英國民衆表謝意焉

英國戰分論曰書籍之效果不限於時與地柏拉圖何人乎其嘉言名論不且流傳千古乎又曰惡書弘布其害毒譬爲道德的毒藥有毒之著作家能殺累代生人之精神著作家對於文字不死之責任其知所注意乎

堅毅篇

鍾鈺按易象云君子以自強不息戴記云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魯論云剛毅近仁又云匹夫不可奪志孟子云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漢書云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西諺云人貴在立志堅忍擺倫云大丈夫當操揉筋骨使能當風塵波濤之險惡而不爲所困細志比尼云勿以艱難廢初志克攀云不逢失意之境遇不能成爲偉人哥倫布云堅忍乃成事之根基卡蘭云凡百高尚之事其始必極困難安特生云有十九次之失敗至二十次而成功斯謂之堅忍觀乎此則賢豪志士堅忍卓絕種種艱難皆莫能阻所謂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也

于清端公成龍知廣西羅城縣臨行與友書曰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

心。四。字。而。已。羅。城。煙。瘴。地。官。廨。在。叢。箐。間。邊。荒。兵。燹。之。餘。艱。苦。卓。絕。公。累。土。爲。几。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從。容。問。疾。苦。皆。感。公。至。誠。益。樂。就。爭。輸。田。賦。初。鄰。獠。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公。嚴。保。伍。勒。鄉。兵。將。搗。其。巢。獠。懼。自。投。不。敢。復。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每。春。時。命。兩。獠。舁。竹。輿。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公。獎。勤。秩。情。民。大。勸。始。至。從。僕。皆。死。亡。羅。人。憐。公。歛。金。錢。跪。進。公。笑。謝。曰。我。何。須。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在。羅。城。七。年。招。流。亡。修。學。校。增。障。隍。定。婚。喪。之。制。以。卓。異。遷。知。合。州。公。自。稱。一。生。得。力。在。羅。城。所。謂。德。慧。術。智。恆。存。乎。疢。疾。者。哉。

華。盛。頓。少。習。幾。何。測。量。諸。學。其。兄。魯。連。士。之。妻。父。佛。埃。見。華。盛。頓。質。直。沈。毅。甚。重。之。請。其。測。量。已。之。領。地。縱。橫。數。十。里。皆。大。澤。森。林。華。盛。頓。日。事。測。量。無。敢。少。懈。至。夜。欲。就。寢。而。寢。室。不。潔。有。毳。一。襲。中。皆。畜。蟲。華。盛。頓。乃。坐。椅。上。假。寐。待。旦。以。爲。常。華。盛。頓。本。生。富。家。既。至。領。地。涉。荆。棘。越。山。嶺。渡。溪。谷。猛。獸。土。番。時。來。相。襲。處。之。泰。然。心。膽。日。益。磨。練。身。體。日。益。強。健。其。後。建。大。功。業。成。大。名。譽。皆。得。力。於。此。矣。測。量。兩。月。以。精。巧。與。細。密。盡。其。職。務。遂。得。知。土。地。之。形。勢。與。土。番。之。內。情。其。後。懸。師。深。入。所。向。皆。勝。皆。熟。知。地。理。之。效。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謂。此。類。也。夫。

或。詢。林。肯。總。統。曰。君。目。格。倫。德。爲。大。將。有。所。見。乎。林。氏。曰。格。氏。最。足。稱。者。能。堅。持。所。志。歷。久。

不變是也。其爲人不易。激動如有所志。恒牢握不放。不復能奪之去矣。

英國大慈善家拔克斯登少時嘗奉命追牧牛者。其去已遠。奮足急追。至三四英里未及。仍疾驅而前。中途脫落一靴。竟不顧其用心。專壹如此。後拔氏提議廢止奴隸。千辛萬苦不屈不撓。竟達濟世仁民之目的。其成功蓋基於此時也。

哥倫布以發見新世界爲己任。世皆謂地如圓。彼獨以爲球。球面必有陸地。西班牙主信之。命以帆船三發自巴洛斯港。浮沈驚濤。中者數月。糧食漸缺。水夫將暴動。哥氏毅然不撓。經七十日航行之後。發見薩伐圖島。又發見古巴及幾斯尼島。悉收爲西班牙領土。名震全歐。復率大船六以航海。發見美洲大陸。遂請於朝。設總督治之。

美國公民鑑曰。軍事貴有決斷。如可德斯既濟而沉舟不復。反顧納爾遜將戰。釘旗於桅。如不勝。敵誓與同沉。往往危急時有三思而敗事者。惟此決斷與膽識爲能挽救以抵於成功也。

胡文忠曰。顛沛如是。天所以玉成君子也。王文成龍場之行。于清端羅城之事。一生勳業皆從此苦境磨鍊得來。故百折不回之志氣萬萬不可因顛沛而稍鬆稍懈。

當北美革命戰時。有童子年十三。爲敵所擄。有一英將厲聲呼令。刷去靴泥。童子對曰。余必不服。此役余繫囚也。請以繫囚之禮待余。童子何人。卽後爲總統之極克生安德流也。童年

有·此·氣·魄·宜·其·爲·高·貴·之·人·矣·

寰球名人傳育嘉話

卷四

紳商嘉話上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五 紳商嘉話下

無錫楊鍾鈺編輯

仗義篇

鍾鈺按周官有振窮卹貧之文魯論云君子周急不繼富孟子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以至晏嬰脫越石父之囚趙盾拯靈輒之厄而信陵平原之屬扶危濟困亦有足多者袁簡齋云善用財者除自身家用外仁漿義粟皆財爲之馬伏波云大丈夫貴能振施否則守錢虜耳西哲達奧時辣云善用財則財爲我之奴隸不善用財則我爲財之奴隸歐美以博愛爲教如救火會水難救濟會聞難輒赴雖身瀕於死不顧勇於爲義如此豈特輕財重義已哉

季布爲項籍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求購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朱家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因說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羽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滕公曰諾待間果言上乃赦之

司馬溫公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

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進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

美總統華盛頓初爲測量息於河岸有農家子方四歲忽墜河其母驚悲呼救河水奔瀉怪巖奇聳旁觀者無敢下華盛頓急脫衣躍入河顧流急泗水攪兒二次爲波所阻少頃奮勇推波而進一攬得之轉身向岸而泗爲流所推將陷於瀧農婦大悲以爲兒必無返忽大呼曰彼處出矣俄見華盛頓淋漓現半身先舉溺兒付其同伴已乃登岸時華盛頓年僅十八李文貞公光地之祖先春年十二父以非辜陷縲絏詣郡哀訴守奇之立出其父山寇肆掠傾囊贖難民全活甚衆南安洪氏女陷賊以重賂贖回復以計脫其父歲大饑設法賑濟賊圍其寨力戰得全義俠聞鄉里

錢塘許滇生尙書之曾祖樂亭封翁初就幕陝甘兩省督部方恪敏公以厚幣延之時平涼慶陽數府涸饑封翁私具一摺稿請公入告並請發帑銀二十萬兩賑濟饑民遲之數日摺尚未發封翁襪被辭館公親至問故曰先生忽然辭館想爲請帑摺未發耶封翁曰此摺果發必不辭館公諾之即日拜發去後公意終惴惴恐不能邀准後奉硃批大蒙加獎並以二十萬兩恐尙不敷加賑二十萬兩公大喜過望卽詣封翁謝過於是平涼等府數十萬生靈得免轉於溝壑皆封翁力也

美國台而淮海灣口。有一法國單桅船。高飄待援之幟。船主卽葛雷德是也。適有美國船經過。知其遭險。卽往援助。並告葛氏謂英美已開釁。沿美國海濱一帶。有英艦出沒。遇必遭捕。向費拉待維行。或可幸免。葛氏不識其道。且乏資斧。美船主卽假五金雇一引港之人。引其船入台而淮海灣。幸早一刻。否則英艦踵至。必遭捕矣。

英國艦長能確守職分。最後不離其船。若船長李。或者一著例也。軍艦加顛號。於濃霧中。爲冰山所觸。水入如矢。彼督勵水夫。以唧筒起水。竭二日夜之力。終不可救。遂下端艇。其從卒問曰。艦長將何擇。答曰。余最後守此船。船存則俱存。船沒則俱沒。復率決死之水兵。從事救助。歷八時後。遇荷蘭捕鯨船。牽之以歸。

吳縣潘芝軒相國之封翁。性喜施捨。一日。閒步郊外。見一老者。將自經。翁遽止之。詢其故。其人曰。將爲子娶婦。貸於戚友。得三十金。爲剪緡賊掬去。故覓死耳。翁拉之入城。向所熟店舖。假三十金予之。其人泣謝。問翁姓名。不告而去。

彭剛直公游金陵時。聞茅舍有讀書聲。公尋聲視之。乃一寒士也。伏案苦讀。不倦。公奇之。叩門問姓名。其人自稱陳姓。以家貧。故晝則爲僧。舍鈔經。夜則讀書。公曰。然則吾能助君膏火也。卽出銀數十兩。與之。陳某感。謝問姓名。公不答。一笑而去。

黃提督翼升。初從曾文正游。夔州鮑超夫婦來長沙。謀生計不就。存錢止數百。以錢市酒肴。

置醜。將飽飫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亟往。毀門入。曰。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子主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鮑泣。拜公。遂進之。曾文正戰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鮑固人傑。公亦鉅眼矣哉。

符修義。會稽人。家饒資財。父爲孝廉。早卒。母亦名門女。修義幼承母訓。少長尙義。輕財。濟人急。一擲千金。被其拯救。沐其恤惠者。各地不知凡幾。光緒初年。皖豫旱災。修義心憫。遂散家財三分之一。籌措十萬元。又由杭而滬。而寧。到處竭力募化。各地人士。欽其急公好義。無不解囊樂助。未逾月。收款又十萬矣。遂稟江督。派兵保護。以防不測。由運河至揚。沂淮西上。賑濟豫皖。交界災黎。冒風霜。殫心力。全活數十萬人。

望江倪翁。爲濂舫方伯之父。嘗客金陵。有星者謂氣色暗晦。不出一月。壽終。翁甚怏怏。急買舟歸。過蕪湖。見一少婦抱嬰兒。欲投水。公問故。婦拭淚曰。良人嗜博。昨賭敗。將鬻妾以償。妾上難。捨慈姑下難。拋幼子不如一死。公問身價幾何。曰二十千。公曰。汝第抱子回家。我明早携錢給汝。夫償債可也。公歸舟。明早訪至婦家。命其夫徧招博徒來。爲償其贖。且戒勿再與其夫同局。僉諾諾。連聲而去。公又出銀三十兩。付其夫。曰。此給汝聊爲生計。汝婦賢孝。願寄爲吾女。予歲常往來。有無尙可相通也。後公過蕪湖。其夫已戒賭。善權子母。居然小阜公再十二年。乃終。年將八十矣。

美洲一。汽船。航行於愛利河中。忽遇火。乘客百餘人。倉皇不知所爲。舵工梅奈特。欲以此船。旁岸以救。此百餘人。遂固執其舵。不動。火益烈。及其衣。則裂之。而投終不易。其位未幾。火燒其身。悉焦黑。猶握舵機。不稍動。船終近岸。乘客悉被救。而舵工死矣。美人至今頌之。

道光時。懷寧伶人郝金官。名噪京師。晚歲還里。至山東。值大饑。人相食。郝慨然以所積五萬金。報大府。願賑饑民。大府義之。將奏獎以官。郝辭曰。我爲伶。誰不知之。果能許我子孫與齊民一體。應試足矣。允之。同治壬戌。其孫同篋捷京兆。乙丑成進士。

勤敏篇

鍾鈺按。春秋傳云。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表記云。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國語云。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佚則淫。淫則忘善。而惡心生。以至書列無佚之篇。詩載蟋蟀山樞之什。皆所以教勤也。說命云。務時敏。魯論云。敏則有功。又云。敏於事而慎於言。蓋爲學與作事。能敏捷。則不至翫歲愒日也。西諺云。今日之一時。比明日之二時。尤爲寶貴。法諺云。舉世界之財寶。不能買已去之時間。克林威德云。人必於二十五歲前。善立一生之品行。霍嘉斯云。才能非他。辛勞與勤懇而已。利差特云。最可貴者。莫如時日。最奢侈者。莫如浪費。時日。康德云。我等欲爲大業。必在青年。訥爾遜云。無機會者。不過志行薄弱者之口實。君子夜寐。夙興。孳孳爲善。人壽不過百年。或成千百世。

之功。可不憤發而興起乎。

昔人云。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戒哉。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曰。吾方致力中原。過於優逸。恐不堪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美國富蘭克林。少時習印刷業。儲金錢以購書籍。偷暇晷。減睡眠。以從事學業。印刷所工人賞金。大都糜費於酒店。富氏絕不飲酒。故腦清而體強。後爲鄉邦尊敬。舉州會議員。立青年學校。創火災保險公司。充全權公使。大著勤勞於民事。與國事。嘗曰。爲政及經商之秘訣。在勤勉與節儉。又曰。精勤者。幸福之母也。

美國公民鑑曰。少年肄業學校。一聞鐘聲。卽離床起身。或入堂上課。所以教人成敏捷之習慣者也。凡人應各有一極準之時計。如不極準者。於事損害匪淺。故人服粗布之服。則可不准之時計。則永不可攜帶也。

公民鑑曰。行事循規不輟。不斷其勢力。偉大非尋常可比。著述家佩爾嘗謂。有一商人。初設店肆。歷數星期。並無一錢交易。其人處之泰然。啓閉其肆。仍依定時。卒之勤勞。所在交易日盛。遂獲巨利焉。司各脫和德曰。每見大軍整隊同行。前列不齊。後列卽爲所累。不能整肅。營

業亦。然。事。之。先。來。者。不。卽。時。依。次。了。結。之。則。後。來。者。積。聚。日。多。遂。致。百。務。蝟。集。無。人。能。爲。清。理。也。

西。國。立。志。編。曰。精。細。二。字。甚。爲。切。要。察。物。當。精。細。出。言。當。精。細。辦。事。當。精。細。格。言。曰。徐。馳。者。先。至。亦。勸。人。精。細。之。意。也。假。使。人。有。才。具。有。品。行。而。常。粗。漏。脫。略。決。不。能。爲。他。人。倚。任。無。論。何。事。不。能。始。終。完。備。也。

美。人。殷。門。斯。者。學。問。淵。博。名。馳。紐。因。倫。全。部。嘗。言。不。勤。動。則。無。秩。序。一。切。事。務。咸。不。能。着。手。故。殷。氏。室。內。陳。設。各。物。咸。有。一。定。地。位。歷。五。十。餘。年。未。嘗。易。置。卽。其。書。籍。文。件。亦。排。列。井。然。氏。嘗。自。謂。有。所。查。考。數。分。鐘。卽。能。畢。事。也。

英。國。勤。儉。論。曰。時。間。之。節。儉。與。金。錢。之。節。儉。同。其。功。用。事。業。家。浪。費。其。時。間。決。不。能。達。成。功。之。目。的。英。人。布。蘭。謂。時。間。之。寶。貴。等。於。黃。金。誠。篤。論。也。

西。班。牙。名。將。司。比。拉。侯。爵。同。惠。遼。士。爵。曰。汝。弟。何。爲。而。死。答。曰。一。無。所。爲。將。軍。歎。曰。無。論。何。等。武。將。以。無。爲。殺。之。而。有。餘。春。秋。傳。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司。氏。其。知。之。矣。

英。國。文。學。家。丟。羅。氏。名。震。當。時。居。家。最。喜。勤。動。冬。令。自。運。煤。炭。隣。人。見。之。曰。子。爲。學。士。而。勤。苦。如。此。不。損。貴。人。之。體。面。乎。丟。羅。答。曰。勞。働。爲。最。有。益。最。可。敬。之。事。我。如。耻。運。煤。炭。必。冬。令。不。用。煤。炭。而。後。可。也。

美國政治家嘉曼羅。九歲失怙。零丁孤苦。被雇於印刷所。忠實而勤勵。大得主人倚信。暇輒從事學業。博覽窮蒐。著述闕富。蜚聲於實業界及政治界。被選爲上院議員。入總統林肯內閣。未受學校教育之孤兒。因忠勤與嗜學。不矜奇不躁進。終底於大成。凡孤寒子弟。尙勉旃哉。

蒲豐。法人也。家富嗜學。惜寸陰。如黃金。思力矯。晏起之習。迺命其僕若瑟。曰。逾寅則起。予當給一銀錢。僕如言呼之一日。若瑟思獲銀錢。屢促之起。蒲豐鼾聲若雷。若瑟遂盛冷水於盤。而潛置其衣底。蒲豐始驚覺。自是若瑟旦旦用此術。而蒲豐晏起之習。卒得改。蒲氏所著物產書。凝思歷五十年。易稿者十一。其日課以九時至二時。爲率。夜課以五時至九時。爲率。卒成物產學大家。

禮讓篇

鍾鈺。按禹謨云。滿招損謙受益。又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說命云。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周易云。天道虧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云。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春秋傳云。卑讓禮之主也。漢文帝云。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西哲司旦。霍撥云。勇敢而輔以謙遜。恆爲至大之膽識。孟德葛云。有謙讓之德。則種種心病可得而治矣。克雷素敦云。謙讓爲萬德之根柢。之生母。中西聖

哲均以謙讓爲重其庶乎終身行之而無失者歟

漢馮異。潁川人也。光武徇潁川。異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二年。薊中反。應王郎。光武趣駕出城。至蕪蕪亭。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雨。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王郎平。光武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異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云。

唐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旣而勃墮水。炯終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多爲名將。行儉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此。

美國公民鑑曰。謙讓之爲物。能保衛道德。而增強之。又能嚴制一切虛誇。使不爲害。蓋吾人如有虛誇品格。卽漸消失。故謙讓一德。咸宜珍視。上自王公貴爵。下迄牧夫走卒。皆無軒輊之可言也。

公民鑑曰。凡眞偉人。無不謙讓。華盛頓。林肯。其例也。華而頓。嘗記烏保德。佐治之軼事曰。烏

氏途遇一人御車而行。車上載物頗重。踣地而倒。烏氏卽解衣攘臂助車上人去其重物。復扶其馬起。再置取下之物於車上。而後其人得驅車復行也。烏氏友人羣責烏氏何自卑。乃爾烏氏答謂。每念此事。如中夜聞樂。快樂無限。爲能盡其應爲之分耳。

普法戰爭後。一詩人作詩讚美毛奇將軍。後將軍報書曰。吾輩得偉大之成功。殆非人力所能機會而已。命運而已。此機會與命運皆爲神所創造。人胡力焉。將軍有功不伐。其謙德良足風世已。

沈京卿起元初署臺灣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責在我。公曰。印已受。是我責也。爭以失察告大府。喜其讓。遂兩免之。

羅馬帝提奧格蘭之歸政而隱於故園也。新帝強之出山。則覆之曰。余若示君以手植之名花。饗君以親耕之麥飯。及余山莊周圍之風物。君必不再三敦促勸余棄此幸福而入世以爭政權也。若提氏者能以勤業禮讓勸其民。國民道德之標準也。故雖歸臥而國民猶不能忘之也。

英人牛登於科學大發明後。嘗有言曰。世之視我何若。我不敢知。第我自視無異爲兒童游戲海灘。偶獲一較美之石。較美之貝而已。眞理浩瀚。猶望洋興歎耳。

美國殷曼生氏曾任教員。學生無不愛之。後遊歷各國。見者大爲歡迎。氏所以得全珠戀愛。

者。蓋其品格端而有禮。無往不然。氏有子名愛德華。嘗曰。尊人道。敬微人。重勞辛。此三者。余父之特性也。余父對於傭人言行和善。惟恐傷其感情。復曰。余父待青年人之態度。親之愛之。從不自以為善。恒若感佩他人。蓋氏之禮貌誠摯。公平終身行之。未嘗或輟者也。

商業篇

鍾銓按。周官司市禁詐僞飾行鬻。慝者。月令云。同度量。角斗。甬。正權。槩。王制云。布帛精麤。不中數。五穀果實。不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而姦狡攬僞之事。無_レ也。泰西重商學。嚴商律。禁樁改良。合羣集股。各公司規模闊遠。信用達萬國五洲。其有徇私利。壞公益者。按律重懲。終身不齒。而濫支虧逃之事。無有也。今中國商業蕭條。利權外溢。欲挽回而補救之。當重商界信用。嚴肥私廢公之誅。庶團體日堅。資本雄厚。可與各國並駕齊驅乎。

西國立志編云。凡正直工人。工事必十分盡心。不肯草率。包辦工程。必務堅緻。製造貨物。必求完實。不特可得聲價。亦必得贏餘。蓋商人不作僞者。名利俱得也。法人巴倫道品論英商。端正真實。是英國利達之根源。我輩或欺詐奸巧。或違理犯分。縱一時獲利。久而不能繼續矣。蓋商品精良。實邦國光榮所係。彼商賈失德。是自赴衰運也。其船舶自各港埠。逐返宜矣。西國立志編曰。英國公爵某者。其祖為倫敦之售藥商。此外如某某諸貴族。則其先皆鞵工。

織工或裁縫工綢緞商冶金匠銀匠其餘經商有功獲列貴族者尙不尠夫彼易微賤而顯達者以其工商之業冒險凌危堅忍耐苦爲人民開生計而後得有尊貴之一日也

美人瓦納邁卡者經營綢緞業其商業主義以增進社會幸福爲原則詳言之即以最廉代價最良商品貢獻於社會者也行至十年蓄積頗巨遂變成一百貨商店顧客無分貴賤購物不爭多少店夥達一萬六千人一年貿易之數約五十萬弗店中規則森嚴使店夥恪守之大略如下一店夥須備有紳士之品格二店夥須知以增進社會幸福爲任務三店夥須先求顧客之便利而後計及商店之便利四店夥須嚴守規則五店夥須守禮儀失信義尊長上扶老幼毋爲非禮之舉動六店夥宜戒飲酒戒吸煙而言動宜靜肅七店夥服飾不求華美八對客宜光明正大廉潔誠懇勿作欺人九偶有錯誤發見無論路之遠近費之大小必改正之以上規則店夥有違背者立即罷免其法良意美如此可爲實業家之軌範矣

法國第一富豪洛加特家之發達實由於其祖安塞耳之誠實安氏於佛蘭堡經營一小店黑遜伯爵嘗出入其家時拿破崙勢力日盛黑遜伯將去其國乃以財產二百五十萬寄存其家兵燹後金利甚漲營業日盛拿破崙敗黑遜伯始歸則安塞耳亡矣其長子求見陳歷年來保管經營之狀附以金四百五十萬伯驚起呼曰天下有若是正直者乎卽進之爲貴族會赴維也納會議遍告其事於衆而忠實之名大著安塞耳子孫甚多至今爲法國首富

美國實業家蘇補那者自少被僱於柔皮商忠勤耐勞有紳士請與合辦柔皮事業蘇氏曰我無合股之金錢紳士曰汝之勤樸誠實與經驗即無上之資本也金錢當自余出議遂成事業非常發達未幾擁有五十萬元之鉅資創辦各種慈善事業捐資亦及五十萬元法國費拉得亞銀行主人奇蘭特者一日逢素識之少年司米斯氏請任工役以資糊口奇氏曰於茲有多石可運往彼處少年努力額汗而盡運之復請任他役奇氏曰可將彼石運回原處其人又盡力運畢奇氏問需工資幾何答曰二角奇氏曰廉哉汝不求多乎如數給之翌日如約而來不遲晷刻再令運石并使運還少年仍盡力爲之其夕奇氏召謂曰汝好勤動能盡職勞而不怨忠實之人也余最愛忠實之人即任以銀行事務倚信頗專不數年間司氏遂爲費埠鉅商

英人沙夫路德少時勤動於祖父之田園不辭勞瘁二十四歲開鍛冶店於波士敦極意撙節冗費黎明而起夜深而寢奮勵異常不數年僱用工人五十四歲財產至四萬五千元嗣後所獲利益除家用雜支外盡以提倡慈善事業至六十歲前後捐助義舉共十數萬元家產則仍止四萬五千元

英人伯來西常忠實於其誓言會承造一橋梁爲大雨所毀損害及三十萬彼既證明非以材料不正之故而致毀則法律上道德上均可不負責任彼乃以誓言故終以私費復成此

橋。

英國職分論曰。銀行經理以衆人貯蓄之金。而購股票。買土地。因貪而敗者。在在皆是。其結果。乃至人亡家破。妻子離散。如英國提伯拉銀行某經理者。擢爲財政總長。投資於鐵路事業。盡喪其資。於是僞造證書。濫發支票。遂決裂不可收拾。終乃徘徊荒野。仰藥自盡。而提伯拉附近之老母寡婦。伏地宵哭者。不知其幾千百也。欲以詐僞救其損失。禍遂及於大衆。遺書其弟曰。余若不離故鄉。若知其失敗而早爲收拾。何至於此。是而今已矣。罪積如山。刑罰所甘受。而目擊多數之號寒啼飢。又何忽乎。

節儉篇

鍾鈺按。大禹克儉於家。非食惡衣。而卑宮室。孔子稱之。春秋傳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魯論云。禮與其奢也。寧儉。檀弓云。國奢則示以儉。范忠宣云。惟儉可以助廉。西哲格言云。浪費者非慷慨也。慳吝者非節儉也。英諺云。黃金生於勤儉之家。巴克禮云。奢侈者國民衰弱之大原因也。斯邁爾云。一切工場。船舶。運河。鐵道。所以養無數貧民者。皆節儉儲蓄之人爲之也。蓋非節儉。無以植品。養廉。亦非節儉。無以濟孤。惇創實業。而興種種公益。范希文。摩爾根之疏財仗義。孰非自艱難辛苦中來。哉。西人以節嗜慾。節飲食爲養生妙訣。則又周公無佚之篇。以勞佚分壽夭之至理也。

司馬溫公嘗有言曰。隻字必惜。貴之本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

蘇子瞻曰。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擲而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因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遂題其廬曰安蔬。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薛文清公在家。賓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賓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必就舟次。回拜之。公府有所遺。必有報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為法。董損齋奉差過華容。造謁劉忠宣公。留之飲飯。麥精饌。惟糟蟹一碟。無他具。董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

董文恪公教曾嘗謂人不可作無益事。不可為無益語。不可用無益錢。又云。刻於己為儉。儉於人為刻。人知儉與刻之分。其於涉世也。思過半矣。

英人勞爾德。倍根曰。勤儉之道。與其競小利。寧省小費。謹貯浪費之金錢。即自立之基礎也。否則己身不能保護。自己更何望助於他人。家雖中產。苟能節儉。常有餘貲。可助他人。彼耗費者不能也。若節儉而流於吝。齷卑鄙。則每致失敗。以寬閔之量。行其仁惠者。處己待人之善術也。蓋欺負人。損害人者。人必欺負之。損害之。施寬大之仁惠。而身榮家富者。世所常見。

也。

英國格伯田嘗集工人而諭之曰。人品有二。種奢侈與節儉而已。試觀工場之廣大。橋梁之備具。船艦之繁多。所以資人生之福祉者。皆節儉而貯金錢之人所造成也。耗費金錢者。爲役使於此人。仰其衣食。伯來的又集工人諭之曰。人欲居好地位。惟勤奮儉約和平。端正四德而已。無此四德而求心思之快。身體之安。決不可得也。

英國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始置郵便貯金銀行於勞動者聚居之地。設一支局。管理貯金事務。英國全境支局爲數四千。貯蓄者達百五十萬人以上。貯蓄額至二千一百萬磅以上。至是貯蓄之風始遍及英境。

美人西華德韋廉之父。曾與氏百金。囑入學肄業。並謂後不再與。西氏挾金入學。一年卽回。百金用罄。奢習已成。其父不肯復與。並不許逗留家內。氏囊無一文。再入學校。刻苦自勵。竟以一班之首卒業焉。復究法律之學。後任爲國務卿云。

英國勤儉論曰。國家之富本於個人之貯蓄。國家之貧亦基於個人之浪費。世愈文明。人愈勤儉。野蠻之人。浪費無度。彼蓋順其奢侈之性。不知所謂預備也。循是以觀。則經濟者。乃由經驗學識積漸而得。吾人欲養成兒童勤儉性質。不外使受相當之教育而已。

英國勤儉論曰。古來稱偉人者。莫不有幾分節儉之性質。能散財者。能蓄財者也。

西國立志編曰。畫家海曼。向人借金。歸金之日。歎曰。古諺云。借債者是借憂也。今吾親嘗之矣。又一少年入海軍隊。海氏戒之曰。己若無錢。決不可借金於人。以買物。借金是自賤其身也。

英國貯蓄銀行。起於伊羅女士。爲獎勵貧民之節儉。代儲少量之金錢。薄殖息金。又創辦慈善銀行。使職工女僕等。皆得加入。其後達西亞人海寧氏。要求政府許可。竟完成貯蓄銀行之組織。

英國農具製造。所有青年勞動者。三人每星期所得。不越五元。彼三人者。用費極爲儉約。劃出賃金之一部。儲爲學資。晝則作工。夜則修學。其後三人中。一爲工業教授。一爲大學校長。又一人爲汽船會社之經理人。

張文端公英曰。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存心於物。不爲害人之事。卽有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養天和。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人常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眞定。梁公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眞養身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扣其術。答曰。予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

卡敦伊克氏者在英國爲衛生學專家嘗就貧民窟中實地調查藉倫敦報紙發表意見論列種種事情依外界之改良足以排除疾病又種痘之實施及中下流社會減少飲量清潔法之普及醫藥學之進步市區家屋之改良皆足以延長多數人生命而於倫敦市之排水給水著論尤詳大都會之市街不清潔時易釀壑扶斯病改良污水溝渠常使市街清潔得純良之空氣與水則病毒自歸於撲滅其效力較醫藥爲多不數年衛生條例發布又新設衛生局卡氏得據其重要職位自後調查報告追加若干條例如農業上利用污水法傳染病預防法船舶檢疫法旅館管理法及排水法種種卡氏願力宏大在慈善事業中實爲罕覩爲衛生改良上起見勸導當世博愛家使爲下級社會建造衛生租屋如皮博特伊寄寓所及巴羅列斯寄寓所皆其間接之結果也

美國有胃病專門之醫師其秘訣惟在節飲食與野外運動而已有一中年紳士多病體羸來請診治則全由嗜肥甘耽安佚所致請與乘車適野故墜其鞭請紳士拾之紳士應聲下車醫師忽驅車過回向後笑且呼曰君徒步而歸晝食當覺甘美又倫敦一名醫有與前同病之紳士就問治療法答曰每日以六銅元爲食品而此六銅元者須以己勞力得之觀此則惟勤與儉又養生家惟一要訣也

意國貴族谷那洛者四十以前多飲多食百病叢生嗣受醫師忠告節飲食屏嗜慾遂完全

爲無病之人。以善於衛生。名重全球。每日所食。不過麵包等五兩。半飲料。七兩而已。竟因淡泊而得長壽。八十三歲。尙登山涉嶺。乘馬驅馳。不異少壯。又心常快樂。好與兒童嬉戲。九十歲。無疾而終。谷氏不僅制口腹之慾。且能克己。養心。嫉恨怨怒。無不愼戒云。

德怨篇 附寬閩

鍾鈺按大雅云。無德不報。魯論云。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祁奚舉其讎。解狐春秋。避之。庶幾以直報怨者。司馬溫公云。遇有恩。必報其爲子。必孝。楊椒山家訓云。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丟過。至睚眦。必報。乃游俠險毒之行。君子不屑也。是以夷齊不念舊惡。顏子犯而不校。周書云。必有忽。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孟子云。橫逆之來。君子必自反於仁。禮故無一朝之患。西哲稽羅云。勝忿怒。如勝勁敵。吉福生云。怒時數一至十。而後出言。若大怒時數一至百。殷曼生云。克己爲剛。勇之要品。公民鑑曰。自制與忍耐。爲人生所最要。君子涵養功深。度量闊遠。尙何薄物細故之足攪其慮乎。

趙王以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懼殊

甚。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漢寇恂爲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爲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懽。結友而去。

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爲將。光弼恐見誅。乃跪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卽薦爲節度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宋王隨未第時。貧甚。遊於翼城。道人飯金。執之入縣。有石務均者。其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於其家。其母尤加敬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逃竄。他日坐事。縣令捕之急。往投王。王封一銚銀。葬務均。母縣令聞之事。得少解。尋王爲參知政事。奏

補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此所謂不忘一飯之恩云

美總統林肯幼貧困有阿姆斯朗者其妻杏納心仁慈撫林氏若己出衣食皆爲經紀林氏寄居其家視阿氏幼兒若其弟然數年後林氏出業律師阿氏病歿其子以殺人嫌疑爲官吏所捕林氏細審案情知阿氏子無辜被累決意爲之營救設法使審判展期搜索證據求酬宿惠審判之日林氏竭力辯護歷述種種證據以明阿氏子之無辜復述寡母孤苦情形衆聽俱動庭上陪審諸官卽判爲無罪盈廷歡呼忽見衆中有一人擠出淚懸眉睫向律師表感謝之忱者則寡母杏納也數月後林氏造謁杏納杏納數請受其酬謝林氏辭曰余決不受一文之酬孀母有使余樂盡力而不願索酬也受人之惠永不遺忘美人因而敬愛林氏奉爲美國仁心俠德之一人

彭剛直玉麟微時嘗投其遠戚某氏某拒不見公怏怏而歸發奮讀書遂以顯達某氏懼負荆請罪公曰吾之成名爾激成之吾方感之何仇之有乃厚贈其人而使之返其人旣歸則見饋物之中有扇一柄公所手書也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勿以待我者再待他人也張公待問爲山東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憑世廕大爲邑患縣令莫敢較張一日承令乏適伯達以訟至庭卽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爲本路轉運使或勸自免去張曰盧公賢者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賴

君懲之變節爲善士矣。爲發薦章而去。待問固不愧名宦士倫。亦賢大夫也。

粵有黃某者。大賈也。性慈善。見貧窮者。恆資給之。布商某家貧。上有老母。常累日不舉火。黃見而憐之。與以金。亦不甚謝。且輒至黃處。索布帛。携斗米而去。未幾。布商母死。黃力爲營葬。事畢。布商辭去。音信杳然。邑有富室某者。與黃有隙。忽被盜劫。遂呈宰控黃爲同黨。遂捕黃。及出獄。家中落。一日。布商登門。見黃驚曰。君何一寒至此。黃具告之。布商出百金贈黃。數日後。當復至。幸待我。及數日。布商果至。負擔者絡繹於途。纍纍然。皆黃金也。黃大驚。却之。布商怫然曰。吾昔日受君財。曾出一言相謝乎。何今日見拒之深耶。黃不得已受之。尋成鉅富。張京江入相時。其府垣外有隙地。鄰有興作者。越用之。家人以書白公。公還箋曰。千里來書。止爲墻讓。他幾尺也。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李文定公天馥。廉靜寬和。尤慎刑辟。每預庭議。務持平。同官或厲聲色。公笑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可也。昔宋韓魏公與范文正公同朝。偶論西事不合。文正拂袖欲去。魏公從其後。呼之曰。希文。事豈不容商量耶。休休之度。公實同之。

錢文端公陳羣。父綸。光有潛德。嘗曝麥於庭。有老蒼頭竊取去。稚子見之。以竊告。贈公曰。渠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飼鷄鶩也。何云竊耳。戒勿泄。蒼頭聞之。感泣。自陳。贈公好言慰之。

山右陳翁。相國文貞公祖也。家貧。舌耕爲業。積修費四五十金。族子某素知翁所積。乘夜潛

入翁睡未熟。覺而攪其袂。火燭之見。是某大驚。息燭。低聲問曰。汝奈何。作此醜事。答曰。歲暮饑寒。交迫。翁遂取積金。盡付之。磨令速去。某自得金。勤儉經營。居然小康。

英國惠靈吞侯。對於將士。有過使之改善。卽已不爲過苛之懲罰。有士官失禮。敵前應交軍法會議。侯但使辭職不復究治。後語人曰。余當日執彼付會議。不過得免職處分。使彼自行辭職。結果相同。惟彼應得罪名。可免暴露於世。實開彼自新之路也。其宅心仁厚。類如此。

美國有一紐約婦人。附火車往費拉待費。入一車廂坐焉。有一微胖之人。坐其前。出雪茄吸之。煙氣四騰。婦人作色語曰。車有煙廂。此廂不准吸也。胖人不語。卽將雪茄擲之窗外。未幾管車人來。告該婦人。謂此係格倫德將軍所包之廂。彼何爲入之。婦人異常惶愧。急欲引避。將軍則仍如前態。與擲煙時無異。

光祿王西莊先生。鳴盛家居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醉罵王氏之門。門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詣先生家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却。不怪。但以後。醉了。若罵他人。恐致獲咎。無賴子惶恐而歸。戒酒終身。先生涵養如此。宜其瞽目復明年。躋大壘也。

吳縣潘長公。爲芝軒相國之父。除夕。有儉兒入暗室。潘君入戶。猝不及避。視之。是隣人某。以嗜賭故。計窮而至。公因給銀十兩。勸習經營。某得銀後。改邪爲正。設小肆。家漸以裕。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德器厚重。京師有無賴子。乘醉隨公輿後辱詈。公若不聞。無賴子隨至邸第。詈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詈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卒爲善人。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六 巾幗嘉話

無錫楊鍾鈺編輯

孝親篇

鍾鈺按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左右佩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病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扶持日進甘旨有命之應唯敬對子婦無私貨無私蓄不敢私假私與蓋女子未嫁孝父母已嫁孝舅姑其義一也北宮之女嬰兒子撤其環璫不嫁以申孝養此未嫁而孝於父母者讀葛覃篇云言告師氏歸寧父母文王后妃告女師爲請歸寧此已嫁而孝於父母者思齋篇云思齋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周姜爲太王妃太任爲王季妃太妣爲文王妃太任孝事其姑太妣亦孝事其姑而子孫昌熾多賢此已嫁而孝於舅姑者至采蘋篇爲季女夙宗廟之詩采芣篇爲夫人助祭祀之詩肅肅雖雖勤儉孝敬此闔範之最要者也亦齊家治國之本也

漢太倉令漚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入官婢以贖父刑罪

文帝憐悲其意爲除肉刑。

岳武穆女許配高東溪第四子武穆被收女方幼遂抱銀瓶赴井死世傳銀瓶小姐是也按察梁大用作亭覆井榜曰孝娥劉瑞銘之略云天柱隸日爲月禍忠烈父冤莫雪抱瓶赴井泉化血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泉可竭名不可滅。

楊香楊豐女也隨父田間刈稻豐爲虎所噬香年才十四身無寸兵遽搃虎頸虎奔逸得免太守孟肇上其事詔旌門閭。

聶氏女年十三隨母采薪虎攫母去女持刀從後追虎抱其頸刺殺之屍得全。

元成宗太后宏吉刺氏初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湏女子曰馬湏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卽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湏飲世祖世祖旣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爲人家婦豈不美哉後納爲太子妃姓孝謹善事中宮執婦道甚謹後尊爲太后。

王元姬東海鄰人也父當魏中領軍蘭陵侯年八歲誦詩論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年十二期卒元姬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後爲文明皇后。

隋木蘭魏氏亳城人隋時北方多事朝廷募兵木蘭以父當往而老羸弟妹俱穉卽市鞍馬

整甲冑請於父代戍歷十二年身接十有八陣樹殊勳人終不知其女子後凱還天子嘉功除尙書不受懇奏省覲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事聞於朝欲納宮中曰臣無嬖君之禮以死拒之帝敬憫贈將軍諡孝烈

張義姑者桂林衛鎮撫張福女弟也年十五福卒福妻劉有子輝方六歲家無所遺劉遂改適張親撫輝因不嫁爲輝娶婦生王玉生策節節並膺鄉薦簡三子亦繼鄉舉有詔旌義姑節孝建坊立祠後子孫簪纓鼎盛公卿皆爲序傳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勤織紵父勤漁於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雷父屍浮出鄉人異之歸贈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

賈孝女漢州郾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元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尙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元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閱歎詔并免之

趙大娘奉化趙鎮之女父母連喪弟淫幼女念無撫淫者遂誓不嫁育淫成長及娶生子曰英曰豪士夫皆重其德欲令歸貴族而弟旋沒女又誓不嫁撫其二姪宗祀賴以不墜人稱義女焉

黎道娘。番禺人。父瑛鎮卒。弟庶方在襁褓。道娘矢志不字。母強之。對曰。母寡弟幼。何忍背棄。元末寇掠邑里。扶母挈弟。奔山谷間。紡績以供。母卒。哀毀幾絕。年八十四卒。子孫世思其德。建祠祀之。

葉妙清。右衛千戶榮女。早喪母。茹素十餘年。初榮累征討。功拜前官。臨歿語女曰。吾出萬死得一官。今死。子震幼弱。族人將不利於震。汝其若之。何。女哭。應曰。請得侍我。母長我。弟令嗣。父勳終不婚。媾去。以遺父。憂榮歿。媒氏至。輒峻拒之。伯子麟果欲奪震官。百計誘女嫁。女剪髮碎面。示志勤女。紅至夜。分不寢。以給衣食。竟育震。成襲終身。不嫁。餘杭鄒翰爲著孝烈傳。桂林西鄙峒蠻女子。指髮跌跌。袒臂以爲美。獨鳳凰峒主女咬兒。效漢裝。習漢文。郵致經史。子集。闢精室以讀。逾年。諸峒亂作。黠者挾鳳凰峒主以應清廷。命岑氏督桂。平蠻亂。盡繫諸桀。乃至鳳凰。見女所居。玉籤檀架。居然海內藏書之府。乃出女。父而招女。見山花寶髻。石竹羅衣。丰度嫵媚。檢袵乞貸。父罪岑置不答。問女曰。而能讀乎。女曰。能。岑命試誦。女悽然誦曹娥之碑。音節悲鬱。雙淚汎瀾。更命作韻語。女泣辭曰。阿爺在縲。綆方寸如焚。雖被鈞命。蠻女不能應也。岑肅容起曰。不圖蠻方生此人。瑞令孃父。雖有罪。予當爲令孃釋之。女三檢袵以謝。岑命弁送。歸宥女。父謂曰。依法叛者族誅。今因爾女。宥爾好令峒民樹良模焉。翼日岑氏書天南文瑞之額。命弁鼓吹送女所。

萬義顯。鄞人。指揮僉事。鐘女也。兩兒皆襲職。力戰死。旁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氏。吳氏。皆盛年孀居。吳遺腹僅六月。義顯旦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絕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已果生男。名全。義顯乃與諸蔭共守名閥。來聘皆謝絕之。訓全讀書。迄底成立。全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並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著鄉人。重之。稱爲四忠二節一義之門。

慈谿姚啟九之女。年十六。母陳始生子。未周歲。父母相繼卒。母將死。謂女曰。此呱呱者。汝能保之乎。女泣受命。母沒。乏乳。易粉粢飼之。或勸之嫁。女曰。無我則無弟。無弟則父母無子。我惟承遺命。保弟成立而已。父母葬。弟就傅。及婚。資皆女十指出之。及弟有四子。始欣然曰。父母安矣。卒年六十五。其弟裔世祀之。

孝女佐藤子者。日本岡山縣人也。父歿。母憂。鬱成病。三姊皆嫁。近村獨孝女。不嫁。以養母。借田而耕。力農。稼以供朝夕。春秋佳日。則負母坐田畔。樹蔭觀已耕。耘每食必具甘旨。已則粗衣淡食。每夜母就寢於枕邊。流里隣。趣事以慰之。爲之摩脊。揉肩。俟其睡熟。則於燈下。勤女紅。宵深方臥。人勸養夫。則泣對曰。他人豈能安母心。我惟勤身終養而已。母歿。悲慟甚。葬祭盡禮。

孝女白山伊與者。日本能登圍人也。父就役水兵。母病。目喪。明時。孝女年十二。販魚養母。養

志承歡一鄉稱其孝行。父凱旋回家，母述其女多年孝養，故已得至今存活，父爲感泣。張婦黃氏，父節無嗣，以女贅壻張，以爲養女，順承父志。夏月扇枕席，冬溫被，甘脆必調，補綴必周，心思所經營，手足所運，蹈惟知有父而已。是以父年期頤，既安且樂，忘其身之獨也。奕城李大妻甄氏，孝於舅姑。姑一日出，往次子家，甄氏隨侍，不忍去。姑命還，甫三日，甄氏忽心動，舉身流汗，少頃果有來告其姑病篤者。甄氏往侍疾，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卒。旦夕悲慟，不輟。里人稱爲孝婦。洪武中，詔旌其門。

唐襄城公主者，文皇帝女也。適蕭銳，性孝睦，動遵禮法。有司請爲營別第，樹闕如制，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宮則定省闕焉，敢卽安乎？帝悅，命卽第門列雙戟表焉。

俞堂妻胡氏，家甚貧，翁老年瞽目，且病瘋痺，堂備外不歸，胡旦夕奉翁起居，一切皆躬執之。伺翁寢時，紡績易食，取精好進翁，而自食粗糲。如是十年，翁歿，竭力營葬，邑人稱爲孝婦。余基妻吳氏，所事繼姑，并白炊，澣皆躬親之。進羹飯於舅姑，甘食則喜，否則憂。舅姑或諍語，跪泣請罪。繼姑所生子婦氏，敬之終身，無間言。基出不歸，繼姑病彌留，思基不置，既而曰：有孝婦在吾目，可瞑矣。人謂基得成純孝者，婦助之也。

諸生王步武妻仲氏，武歿家貧，姑陶氏哭子失明，仲以紡績養姑起居，必扶持之。親奉飲食，姑老齒落，肉必爲糜，以進瓜果，取漿飲之。寒則抱姑，溫於懷，暑扇其枕席。姑雖熟寢，不去左。

右姑嘗曰。余慮賢婦勞苦心不忍也。有司賜以肉帛。累爲旌表八十四歲卒。
南宮縣郭氏。白圭母。值洪武時。南北兵爭。民艱於食。郭恆采草木實以自充。儲甘旨以奉舅。
姑恆訓其子圭曰。孝莫大於顯親力學。績文建功立業。造福蒼生。得爲良臣。斯可爲孝子。圭
謹受教。後居官。所在有聲。名垂竹帛。皆夫人教也。

明曹均昂妻經氏。翰林編修義之母。年十餘。擇配昂。育於曹氏。舅姑喜其孝。鞠之如子。氏性
溫靜。既合壺。克盡婦道。姑恆有疾。夙夜扶持。進食製衣。必致豐美。自奉殊薄。諸兄弟昂最幼。
歲大飢。家日窶。諸兄皆有蓄。各異居。族人或憐昂獨貧而不與較。氏曰。姑老如較。論姑必不
安。昂以爲然。姑嘗語族人曰。吾幼婦。孝我當依之。終老。氏躬紡績。助衣食。或終夜不寐。族人
咸重之。或見有悖戾女。則相戒曰。盍效經氏。姑臨終謂曰。汝後必有婦。如汝居姑喪。哀毀骨
立。子男五人。寧實華琛皆能孝。親篤於兄弟。義其季也。以力學取科第。

章可繼妻蔡氏。性至孝。事姑謹。凡左右之奉。必親。每日必問所嗜。或遇姑怒。必跽而請。姑色
解。乃起。及翁歿。姑多病。乃請於夫曰。吾不能侍君左右矣。遂爲夫置一妾而已。與姑同起臥。
歷三十餘年。如一日。鄉黨莫不稱爲純孝。姑年九十終。

宜家篇

鍾鈺按詩桃夭篇云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女子在家則敬兄嫂愛弟妹已嫁則和妯

嫗慈甥侄以及相夫睦族克儉克勤均宜家之大端也采蘋篇頌有齋季女而筐筥
鐘釜事必躬親彼穠篇美王姬車服之盛不敢挾貴以驕夫家而能肅且雖車塗篇
燕碩女新婚而曰德音來教至若鄭風雞鳴望君子以親賢齊風雞鳴助其君以勤
政千古淑女賢婦未有不宜爾室家者故曹大家女誠有和叔妹章宋若昭女論語
有事親營家待客諸章洵乃可法可師泰西女校櫛比重德育通書算兼習女紅烹
飪蓋以治家爲婦女天職非此無以稱內助之賢耳

張奉妻袁隗女也隗送女奢麗奉不禮妻前跪曰家公不以妾顏陋使侍君巾櫛君欲如梁
鴻之高節妾當懷孟光之微志乃悉徹嫁時衣物著縵巾執紡具奉乃納之

晉王渾妻鍾氏字琰太傅繇曾孫也宏雅博覽有法度爲中表儀則渾弟湛妻郝有操行鍾
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四川都指揮使胡淵之夫人范氏能安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以儉勤率下戒子
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姊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能調節擲量
皆得歡心見其子綜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爲酒食延留久而不
怠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鬪牆操刃少娣始嫁

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卽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餽，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管之，尋以告嫂，引罪歲餘。四嫂自謂曰：五嫂大賢，我等非人矣。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天章閣待制施昌言妻徐氏，靜海人。七歲喪母，哀甚，欲自投水，火爲父兄抱持而止。事繼母以孝聞。歸施氏，事姑謹，綉縫烹飪，必飭寒暑飲食。必時姑亡，哀毀得疾，踰年而後能起。教五男一女，不以愛故弛其勞。遇婚姻宗族有禮而逮妾媵僕婢，甚恩。既卒，咸悲哀思之。歐陽修曰：生而善可稱，未若歿而遺思之深也。可謂賢矣。

南宮縣孟氏，白圭繼室。撫前夫子女，不啻己生。圭任陝西按察副使，鄉人有爲屬縣令者，瞰圭出按事，以重幣來。孟曰：公素勵清操，豈宜有此却之？及圭轉浙江布政使，每以隨夫宦邸，不得侍舅姑，爲不樂。歲時裁衣致遠，必躬自縫紉，嘉味非速壞者，未寄不敢先嘗。常曰：人家子弟，其母多庇護，則子惡日縱。故諸子有過，必告圭懲之。其遇諸婦，尤有禮法。中饋皆使親執其勞，雖居京師，躬事蠶績。曰：諸婦皆出自貴家，吾使知成之不易，庶幾能儉約也。圭有軍功當蔭，或以孟所生子爲言。孟曰：鑽非吾出，實居長，不可易圭卒。諸子家京師，十餘年，逾

千指內外肅然。夫居將相子女皆貴。無敢驕佚。孟氏之教也。

英國勤儉論曰。家庭整理爲女子之責任。故女子之性情品行及管理才爲構造家庭快樂

之原素。裴斯達曰。女子有勤儉仁恕之美德而更長於家政。不啻一家之重寶。良非過論。

英國勤儉論曰。婦人女子須有生理學智識。則其養育小兒常不失健康。卽性質亦近良善。生理學外以家政學爲必要。尤以適用算術爲不可缺。婦女不習算術必至支出浮於收入。陷於負債之境地。或衣服費過多。則食物費及教育費因之欠缺。其家政必至紊亂。是皆家族墮落之原因。此外則縫紉與烹調亦爲最要。

澤陽王叟某生子懋修。廩生常遠。就舉比女名大姑。適某生。患瘵死。女兄遂迎之歸。捻賊將至。叟呼衆遠遷。各戶咸營輜重。女曰。倉猝出奔。全賴牛車兼物行。則滯不若掘地藏物。單車載人衆。如所謀。舉族行。遇賊於途。徧搜括。無遺帶。大呼曰。家資匿何所。不獻者斬。無救。衆皆殺。女含笑下車曰。大王無怒。若皆農家子。非善語言者。我卽彼族司筭鑰人也。如從我往。十萬金咄嗟辦。捻大喜。隨女行。女略反顧。示衆令遁。衆皆兔脫焉。從行里許。至一大村。詭云。已宅破。鍵入。女曰。大王等少憩。納涼待我。詣內煮茗。然後具畚鍤。先掘我家。再掘他家也。賊笑。頷之。久之。瀟若人不出。奔內搜閱。女已挂梁上。體冰而僵矣。賊思淫其尸。甫解下一賊。大呼倒地。頃刻斃。知貞烈不可犯。羅拜而去。女兄懋修時正解館歸。則家人已昇女尸。回生枕。

股大慟。既而大笑曰：吾有妹矣，舍一己命全二老命，且全闔族命，節且孝烈，且智，舍吾妹誰能兼之？嗚呼！

浦陽鄭楷妻洪媛，五歲時母病，泣禱於神，請以身代。父娶後母，曲意奉承，事之如己。母年二十歸楷，姊妹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善得姑心，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至，媛奉姑出，匿鄰人室。姑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

義烏朱震亨母戚氏，蚤寡，事舅姑，孝敬訓子，恩而嚴，脫簪珥資之學，無倦。遇娣姒，和視。如己。子理家政，井井稍益裕，而父紹貧且病，迎就養，烹藥進食，睦不交者三月，病乃蘇。畱十年，乃卒，喪葬費悉庀之。母兄死，育其三孤，朱羣從女貧者，畢撫嫁，嫠俗貧家產子多，輒溺不舉。母以倫理訓，飭以粟帛，飲之賴以生者甚衆。後年八十又三子，頽白前侍，諸孫林立，母言必書史聞者敬慕之。

教子篇附慈他子

鍾鈺按春秋傳云：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魯論云：愛之能勿勞乎？漢書云：遺子黃金千斤，不如教子一經。西諺云：愛子者當令旅行於外，力任艱辛，苦以磨鍊，其身心英諺云：父母之德行爲子女最良之遺產。溺愛子女之人，他日必貽後悔，斯

科直云以教育遺子女爲最上之產業以金帛遺子女名爲愛之實則害之家庭教育之不可缺如此雖然其身正不令而行父母之遺傳家風之清白又燕翼貽謀之要素也禮繼母如母嫡母亦如母則視前子庶子當如己子大雅云太妯娌微音則百斯男周南列螽斯麟趾等篇言太妯撫諸子盡如己出能養能教子孫多而且賢也漢明帝命馬后撫賈妃之子曰人生不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馬后劬勞過所生章帝亦孝慈罔間播美史書華盛頓之母馬利瓊氏富蘭克林之母福爾吉氏均善撫前室子女飲食教誨與己子無異門庭雍穆爲全國軌範嗚呼可不謂賢乎

鄒孟軻之母仇氏三遷其居以教孟子卒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游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乎斷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孟子懼且夕勤學師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母道矣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問故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

謂孟母知婦道。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今子反是。爲臣不忠。是爲子不孝也。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歸罪於宣王。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

漢雋不疑母。昭帝時。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舉女也。嚴肅儉約。歸柳氏三年。斥綾羅錦繡。不御。每歸。覲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嘗自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大參政蘇易簡母薛氏。以賢德聞。宋太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之曰。母何以教子成令器。薛頓首曰。幼惟約之禮法。教之詩書。帝太息曰。眞孟母也。

蘇明允洵妻程氏。眉山人。好讀書。識大義。明允少豪不悅學。中歲發憤。程曰。君苟務學。我不以治生累君也。罄服御鬻之。治饌。餽而明允得篤學。二子軾轍幼。親教之。軾嘗夜讀。東漢范滂傳。聽請曰。兒願爲滂。夫人許我乎。夫人喜曰。汝能爲滂。吾不能爲滂。母乎。後二子皆忠直。敢諫。爭母教。然也。夫人善治生。饒給。則歎曰。積之將。愚子孫。姻孤窮者。悉嫁娶。振贍之人有。

急。關。焉。其。沒。也。家。無。一。年。之。儲。

虞集母楊氏。集處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日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及長名位顯達。

皇甫謐母任氏。無子。以侄謐爲後。謐年二十。不悅學。遨蕩。一日得瓜果。以獻任氏。曰。孝經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目不存。教心不求。道何以慰我心乎。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歟。何爾怠逸之甚也。因流涕。謐感激就學。遂爲名儒。

李二曲先生。父討賊力戰死。母彭欲身殉。以子幼。含淚撫之。或謂彭曰。可令兒傭工。或給事縣庭。彭不可。令先生從師學。修脯不具。皆謝之。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先生年十六。粗解文義。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先生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從人借讀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觀。其論學曰。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在悔過。而必自靜坐。始靜坐。乃能知過。知乃能悔。悔乃能自新。與孫夏峯黃梨洲並稱三大儒。

康熙初。荊州王某。故貧士。妻早喪。遺子三歲。而母且老。繼娶某氏。頗孝。謹撫前子。埒已出。踰年。亦舉一子。吳逆之亂。居民奔竄。王謂婦曰。我負姑。若抱子兩男。須棄一。庶有濟。幼子方襁。

裸非人無以生。長兒能行。從自適。可耳。婦曰。否。我可再育。長兒母已死。戕其骨肉。不仁。吾寧舍己子也。乃嚙指血。書姓名。繫兒臂。擲諸道上。竟抱長兒去。王不及顧。負母行。比亂定。歸廬舍。蕩然。幼兒已不可跡。王大慘惻。而婦殊坦然。蓋恐滋王威也。如是二十載。長兒質椎魯。罔克家。王歎曰。脫幼兒在。詎至是。一日。有僦人馳書至。啟緘。則幼兒名。蓋棄擲時。有軍官挾之。去。鞠爲子父。沒襲職。位總戎矣。親血書。陳情。迎養時。王母尙存。王夫婦奉以就養。長兒仗弟力。拔入戎行。亦官守備。

英國格蘭斯頓之父名章。性情慷慨。於社會事。多所盡力。舉爲議員。有功於時。母爲塞爾特人。塞人富血性。風俗優美。故其母亦慈善。格蘭斯頓少時。母訓甚嚴。有所談話。必窮究道理。無論事之鉅細。靡不詳加討論。卒能養成格蘭斯頓優美之思想。爲世矜式。故人稱格蘭斯頓者。尤頌其父母。

英國小學生烏陵金者。作函請於父曰。同學每星期費零用一元半。請父照給。父復書訓之。曰。一元半之金錢。可購馬鈴薯百六十磅。可供貧民九人一星期之食。貧家兒一星期所食麵包。價二角五分。一元半可養貧兒六人。國民學校每人每星期學費五分。一元半可教貧兒十五人。貧女兒學裁縫及書籍。如之。然則每星期一元半之金。大可救濟貧人。又或以一元半購古文讀本。博物書畫各種新書。大可增汝學識。吾願汝爲貧民及自己計。其福利不

願汝效同學。糜金錢於燔豆燒芋之用也。教其子節費濟貧。化無用爲有用。旨哉言乎。錢文端公陳羣母陳太夫人知書工繪事。嘗鬻畫供饘粥。公少承母訓。有夜紡授經圖。嘗奏及之。並以圖進。高宗賜題二絕句。有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之句。顧亭林先生炎武崑山人。本生父同應。有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先生爲後母。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受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誠先生勿事二姓。溫州章文寶聘妻某氏。未成婚。先納一妾有娠。而文寶病且死。氏力請於父母。往視之。文寶一見卽逝。氏哭盡哀。棺殮畢。撫妾守喪。妾生子。綸。愛如己出。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遣就外傅。後官禮部侍郎。景泰中。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氏謂綸曰。汝能直言死職。吾雖爲官婢。無恨也。綸遂疏入。忤旨。謫戍。氏怡然。天順初。復綸官。終養。氏嘗爲詩見志。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繡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人傳誦之。

湯文正公曰。教子弟。只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有省悟處。課子溥等。讀書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鏡江鄒公眉觀察。少孤。太夫人青年守節。教子成名。觀察十一歲時。鎮江大旱。府尊請城鄉富戶捐輸賑濟。鎮江最富者二三百萬金。觀察家財僅二萬金。太夫人命曰。兒日後能成人。萬金亦可度日。偷不成人。雖百萬家財亦奚以爲。今乃荒年。正好行善。今日到府尊處輸銀萬兩可也。觀察唯唯。及到府廳。遂寫捐足銀一萬兩。咸詫之。府尊曰。聞君家財不過二萬金。今寫捐一萬兩。乃誤乎。觀察對曰。奉母命。安敢誤寫。衆均以爲疑。遂同觀察造門。其母著老僕出。回復府尊捐銀一萬不誤。因此各富戶踴躍捐輸。皆鄒爲之望也。

王母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妻有子博。有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子曰康。曰稚。曰芝。女曰始。曰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若一。前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前子。博好寫書。姜手爲作表。裘門內相化。動行推讓。博妻楊及博子遵。婦張服。繼姑之教。皆有賢訓。季姜敕康稚之婦。事楊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內外冠冕百有餘人。王氏遂世興。可爲繼母之軌範矣。

漢翟方進。年十三失父。辭後母。欲西學長安。母憐其幼。隨與俱。方進從。博士受經。母織屨。給其資用。十餘年不怠。後方進至丞相。封侯。母尙在。供養勤備焉。

魏芒慈母者。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子五人。皆不順。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子齊衣食起居。甚相遠。前妻子猶不順。於是前妻中子犯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朝夕勤勞。以救其

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孝母至甚也。何爲勤勞如此。慈母曰。其父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子。可謂慈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

晉陵秦閏夫繼室柴氏。甫生子而閏夫卒。病且死。以前妻子爲託。家日落。柴辛勤績紡。撫二子。篤恩遺就。學督教之。至正中。晉陵盜作。前妻子爲賊得。在賊中。官執之。論死。柴引己子詣官。訴願以代。次子亦請曰。從賊者我。罪何可加。兄瀕死。不易言。吏疑次子非柴。出訊他囚。知之。乃太息曰。婦不忘夫。命信也。子赴死。成母志。仁也。上其事。免之。旌門復衛。

華州張巡檢禎之妻姚氏。生三男。善養善教。里人稱之。有妾侯氏沒。遺孤兩月。姚撫若己。生五十。猶下乳。夜抱以臥。人由此訝之。姚言動端。肅郡守表其門曰義婦。

仁恕篇

鍾鈺按周南。樛木篇。頌后妃逮下之仁。麟趾篇言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公族胥化爲仁。厚騶虞篇。實文王型于之化。遠被南方。而仁民之餘恩。兼及於草木鳥獸。衛風美戴嬀之德。曰終溫且惠。禮內則云。擇諸母之寬裕慈惠。溫良恭敬者。使爲子師。婦德之重。仁恕自古然矣。後世如長孫后之於唐宗。馬后之於明祖。皆勸以仁慈。

勿殺雋不疑之母。歐陽文忠之母，亦以寬仁博愛播美簡編。近泰西婦女類以慈善爲天職，如英女士細造姆建婦女職業學校，救失業貧女千數，英女士來廷革兒救助孤癯，無告設看護婦學校，組織赤十字會，英女士加達本設感化院及職業學校，振拔無數貧寒子女，美女士琦基斯遊說各國改良監獄醫院及盲啞瘋人養老孤兒等院，澤流罔極，名滿寰區。其他女慈善家更僕未可殫數，吾國女界可以聞風興起矣。

唐太宗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商略古事，因而獻替益宏，多訓諸子，以謙儉爲先后得疾，與上訣，勿以外戚處權，要勿以邱壘之勞費天下，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

唐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四夷，又營翠微玉華等宮，所費巨億，妃疏諫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墳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厚賜之。

明太祖馬皇后，滁陽王郭子興養女，在軍手緝衣履，以給將士，常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若殺掠以失人心，雖其身亦難保也。帝初

爲郭氏所疑。賴后調停得免。於患帝比之唐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性恭儉。既貴服澣濯衣。每製衣餘帛爲巾。禱以賜諸王公主。曰。生長富貴。當令知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物也。

明成祖徐皇后賢德恭謹。有婦道。喪高皇后。哀毀異常。蔬食三年。遇命婦入見。卽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今諸命婦可不思有以翼贊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無窮矣。疾劇。帝臨問。后曰。天下雖定。生民未大休息。惟上矜念之。

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而事母極孝。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製袍。爲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爲油所污。時估貴重。工不能償。自經不死。鄰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暮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成玷。情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制一袍可也。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人咸以爲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

潮陽周文學瑤妻郭氏。通經史百家。能爲詩。與瑤相敬如賓。元末大亂。盜賊蠡起。從瑤至溪頭寨。居焉。明太祖定天下。命俞良輔南征。寨人未附。俞將剿之。郭氏乃作頌一篇。遮道上之。略曰。將軍開國之武臣。早攀鳳翼。附龍鱗。將軍高名邁千古。不滅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聖

主恩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去歲壺陽屯戍時下車愛民如愛兒欲爲將軍紀勳績磨崖勒盡韓山石良輔得書大喜郭因力言寨人無反狀良輔曰此賢女所居其民必馴磨兵去溪頭寨得免誅夷郭氏修辭之力也有子三礮礪礪皆顯祿於朝郭氏壽百二十餘歲

英國軍人及實業界一聞女慈善家梅麗之名無不同聲感戴梅麗初在布多創設一感化院自爲監理數年成效卓著至傳播德教於國中雖極污穢之貧民窟爲警察吏所不入者梅麗亦常巡視其間詳審細民慘狀多設貧民學校以收容彼輩子女後著爲論說公布於世英政府採用其計畫建設職業學校及感化院多所至開拓慈善事業則有諦薩姆夫人率領國內失業婦女移住印度濠洲建設女子職業學校且爲謀相當職業數逾千人以上

英女士俾託夫人者勤勤於麥酒店賤且勞者也然以化民淑世爲己任謂無論境遇如何當盡力於改良風俗故與父看慈與子言孝與鄉人言勤恕爲惡者勸其遷改孤惻者爲謀樂利人人愛之敬之老幼羣集其店以聽訓誨女士幼孤伯父母撫如己出伯父家雖富以崇儉戒奢爲家法從不談服飾之美不涉遊戲之場故俾託夫人德器成就大異衆人至論名言聞者感動一鄉胥化爲善良

英國額勒斯林遏者。能古士燈塔之女。丈夫也。塔在弗昂羣島。某夜有一汽船。遇颶風。觸岩石。船糜碎。下沈。有船客九人。攀船前部。呼號求救。額勒斯請於父母。欲以小船往救。父母慮不得生還。女請至再三。竟縱身躍入小船內。其父解纜從之。逆潮而上。瞬息抵火加斯。岩其父攀登。岩上省視。難人女則往來遊弋。使船身不致與岩石相撞。彼九人得老舵工扶助。竟平安駛回。能古士燈塔額勒斯勇敢之行。爲傳達英國內地。英人皆大感動。某劇場欲編演其事。聘女登場操舟。日給酬金二百圓。女辭不赴。彼真實之善良思想。見者皆稱道不衰云。西國立志編曰。現英國婦人多委身慈善事業。爲貧民之救濟。常出入陋巷中。爲病人之看護。盡力於貧女者。則有瓦葛夫人。盡力於墮落婦人者。則有維意克斯夫人。盡力於海陸軍人者。則有諾賓夫人。

尹侍。耶元孚之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人口授論語。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事母尤篤。孝在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跽而請罪。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日用外多布之治所。爲濟物利人之事。出知襄陽府。漢水暴漲。壞護城石堤。公督修。凡十里分植。巡功民忘其勞。嘗攝荊州府都統。將兵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公奉母命。竭誠修禮。以請卒改令。以船濟。尋擢鹽政。導商民節儉。尤屏絕餽送。太夫人通文史。憫民俗。怙侈。縱逸。作女訓。質言以劫。恣之陋俗。丕變。調撫河南。命州縣皆分四鄉。

立社學。簡有齒德者爲之長。每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奇妄。爲患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大行。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公兼用富文忠趙清憲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俟東作。資送還鄉。太夫人率公規畫。至廢寢食。災民無一出河南境者。又布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勸農而靖民。嘗奏報勸諭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其他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表前賢遺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公皆奉母命出私財。將事其在鄉。則族人皆授田。使自耕以食。立義倉。學拯危。掖困。不可殫述。自古賢母必稱陶歐。若尹母之慈祥。惻怛。固可與陶歐鼎峙千古矣。

美國伯里曼女士。蚤歲多病。致盲聾。且啞。八歲入淡士敦盲啞院。始以記號相問答。次習讀凸字。手最靈敏。一觸卽知。爲何人。更經二年。學地理。代數。歷史。實習裁縫。及一切家政。與各國人書翰往還。其手蹟爲人人所艷稱。終得教授盲聾啞生之要訣。創立盲聾啞院。各項規則。以拯無告窮黎。而彌大造缺憾。歐美至今稱頌不衰。

節烈篇

鍾鈺。按易象云。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也。戴記云。妻也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以至春秋褒紀叔姬之貞。不以盛衰易慮。風詩美衛共姜之節。不以生死

渝盟。隻乎。尙已。自歐。教東。漸或。藉口。自由。以詆。譏名。節是。誣西。人也。歐美。女校。首重。德育。女子。心理。貴純。潔高。尙有。擇配。而無。腰味。甚至。維多。利亞。以英。君主。之尊。守從。一而。終之。義大。節懷。然華。盛頓。之母。馬利。褒氏。節勵。松筠。訓諸。孤以。成大。器均。受全。球尊。敬傳。爲女。界芳。型安。在西。人之。菲薄。名節。哉。

賈直言妻董氏。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冲得罪。詔使往鴆之。父起拜。直言急取鴆。自飲。曰。願代父死。使者貽愕。以聞。代宗憐之。覘焉。直言毒潰。足血出。復不死。乃貸父死。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死不可期。汝少可亟嫁。董不答。退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書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故。旣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奇節。語具唐書中。

宋譚氏婦趙氏。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大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以刃。趙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者。寧從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殿廡。兩楹間。入甗。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磨以沙石。不滅。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宋王貞婦臨海人。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旣而舅姑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吾舅

與夫死。願請爲服。期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至
嶧。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伺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
石間。天且陰。雨卽墮。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旌曰貞婦立祠嶺上。易名清風嶺。

宋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
殺其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
釋父兄縛。女摩手使亟去。母顧我。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洪太史亮吉。幼孤貧。太夫人教之讀書。一日太史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慟絕。良
久呼曰。吾何戴矣。太史費後。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詩筆表揚。

程植妻王氏。名靜婉。餘干人。年十九事植。越五年而植病革。囑王善事父母。服闋。母氏欲奪
其志。王曰。未亡人代夫子執禮於舅姑。遵遺命也。卒矢靡他。又五年舅歿。事姑翁氏益婉順。
至元壬午時。姑年七十。病臥牀。羣盜入門。持刃向姑。王以身翼蔽。願代姑死。盜義而釋焉。
姑當彌留。語王曰。願汝子婦以汝事我者事汝。後王壽且康。子婦諸孫事之唯謹。人以爲孝
德之報云。

陝西梁節婦。十八而孀。伯利厥產。謀醮之。以媒來。婦攬其面曰。婦人從一而終。寧死誓無二。
伯知不可奪。託言婦母病。給以歸。至則王姓富戶。婦長號。覓死。王百計勸慰。不從。王以力能

操縱。竟予歸。將餌其母。女遽入室。引刀斷髮。截耳血流。被面向衆曰。王家陷我者。以吾容耳。今則鬼矣。囑無妄念。王怒。訟於官。官故廉吏。鞠得故斥王杖伯。幾死。婦請居尼庵。官許之。伯糾諸無賴。焚其庵。大雨驟至。撲火滅。又使盜夜劫之。斬關入而牆適傾。壓盜斃。婦獲免。後伯窮餓死。遺二子尙稚。旬食於市。婦聞。歎曰。君子不念舊惡。矧骨肉耶。歸覓二子。鞠之紡績。以活。薄治生產。二子賴長成。以一續夫後。稟婦教。皆克樹立。婦守節六十年。有司上其事。旌焉。項準妻王氏。名秀文。幼許字準。後項家中落。秀文母潛納朱宦之幣。秀文泣涕不止。念唯死可免。遂摘金環咽之。腹痛七日昏絕者數矣。秀文有老姊寄藥至。家人挾其齒。灌之。金環得出。秀文復生。項乃親迎以歸。

黎女。許字陳濂。南海鍾姓者。與巨獄以構陳氏。濂挺身就逮。誓不以難蒙父兄使辭。黎氏之婚。黎氏父母爲女別選所歸。黎女矢死自決。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而先以不出絕之。不仁。吾有俟之而已。濂既出。黎氏遂歸濂焉。

倪氏女。許聘陳敏。陳從軍不遇。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夫婦始成姻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人號爲白頭花燭。

賢達篇

鍾鈺。按禮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治絲。繭禮相助。奠昏義云。

古者婦女教於公宮。教於宗室。周禮內宰之職。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之職。掌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今觀二南諸什。大都后夫人暨當時閨秀所作。其言誠懇雅馴。樂而不淫。憂而不傷。非女教修明。何以能此。司馬溫公云。女子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孝經。論語。及女誡之類。蓋必讀書明理。乃能孝親慈衆。爲內助之賢。故劉向編列女傳。蓋鹿洲探歷代賢懿。爲女範。尙德也。歐美女教。纂詳科學。完備爲家庭教育計也。兼習女紅中饋。爲勤儉持家計也。西哲亞力士云。國家受害之烈。無過於女學之不修。翳古賢母良妻。若敬姜。班昭。若孟母。歐母。若宋尙宮徐惠妃。以及歐美女士之興學校。剋公益者。大都淹通載籍。名德俱尊。然亦有目不知書。而性情肫摯。爲純孝爲節烈。爲義婢。足維名教。常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樊姬者。楚莊王夫人也。莊王好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曰。何晏也。王曰。與賢者語。姬曰。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邱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笑何也。曰。虞邱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邱子。邱子避席不知所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樊姬力也。

宣文君宋氏。太常韋逞母也。幼喪母。明慧。父授以周官。謂之曰。此經周公所制。吾家世以傳。

業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遂絕。宋日諷誦屬世亂。研精不輟。石虎徙民實山東。宋與夫推鹿車就徙。而背負父所授經。至冀州。晝出樵采。夜歸授子經。以紡績佐讀。逞遂成學。秦王堅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問諸博士。以宋氏對。詔就宋氏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設絳紗幔。坐其中。講業賜號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

鄭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歸表爲繼室。事舅姑。孝紡績奉養。處姑妯娌。咸得其歡心。及表官司空。子默等并顯。曹深懼。盛滿食無重味。衣必浣濯。祿秩必散親族。家無餘資。表元配。瘞黎陽及表薨。議者逢曹意。欲無合葬。曹曰。元配合葬。禮也。備儀從迎之。執雁行禮。祠祀合葬焉。

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云。豈敢以此誤先君之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於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付之守禦吏。無毫髮損。二女之潔如此。文章議論。士夫所不逮。後數年。清獻皆爲子姪娶之。

范氏清江人。桴之孫。博通經史。洪武間。召爲女史。爲宮中姆師。一日。高后問前代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唯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命錄進。更聽之。誦凡降內制多范。爲定詔賜歸。老於家。

蔡氏番禺人。少有淑質。通列傳。洪武二十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爲女官。因召其父碧山。

弟祖道詣闕賜宴俱授錦衣衛鎮撫。

明內尚書陳瑞貞仲裕女也。比長女。工過目。輒曉。聞愛親敬長之言。必反復致問。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誠諸書。皆潛心講究。足跡未嘗至中門。洪武初。設內六尚書事。詔選民間淑女。分司陳被選入見。即令兼之。善六書。明大義。宮娥咸師事焉。既歸。闔範嚴肅。有司候餽。皆辭卻之。文皇即位。召復原職。以病終於宮。帝后爲涕泣遣中使護喪歸葬。

廣西百色縣五雷嶺有石穴。一巨蛇潛其間。長十丈餘。常出噬人。土人畏之。祠爲神。春分前後。巫覡傳蛇神言。令鄉里獻十二三童女。置穴口供神食。不然禍作。縣官出重金購貧女。前後已用九女矣。乾隆十八年。縣官將祀蛇。索童女。邑民僉某者。家貧生七女。其季女名荆兒。十五歲。請於父願。應募。父母駭甚。阻其行。荆曰。蛇烏知擇人而噬。巫覡妄言耳。兒自有術。敵彼幸而成功。一方受其福。不然。僅兒一人受禍耳。僉某固不肯。昏夜。荆兒潛逃。叩縣官庭。陳來志。請攜利劍及毒藥。米餅蜜麪。以從。縣官壯之。爲之儲備。一切巫覡多言此女不可用。縣官怒斥之。乃昇女及米餅等至洞口。夜半蛇出。頭大如甕。聞米餅及蜜麪香。先瞰之。頃刻間。毒發。蛇隨地轉動。荆兒揮劍斬蛇。中其眼。蛇怒。一湧出穴外。荆復自後斫其尾。斷蛇。荆乘夜奔回縣署。疲極而暈。灌之復蘇。遂言斬蛇狀。衆馳往洞口。割蛇而分之。乃治巫覡罪。縣官奇此女。納爲子婦。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英國謨。啟諾女士。少時嗜學。如飢渴。無論於木榻。於食棹。於爐邊。其手未嘗釋。卷縫紉。則置書膝上。而默誦之。故學問淵博。罕與儔匹。

董氏者。江都韓文適先生家。嫗也。當乙酉城破時。先生與夫人蕭氏及長子。將就死。夫人痛韓氏之絕也。抱三歲兒哭拜。嫗泣受裹。諸懷卽夜遁。匍匐蛇行。伏死。人中祝兒曰。天不絕韓氏。勿啼。兒果屏息懷中。從城竄出。匿江灘。拾麥穗。啖兒。亂定。投韓之故人高氏。義育之。及長。有成名。魏嫗沒。年八十有三。

崇義王德化。年五十無子。妻爲置妾。生子周辟。夫婦相繼死。妾與營喪。葬廢屋數椽。抱兒號泣。恨不欲生。有婢秋菊。請曰。主人惟此一脈。娘子徒死不足塞責。宜勤撫育。惡衣粗食。奴當任之。妾含淚謝。自此秋菊日出。爲鄰家操作。夜歸。織屨。燈下以贍口。食間獲贏錢。則投諸甕。積五六年。甕錢盈口。無何。妾歿。秋菊大慟。出錢治具。旣念己出。傭兒無依。乃附村塾。就學。師憐之。罔較所酬。秋菊日饋兩餐。皆出十指。復倩良工繪主人妻妾像。懸中庭。旦夕命兒瞻拜。遇兒廢業。秋菊輒對像悲啼。兒爲感動。一意力學。十七入膠庠。秋菊喜。探牀頭錢。又數甕。爲兒整廬舍。潔衣冠。塾師以女妻之。兒婦拜像畢。請拜秋菊。秋菊走避。謝曰。秋菊婢也。何

可當小主人拜兒請曰。今事以母儀。秋菊曰。此尤不可名分。所在敢與。兩主母匹哉。塾師勸再三始允。以平等見。於是兒稱曰。姊婦尊曰。大姑。大姑以儲錢授弟。婦謝家政。然不敢自逸。恒紡績以佐薪水。邑有富人喪耦。聞秋菊賢。遣媒聘。秋菊笑曰。使我欲得丈夫。少時嫁去久矣。媒慚而退。兒後舉孝廉。適秋菊六十初度。郡邑楔旌。其閭壽臻九十。以處子終。孝廉用姊弟禮。服期年。喪殯於王氏先塋。享祀焉。

歙縣女冬梅。許世達婢。年十三。世達沒。遺子植未週。主母病篤。謂曰。吾夫婦死。僅遺此兒。中外無以爲託。奈何。冬梅泣曰。萬一不幸。婢子願撫幼主。主母尋沒。冬梅含哺鞠幼主。逾年。家人利其資。欲嫁冬梅而殺孤。冬梅度不可脫。慨然登輿。途經世達故人汪某之門。曰。曩有服飾。寄此。請入索。竟下輿入門。泣訴於汪。情詞哀切。誓死以報其主。汪義之。留冬梅於室。而讓迫者。得不嫁。護植成人。娶婦育子。宗人高其義。事以主婦之禮。固辭不受。宗人愈益賢之。粵東有所謂麻瘋者。沾染後。不可救藥。故隨處有麻瘋院。有瘋女貌媚。好日盪小舟賣果餌。供母娼家。陷母重利。迫女落籍。有順德某生。見女深相契合。定情之夕。女峻拒。不從。以生累世遺孤。且承嗣族。叔故女。因告之疾。相持而泣。生去旬餘。再訪之。則女於數日前爲生投江死矣。生大慟。爲封其墓。此女不獨於生有情。且造福無量。蓋不欲以病軀貽害他人也。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七 克復嘉話

無錫楊鍾鈺編輯

改過篇

鍾鈺按仲虺贊成湯不言無過言改過吉甫頌周宣不言無闕言補闕說命云無耻過作非春秋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魯論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孟子云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自古聖賢不以無過爲能惟以改過爲實西諺云後悔之淚可以洗罪過之汗英諺云少年能覺自己有過者幸福也撒遜云人各有過過而不改乃愚人也卡黎爾云自視爲無過過之最大者也君子夕惕朝乾自省自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日與道德忠鯁之儒切磋砥礪何患寡過之未能乎

周處齊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斬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仕晉爲御史中丞彈劾不避權貴中外肅然

薛文清公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

美總統華盛頓率軍駐於開勃力軍中。火藥告罄。聞馬勃海特有存者。命格獵佛大佐往取焉。卽晚大佐歸營。往見華氏。問曰。汝得火藥歸乎。對曰。未也。華氏厲聲斥曰。未得火藥。汝何爲歸。曰。馬勃海特亦無火藥存也。華氏聞言。震驚不已。蹀躞半晌。忽謂大佐曰。格大佐。余手在此。君如恕余。請一握之。吾儕今日危急。萬分。余心已亂。不知何者。當施于君也。知過必改。華氏所以終濟大業也。

美國公民鑑曰。一日。番生騰出語。傷及薛華德氏。後爲他人提醒。乃馳往謝罪。曰。薛君。恕我。我侮君矣。幸君見宥。我實非有意作此也。薛氏緊握其手而謝曰。番君。願天福君。余願君再侮余也。噫。番薛二人之品格。可謂高尚深願。青年子弟對之取法也。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郭琇。有墨吏聲。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只得取之於民。今大人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任。大改前轍。公喜。特保卓異。郭公內陞御史。半年中。參罷三宰。相爾尙書。一閣學。直聲震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擢兩湖總督。

何文端公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

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可見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間規過責善如其嚴也

美國馬薩諸塞州之雜貨店有店員五人每晚羣聚酣飲內一人名羅林斯者耽飲月餘忽悚然曰酒能辱身敗德我從此不再銜盃衆笑且譏羅氏非常堅決絕口不飲後爲波士敦富商創辦各種義舉捐貲數千萬義聞仁聲騰播美國羅氏語人曰我少年立志一滴酒醪不觸於唇一枝烟草不銜於口今造此地位與榮譽實基於改過之一念也

戒色篇

鍾鈺按孔子刪詩於鄭衛淫靡之風深加斥絕戴記云禮別外內謹夫婦又云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魯論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西哲斯邁爾云裨官小說爲破壞教養博人嘲笑之書以欲投時所好不嫌俚俗不避浪蕩詭破人倫冒國法而爲之其罪不可勝誅依太利云不良之書籍爲最惡之蝨賊戎斯打林云裨官小說害遍羣生而害心志未定之少年更甚於疫癘以其誨盜誨淫傷風敗俗故也歐美各國於淫書淫畫淫戲例禁特嚴男女心理皆以純潔高尚爲主有擇配而無苟且稍涉苟且通國不齒其亦中庸九經賤色貴德之遺意乎

古語云君子不處嫌疑閒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關壯穆公與昭烈帝之后爲曹操所虜。操欲離其君臣之義。使公與后共居一室。公秉燭侍后。至達旦。

劉忠定公云。安世方遷謫時。年四十有四。先妣必欲與俱。安世念使老親入炎瘴之地。已是不孝。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慾一事。可以自主。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三十年。未嘗有一日之疾。終日接士大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居坐必端正。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疏七十有二。未嘗廢缺。謝上蔡云。某色慾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故斷之也。宋楊忠襄公少補郡庠。雖暗室必整衣端坐。足不涉酒壚茶肆。有同舍生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賓館。其實青樓酒數行。妓艷粧出。公愕然歸。卽取履焚之。泣而自責。

吳文恪公訥初赴京時。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卽命僕啟戶。冒雨而出。次日卽遷他寓。

明大學士餘姚謝遷。孝宗朝。良相也。少館毘陵某家。有女聞謝書聲。琅琅心竊喜。清明日。父母登山祭掃。女易麗服出。就謝。謝婉諭曰。我已娶。無與汝婚配之理。汝爲女子。當重名節。未嫁而我敗之。終身玷也。將使父母夫族皆無顏面。汝自思之。可乎。不可乎。女聞感泣。淚涔涔。下回身遂入。

明曹文忠公鼐初爲秦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國色也。時公宿驛亭。亭僅一室。夜膳至。公食畢。命女食。公凝神默坐。鋪蓋不解。女近前謂曰。君請安榻小憩。若肯稍分餘席。亦得伴君岑寂。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隨書隨焚。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人領回。後仕至少傅。

呂公獻可家有美婢。客謂公曰。如此麗色。晨夕近君。不動念耶。公正色曰。彼獨非處子乎。處子一身如白玉。無瑕敗人終身不仁之事。吾不爲也。或曰。君未置妾。留抱衾裯。何不可爲。公曰。納婢作妾。尊長賤之。卑幼侮之。家無規矩矣。不智之事。吾不爲也。遣媒擇配嫁之。

劉殿撰理順。河南杞縣人。少時館於巨室。東家選一家生秀慧幼女。令傳館飯。夜臥公榻側。越三年。公辭館去。囑擇配嫁之。東翁曰。先生納爲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爲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也。東翁歸。遣妻驗女。猶處子也。佩服不已。

百菊溪齡總督兩江時。司道以下多朋飲妓船。百心惡之。乃召一尉謂曰。某所妓船爲我驅之。尉請檄。百曰。無須也。持汝版來。卽援筆書曰。緣何打槳匆匆去。煮鶴焚琴是老夫。尉持版往。衆官踉蹌而散。

西國立志編曰。少年耽於逸樂。不惟淆亂精神。抑且徧徇下等情慾。涸福社之泉源。其害可勝道哉。是以男兒不純實女子有缺行固均可憫。而少年蔽於酒色。自棄其身者。尤可慨也。

人受於天者各有分量少時用盡則老年不能享受品行一虧一生不能淨滌之矣。程公元賓率師攻遂寧下之左右得三女獻公。公謂曰我馬齒加長爾等十五六猶我女也。何敢相犯。詳問姓氏里居遂安置一室翌日令訪其家着親人來領衆泣謝而去。簡州王行庵與沈生比鄰。沈風流放誕。王屢規之不聽。沈密擇一僕婦遣夜誘王。王拒之曰爾有夫在如此是背夫也不可。婦以告沈。沈又遣一美婢伺王酒後乘醉誘王。王又拒之曰爾他日嫁人不爲丈夫識破乎。婢告以主命。王遣之去。沈晒其迂。縱情花柳未幾以癆瘵死。王貴且壽奕世鼎盛。

康熙初杭州顧姓者關吏也。嘗經吳門見婦人溺河中急拯之。詢故則夫負官銀苦刑迫將鬻女以償。媒貶其值無以濟。矢同自盡而婦先赴水焉。顧惻然解囊中金五十兩付之。事得已。比反夫婦要諸途設筵留宿其家。有女奔寢所曰父感大恩無以報使妾奉箕帚耳。顧大駭曰不可。娘子未及笄我五十老人矣。幸躋七十而斃。娘子纔三十縱甘岑寂我心奚安。峻拒之。女慚而退。晨起父母仍理前說。顧憤然出既思此麗姝豈無涎之者。我卽不納保其不終陷耶。返謂其父曰君意良摯願以若女爲吾女可乎。父大喜掖女出拜。顧爲之留乃代卜婚治奩更耗百金得儒士某歸之禮成始歸。

戒訟篇

鍾銍按周易云終訟則凶魯論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鄭鄞析陵訟顛倒曲直子產劉之誠以健訟之家凌孤弱讐戚里甚或骨肉相爭貧者殘軀勝者破產兩敗俱傷鄉里不齒故聖人欲民無訟之意至深且切西諺云不侵人之自由乃可自由法諺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自由之界限斯美士云道德爲保護自由之本邊沁云法律者所以保公衆之幸福防公衆之禍害嘉爾來云不能服從規則不能自由畢得達云不能制己不能自由畢富爾云未有不遵法律而自由能永享者伯盍斯云惟爲法律所監督而後有真自由赫胥黎云自私自利之人不獨害人終至害己以其爲羣所不容也然則恃健訟以侵佔財產者終受法律之制裁名譽掃地虧體辱親何如遇事忍讓可免無窮咎悔哉

雷孚宜豐人也居官清白長厚好行德義自唐雷衡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

王陽明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移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王陽明曰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或讐家羣起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劉觀察。衡。自少喜讀律。爲牧令。不設門。丁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慮靈胥之壅蔽也。懸鉦於堂。以待愬者。君聞鉦聲。立出剖斷。民呼劉青天。嘗曰。牧令親民官也。官狃於安肆。不自親其民。致下役痞隔。以售奸欲。矯其弊。惟官須自儆四字耳。出勒命獄。廉從吏役。止六人。寘飯行。橐中絲粟不擾。民訟者。至立給以牒。命交某里正轉攝。所訟之人。限日至。至則鳴鉦。一訊即決。非重獄。不遣役勾攝。懼擾也。凡訟牒不輕準。理準必訊。訊必決。決所判或誤。立即更正。不怙前任牧令。十餘年。無一獄翻異者。始至巴縣。前令未決者千餘獄。及君去任。受代者無一事也。巴役七千人。君至。無所得食。退散者六千八百。有奇。存者百餘人耳。在官日用。不過六百錢。苟逾額。必節縮數日之食。以補之。獄辭無大小。皆手治之。爲書勸僚屬。尤懇繫動人。嘗言圖治在恤民。貧恤貧。在保富。保富在禁棍役。誣擾受愬。時先訊。始訟者窮其辭。則誣罔杜矣。每始蒞任。訟者月數百人。久之。不過數人。或月餘無訟。牒鄰邑民爭來就質。辭不獲。已有爭執。數十年不決。一訊即罷。訟者始獨爲其難。繼實大簡易也。

彭公永思。知雲南嵩明州。蒞任三月。結宿案八百。有奇。有疑獄。閱十餘年者。一讞輒定。尋補楚雄縣。精於治獄。狀入立判。紙尾并判。以某日訊。非左證。不具。不以役喚也。一訊必與決。曰。鄉民曠工。廢業稍稽延。其害與鸞獄等。每聽訟。必齎色和顏。使各畢其說。徐出一言。斷之。皆折服。鞫重囚。輒屏左右。低聲細詰。使囚忘其爲官。雖數日不承。不加刑。然卒莫能遁也。

李方伯廣雲知嘉興府。值水災。君奉檄減糶復設粥。全活數十萬人。及涖漳州。俗獷悍。多械鬪。君召父老。問有隙。胡不愬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失實。君曰。某在此。有踵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不來。愬而仍鬪。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皆唯唯。退既而民有鬪者。立調營兵往捕治。焚其居。鬪者大懼。乃日坐堂皇。重門洞開。許愬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遣之。卽案前書讞詞。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終君任三年。無鬪者。漳屬九龍嶺多盜。公下所屬嚴捕擒其魁十數。商旅坦行。故事獲盜當甄敘。公悉以歸屬吏。不自居也。

陽湖張公琦知山東鄒平縣。吏倚錢漕耗羨爲生。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君以臘底視事。見田皆龜坼。麥未種。卽具牒報災。巡撫破成例入奏。因鄒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調章邱縣章民好訟。月收訟牒至二千餘紙。院司道府五署吏皆章邱人。多走書請託。君涖任歲餘。五署內無一紙至。而結正新舊事二千有奇。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

戒妄語篇

鍾鈺按虞書云。惟口出好興戎。周易云。君子以慎言語。又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表記云。君子不言而信。不失口於人。魯論云。慎言寡尤。君子一言以爲智言。不可不慎也。西諺云。真實者寡言。虛僞

者多辯。又云：簡當之議論如黃金，浮冗之議論如泥土。波勃云：言語如枝葉，最繁者其果實最少。蘇格拉底云：天與人兩耳，兩目一口，蓋使其多見多聞而少言語。君子時然後言，無欺誑，無戲謔，無論人長短，無居下訕上，尙何叢怨買禍之有。

孔子至周觀禮，見太廟有金人三緘，其口因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母多言，多言多敗，母多動，多動多患。

劉忠介公宗周曰：世人稱風流才子，必推王謝。然見王謝子弟，鮮有年至五十者。惟王導年六十四，羲之年五十九，謝安年六十六耳。其後子孫名德不及祖父，而愛尙虛元。競鬪辭章，浮華盛而根本衰，本衰者先仆，自然之理。不信浮華之害，熟讀王謝家傳自知。

蔡虛齋先生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明道先生曰：德進則言自簡。

司馬溫公曰：親故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皆攻詰之資。至失歡時不可盡以切實語加之，恐忿氣既平，則前言可愧，與人忿爭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揭其閨門之醜，暴其父祖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傷忠厚也。

薛文清公曰：世人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爲子孫計，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雖無立錫地遺之，他日富貴將自至，使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

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又曰。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

林肯當被選爲總統。在康內鐵克州演說條理井然。有某甲者。聆之大感動。次日遇於火車內。卽叩林氏如何具此妙論。理解井然。林氏答曰。由余前此非常餒縮而來。發憤力學。慎言。闕疑以至於此也。

美國某次國會將閉。有人請惠勃司德演說某案。惠氏辭曰。余無暇考此問題。請者曰。君發言恆中肯。從未僨事也。惠氏曰。余於未經精澈之問題。決不貿然發言。今旣無暇諦考。此案故不得不却君之請。

美國公民鑑曰。力求完備。智識乃當務之急。以偏識易入歧途。故耳。昔有人焉。行翫翳之林中。見一大橡。祇餘其半。該處風景頗爲削色。因曰。設此林屬余。余必伐去此樹。旣而登山遙矚。該林全景則前所欲去之樹。乃爲風景中之冠。不覺悔曰。誤矣。誤矣。余未見全景而遽肆雌黃。不亦愚哉。故月日事物。必從其全體着想。見一鱗一爪。卽用譏評。未有不誤者也。

美國公民鑑曰。言詞必求完備。此飛廉伯司所以稱大演說家也。飛氏字不妄。用句不多。費斟酌。盡善始肯出口。不使言可誤。會詞有異義。卒以詞格謹嚴。鳴於世。

戒濫取篇

鍾鈺按曲禮云臨財毋苟得魯論云見利思義又云戒之在得伊尹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之人湯文正云人生爲利不過怕餓死人試於不義之財一毫不取看餓死餓不死周濂溪云公生明廉生威士大夫若愛一文卽不值一文西哲格言云貪欲無厭者常致盡失其所有英諺云以詐僞得利之人必遭不測之禍輿頓云舍利取義爲道德之母斯賓塞爾云所得金錢與所失名譽比較孰多君子飢不受嗟來之食渴不飲盜泉之水况肯婪贓拾遺以汙其行乎

朱仁軌曰終日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昔有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裴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心所不安也文正嘗得一宅基堪與家謂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指庭中桐樹一雙曰此無酬值賓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我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宅主貧甚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辭不受命左右輦以付之

嘉善丁清惠公厚德甚多其置產尤足師法欲置田房必詳訪來歷遇有兄弟交爭或親戚相競及子盜父業主佔奴產者必正色以倫理論之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已產者方與

成交。銀必足色。一併交足。每謂家人曰。人生占不得一分便宜。况棄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媿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不應乎。

翁文端公心存之父學正公。官海州。餽粥常不繼。先後五次奉檄賑饑。無纖毫侵冒。清介絕俗。嘗出查賑。州牧欲更所造饑民冊。餽重金於其婦。請補印。婦峻拒之。公秉庭訓。力學。食貧及鄉舉。嫉鄉人包漕陋習。歲晚出遊。江南北以避之。通籍後。慎交遊。絕餽遺。不淪其素。庚子歲。邑大水。公捐賞賑。饑率紳士。誓於城隍廟。有私一錢者。禍及子孫。在事者皆悚惕。無敢欺隱。

英國勤儉論曰。貧非可恥之事。貧而有不義之行。爲乃爲可恥。彼耽於逸樂之紳士。所入不敷支出。負債者十居八九。以彼例此。毋寧謂貧人爲幸福。孟德斯鳩言曰。貧非無財之謂。彼無恆業而坐食千金者。乃眞貧也。歷觀東西史冊。最偉大之人物。其初常爲極貧之人。故貧困者。乃人生最大之幸福。非虛語也。

曾文正公致其弟威毅伯書云。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眞不可及。吾輩當以爲法。

土耳其王馬木合臨終。羅列金寶於前。泣曰。余取得此燦然物。冒非常危險。今乃與長別。冥

漠中何以自慰一痛而絕。曼斯達一製造業者。積資巨萬。常布金幣於床頭。引爲娛樂。臨死時悲傷情狀。一如土耳其王仁者散財以得民。耀簡編而留遺愛。則何有身後之悔乎。杜鄉喬古村先生。聖任侍御之父也。業農。一日入城。道旁見一袱。內有黃金書信幾具。翁知是遺物。以草覆之。坐其上。頃見一騎來。行甚急。翁謂曰。公得無失物者。騎止。叩翁前。翁曰。所失何物。騎言之。俱不謬。翁起與視。騎曰。吾主以抗當道。逮繫孥屬。將以此致某相國。可以續命。今承翁大恩。願分半以報。翁不受。問姓名居處。亦不告。騎叩頭竟行。

戒離婚篇附完骨肉

鍾鈺按戴記云。婚禮者。將以合二姓之好。嗣宗廟而繼後世也。又云。妻也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傳云。烈女不更二夫。漢書云。糟糠之妻不下堂。文中子云。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西哲斯邁爾云。少年男女。或以服飾之美。金錢之富。輕易結婚。卒之色衰愛弛。金盡交絕。豈知家庭幸福。首重道德。故憂樂與共。歷久不渝。信斯言也。重信義而愛名節。尙何反目脫輻之有。又或因世亂而仇離。或因債累而慘別。鉅德長者。委曲周全。使破鏡重圓。又或推老老幼幼之化。使鄰屋窮檐胥遂。其家人父子之樂。則與姬文之視民如傷。何以異哉。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

語曰。客邊檢囊。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壻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輸二百金。聽別擇壻。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壻立家。汝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宋文恪公德。宜任左都御史。大軍之平黔滇蜀粵也。所俘獲婦女無數。驅之北行。公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一時得贖者數萬人。

明張詹事。雄略。初婚之夕。見新人貌美。頗忻慰。得就寢。新人哭。張愕然。問故。詹哭不休。張整衣謂曰。汝勿徒哭。有事。姑言我爲汝設法。婦收淚答曰。我幼時。父許字施某。後厭其貧。逼令退婚。重嫁君耳。張曰。事已至此。奈何。婦曰。有死而已。張曰。不可。施某乃我好友。吾爲汝合之。遂別寢。天明入告。父母遣人召施。至語之。故別掃一室。移衽奩備床褥。母送新人。往夜令施入。諸花燭。婦見施曰。今夜與君復會。張君盛德。不可忘也。越宿。張使原媒告其父曰。女本字施生。今歸於施。已成婚矣。若不許。便當控官。父畏不敢言。後施亦貴。生女歸張。以孝敬聞。桃源羅仙塢先生。令中部時。有婦人以夫久出不歸。求判改嫁。先生云。焉有爲汝父母官而忍聽汝改嫁耶。手寫硃票。令此婦每月朔支倉米三斗。感謝而去。一日夫回。偕婦來叩謝。先生欲杖之。婦代乞免。此事可謂仁至義盡。

唐陽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

調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鄧制軍廷楨。知西安府。同州嫠者。以事出其繼子。訟至省。公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

餘姚翁公運。標知武陵縣。有兄弟爭田者。親勸之。坐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唐氏子聘張氏女。貧不能娶。張鬻其女。唐知而訟之。君察張亦貧甚。鬻女金久耗矣。乃出貲贖其女。召唐氏子婚焉。

戒煙酒賭篇

鍾鉦按書列酒誥梓材詩探賓筵抑戒酒禁自古爲嚴。孟子以博奕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爲不孝。陶士行取酒器博具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唐文宗每見刺史必戒。

母。酣。飲。賭。博。此。賭。禁。與。酒。禁。並。行。者。泰。西。酒。滋。事。有。罰。客。店。賭。博。有。罰。票。博。賭。館。有。罰。而。英。人。馬。太。索。提。倡。英。美。禁。酒。違。戒。者。至。七。百。萬。人。今。英。美。人。民。均。以。沈。酒。輸。藥。爲。大。戒。猗。歟。休。哉。西。哲。又。創。萬。國。禁。烟。會。以。鴉。片。盡。人。聽。明。破。人。財。產。病。民。盡。國。什。百。於。酒。賭。也。我。國。烟。禍。最。深。外。販。內。種。歲。糜。金。錢。萬。萬。奪。農。工。不。知。幾。千。萬。人。占。膏。腴。不。知。幾。千。萬。頃。馴。至。財。殫。力。盡。旱。澇。頻。仍。鴉。片。爲。之。也。及。是。時。內。外。協。力。禁。種。禁。販。禁。吸。雷。厲。風。行。以。拯。國。民。陷。溺。而。副。友。邦。厚。誼。神。州。庶。有。昇。平。之。象。乎。

陶士行在武昌與佐吏飲酒常有限或勸少進侃悽然曰昔少年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過耳

皇甫績幼孤育於外祖章孝寬嘗與諸外兄博弈孝寬督以嚴訓憫績幼孤特宥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厲已何以成立命左右自杖三十於是精心好學涉略經史顧亭林先生曰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諸參佐或以談謔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藉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撻卒爲晉名臣唐宋璟爲殿中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文宗每至刺史面辭必誠敕曰母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務矣

美國海軍提督法雷格曰方余童時隨吾父居兵艦上余爲人若一老水兵然好酒好吸烟

尤好種種博賭。一日晚餐後。吾父令艙內諸人出。獨余父子留。其問父下鍵艙門。而謂余曰。兒欲作何事業。余對曰。兒欲投身海軍中耳。父曰。兒欲爲桅前之醉水卒耶。則囊無宿儲。天涯飄流。一旦染病。卽老死於異鄉醫院中耳。余曰。否。兒欲高登後甲板。統馭諸人。若吾父所爲也。父曰。父未見幼年人特性。若兒而能登後甲板也。兒苟欲有成。則速棄前行可矣。吾父畢其言。卽開門去。祇余在艙迴思。父訓氣爲之塞。捫心自問曰。嗚呼。桅前之醉水卒。貧困煩憂。乃爲余之定命。余改前非矣。從此不再滴酒入口。不再吸煙。及賭博。余至今猶守三戒。不怠。此卽余定命之轉機也。卒爲有名之海軍提督。

美國公民艦曰。海西軍司令名雷而者。一日作鬪葉之戲。有人持書報告華盛頓。渡待蘭韋河。雷氏接而不閱。賭畢始拆視。敵軍已至。悉爲所俘。榮威生命皆因而喪失。嗜賭者可以鑒矣。

美國公民艦曰。數年前。某處開會討論戒酒。有德人某氏者。演述其閱歷曰。余請述余戒酒之事。方余未戒時。則頭風難忍。筋骨酸疼。囊無一文。今則頭風不作。筋骨不疼矣。探手入囊。儲二十金矣。故余願力持酒戒。而不之破。德人之言。足令人知縱酒爲害之烈也。英人斯邁爾曰。奢侈之人。不知有疾病衰老之準備。在一身。爲不智。而對於妻子。則爲不仁。彼等財貨有餘。常消耗於酒食遊戲。及身死遺族。多不能自存。事之殘酷。無過於此。

一老年英人某船長曰。有一煤船。在約克夏海崖。擱淺遭險。余拯其船上二人。俄而全船碎。未登之人。俱遭溺斃。此禍之來。全由船上之人。無不酩酊大醉。以掌舵託諸一童。於海道茫然不識。遂使其船觸礁而沉。縱酒之害。如此。願世猶有人公然譏刺戒酒之人。不亦大可異哉。

賽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七 克復嘉話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八 利濟嘉話

無錫楊鍾鈺編輯

公益篇附交通

鍾鈺按周官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慈幼養老振窮卹貧寬疾安富又族黨州鄉有相保相葬相賙之義當時一切公益規制必蔚然可觀惜乎書缺有間也歐美各國以博愛爲教善堂不勝枚舉政府提倡於上達官富紳捐貲數十萬或數百千萬以規大小學校圖書館養濟院者所在多有其規模之闊敝法制之詳明可謂盡美盡善斯賓塞云羣己並重則舍己爲羣優士進云一羣之利益卽個人最大之利益愛莫遜云苟無熱誠則無大事可成西人之重公益如此又各國皆設工部局道路橋梁蕩平修整各屬河道測量疏濬一律深通旱澇無虞轉輸利便農工商業靡不發達春秋傳云鄰於善民之望也孟子云樂取於人以爲善吾國名公鉅德其有意於斯乎。

漢伏波將軍馬援少時之北郡田牧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財產貴能振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

方恪敏公觀承撫魯時。疏言。義倉之便。借與賑兼行。設倉宜在鄉。不宜在城。積穀宜在民。不宜在官。其捐輸及典守年久者。請照社倉例。議叙。十八年。奏設義倉。告成。計倉千餘。貯穀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溫詔諭以實力行之。楊朝正知東昌府。訪民閒利病。銳意興革。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焉。東河教諭王璜。事繼母孝。歲荒。救飢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關設兩渡。船君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蠲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五六十里。溺者衆。君自蠲金八百兩。勑大石橋三。治道六千丈。益增隄禦。水患息。康熙二十五年。旱。發倉平糶。復蠲金。糶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子宗仁。湖廣總督。宗義。河南巡撫。語在名臣傳。

陸觀察師授河南新安知縣。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童子。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民興於學。馬賊李國玉者。爲患久。君廉得斃之。杖下築菜根亭。後圃拔其蔬。以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補江蘇儀徵縣。始至。却鹽商例。商固請。君曰。然則吾以給公用耳。乃立印簿。登其人。修學宮。作明倫堂。具祭器。濬泮池。植之桃李。又以其餘。建倉。厥潔治。囹圄爲別屋。以處女犯縣故。有文信國公祠。新其宇。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敦女教。渡江。船人多載重。常易溺。君爲定其程度。以時察之。凡所釐剔。彰彰。視新安之治。尤詳。

陳公德榮任貴州布政使。黔地多山岨，少穀，民尤貧瘠。君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治水。田不數年，報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遂課種桑，募蠶師教民蠶。開野蠶山場百餘所，大修城郭，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病者。益囚食，方冬寒，恤老疾，嫠孤之無依者，立義學二十四所於苗疆。

彭剛直公事母至孝，居貧奉養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懷寧，無子孫，公時恃傭書爲活，以太夫人憂，念跋涉五千里，迎至衡陽，太夫人得奉母終天，年所謂孝思不匱者也。其弟某游客秦豫，及公授安徽巡撫，始間關至軍中，相哭失聲，與共寢食，而弟服藥煙成癮，公大怒曰：「不斷煙癮，死無相見，弟感愧自恨，臥三日，夜瀕死，竟絕不更服，復爲兄弟如初，以其習商業，令行鹽，致貲巨萬，弟亦豪邁，揮霍恤貧，篤義鄉人，流落江淮者，悉收卹之，歲散萬金，公自領水軍，應得公費，悉佐義舉，如賓興，費育嬰堂，修縣志等捐助，動以萬計，所部有功者，疾篤時，各舉贈萬金，族戚老疾孤惻者，歲有餽，其兄弟散財幾滿百萬，而當軸要人無一字之問，十金之遺。」

英國馬達斯市創設一。致。會。有。會。員。五。十。萬。人。貲。本。金。三。千。七。百。餘。萬。元。每。年。疾。病。賑。恤。金。及。死。亡。給。與。金。支。出。三。百。萬。元。以。上。其。籌。集。貲。本。方。法。會。員。每。星。期。各。捐。二。十。錢。至。三。十。錢。於。會。員。中。互。選。職。員。若。干。輪。流。保。管。生。殖。息。金。其。支。出。賑。恤。金。及。給。與。金。皆。有。定。額。

英人結有友情。會國中勞勩者約四百萬人。爲疾病與不幸。豫防起見。集同志爲團體。互相扶助。基金在千萬以上。由會員每星期酌取義捐。湊集而成。每年分配於各會員之賑恤。金在二百萬以上。

胡尙書寶瑛撫河南。適大水。被澇者六十餘州縣。朝廷發帑金截漕米各二百萬以賑之。公率屬吏計口而賑。不遺一夫。葺廬舍。招流亡。貸牛種。至冬。隨地留養。所全活以數千萬計。復開濬水道。工賑並舉。所開支。幹河六十有七。計二千五百餘里。皆因自然之勢。層注而下。分入江南。灘澗諸水。匯於淮。以歸洪澤湖。乃會其源流。計其深廣。爲圖說以獻。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上源下游。以次就治。自是連歲大稔。

楊中丞筠湄初補鄖襄道。時賊軍據川東。王師餽饟自襄至房。保路險隘。舟車不通。歲調安襄德三郡丁夫擔負。率餽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漲冬雨雪徑滑。顛溺死者相望。三郡大困。而餉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斫木數十里。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商民至今感頌。

左文襄宗棠平定西陲。時玉門內外。草萊偏野。萬里無人煙。夏令烈日當空。井泉絕滴。行旅頗以爲苦。公師所駐。開闢荆棘。並命軍士各種楊柳一株。道旁密比成林。既可遮蔽行旅。且藉以導引泉水。及公班師。回見沿途荒田半已墾。關道旁官柳隨風披拂。爲之欣然。加餐具。

以入告洵古大臣以安社稷爲悅者歟。劉中丞蔭樞家居會關中饑盜起公貸粟賑荒爲築堡以守黃河自縣南行兩岸皆絕壁公冶鐵爲柱索俾舟皆緣之以行無漂溺患修石路二十餘里造南郭石橋修柿谷陂鄉里賴之。

宣講篇附義舉

鍾鈺按周禮鄉遂諸官以歲時帥民讀法孟子云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楚莊曰討國人而訓之此皆學堂以外之教宣講所之權輿也中國四百兆人其間學齡已過未識字義者居大多數欲使未入學校之人普受教育非多設宣講所不可我國宣講舊章範圍太隘成效未彰亟宜竭力推廣各省縣一律設宣講所由部選定宣講各書擇其重道德維風化興利除弊切要簡明者附以孝經人譜新刑律由教育廳廣刊購集每縣頒二三十份每縣於城鄉市鎮至少設宣講所一二十處內排長檯兼備茶水附近公正紳耆暨教員師範生均可任宣講願任者於勸學所報名每所以十員或八員爲度或稍給津貼或盡義務日日輪流宣講每日以六小時爲度以鄉紳主講則口音相同且多願盡義務輪流宣講則不廢本業每日講至六小時則熙來攘往之人可隨時赴聽由勸學所自治會稽其勤惰擇尤請獎若通商各

埠海外華僑尤宜多設宣講所以補學堂教育之不逮庶黃農裔胄盡曉然於親親愛羣之義不至以半開化之國貽笑全球乎至多設義學及半日學校使貧寒子弟盡能識義理擴生計亦化民成俗之一道也

陳文恭公在雲南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俾通文告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

潘敏惠公潔方初任海南道在瓊深入五指山安輯黎衆劾鎮將郡守之殘黎人者泊秉粵臬卽疏陳廣東有狼黎猺三種狼人今附民籍多讀書應試猺人亦輸賦入版籍設猺童義學惟黎人散居瓊州府屬以不識字往往爲土人所欺請於儋崖等七州縣照徭童例設義學訓課上從之

沈端恪公德潛初授臨穎知縣大水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會七所設義冢瘞枯骨建岳忠武于忠肅祠縣西葛岡村俗甚惡公創義學延師課童子手定程簿爲期使之來自覈其課及期村童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聯翩赴縣廉公按程簿覈其勤惰而加賞罰焉經旬復來逾年子弟皆向學其長者日馴遜早納租稅恥爭訟公又買田以歲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洩穎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

孝感李公瞻如將樂縣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新其祠召諸生肄業院中每朔望率僚佐詣觀

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邨落。問民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庭稀。鞭朴聲。

蘇國慈善家。多注重貧民教育。實自海利氏啟其端。海利氏者。以鍛冶起家。至鉅富。嘗立海利慈善院。教育貧兒一百八十人。其後慈善院之基本財產日益增加。其事業亦隨之擴張。該地少年男女受慈善教育者。竟達四千人之多。繼海利慈善院而設立者。復有瓦特梭慈善院。斯瓦脫慈善院。孤兒院。女子慈善院。及蜚特斯大學。皆爲貧困少年男女謀。普及高等教育。意特吞巴地方。殆可稱爲教育慈善市云。又蘇屬之亞特里市。有馬脫拉大學。特注意於教師之品行及境遇。故卒業於其學校者。率多崇尚德行之人。蓋爲慈善學校之最美善者也。

英國慈善家巴溫者。創設貧兒學校。多處資性清廉。以其收入給養貧生。以身爲模範。多方指導。及其成長。皆爲社會有益之人。他如創設星期學校之賴古斯。保護囚人之納度。學界偉人之尼烏頓。及瓦士多。皆非富有資力之人。皆能造福社會者也。修博士俸給微薄。其後驟躋巨富。彼利用此收入。勵行善業。而自身生計。費仍極儉約。且所行多隱德。如救護罪人。扶助學者。及分金於無告之人。雖家人有不盡知者。

英國慈善家近漸從事於慈善教育。麻斯達市之大學。利物浦之圖書館。博物館。其先導也。

巴密哈之工業學校爲沙米梭氏所創設以獎勵工學爲主旨每年選成績良好之學生約二三十人各貸與百磅學資使供實習此種慈善事業繼續設備固吾人所渴望也

鄧先生元昌贛人也後母性瑣刻每怒先生必長跪請罪得解乃起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先生曰感兄公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先生泣拜之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先生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累累先生招之曰來吾教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羣兒爭昵趨之始導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踊躍稱善既卒穫羣兒噪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則就學焉市井間見先生至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

瞻孤惻篇附育嬰

鍾鈺按虞舜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姬文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禮運云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王制云孤獨鰥寡皆有常餼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仁之至義之盡也泰西有撫孤會養老會以撫老幼之無依者有老儒會以恤讀書寒士有童藝會以教無業子弟有繡花會以聚世家婦女之中落者有保良會以濟貧女淪入下賤者惟老疾不任工作此外男女各習一藝若做靴製器印書織造以及繡貨縫紉俾在院出院均能食力謀生而育嬰堂尤規模闕敵體恤周至我

國所當是則是傲者也。

方恪敏公觀承子襄勤公維甸兩世爲直隸總督皆有名績恪敏五十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寧買一女子將筮日納室中矣見詩冊有故友名詢之知此女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君聯詩社安得納其孫女乎還其家助資嫁之公年六十一矣吳夫人旋生子卽襄勤也。

王方伯庭華陝西大荔人爲御史時同年馬公丕基夫婦相繼驟亡遺孤振衢甫數月公與王定九相國經理族櫛得歸葬而撫孤之責公獨任之夫人楊氏亦愛如己出鞠育顧復恩性備至稍長延師課讀適城固康雉橋州牧有女遂訂盟焉公仕至山西布政而卒振衢衰經苦由一如所生既終喪雉橋迎之任所讀書成婚禮飲食教誨比於二子中乙未舉人任貴州麻哈知州兩先生後先成全之可謂義薄雲天矣。

順治己亥海上之變金壇王明新名亦在逆籍身戮家徙妾某氏方孕行至山東旅舍產一兒老僕楊某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絲之繫在茲客嬰此去馮相國家不遠主人爲其門下士受知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襁兒於懷夜叩馮門時馮方家居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命侍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已出無二也徐立齋相國高馮之義女其內姪以字協一後協一仕至廣州太守馮名溥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毅。

美國富豪拉魯特勤儉之結果。乃以財產辦理公益事業。於該地建設拉魯特大學。并圖書館及孤兒院。彼對於收養之孤兒。極盡保護之責。蓋彼幼失父母。十二歲即漂流異域。故對孤兒尤表同情也。

左文襄公行旌過漢。有少女蘊珠。其父某營遊擊。故於任所。女隨母外出。擬爲人傭以糊口。匪徒誘拐至漢。有富室涎女美。出資置爲妾。女自念宦族涕泣不從。匪徒竟肆強暴。文襄聞其事。大怒。立傳漢陽令。至命出差保護。至則女方以頭撞壁。流血被面。衆人見官。役至始一閱而散。乃將母女帶署。別爲論婚。士族且荐其夫爲贅。同司事。

漢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史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

陳文簡公元龍爲廣西巡撫。首疏陳三事。一。桂林貯穀。建倉廩百餘間。以避潮溼。一。興定陡河爲三楚兩粵運糧要道。舊閘傾圯。率屬捐俸修築。一。養濟院外。別構屋數十間。收養鰥寡。又立義學。以貧士爲師。量給修膳。創育嬰堂。設粥廠。施藥餌。以賑窮民。報聞。洩粵七年。盡心撫字。吏畏民懷。所建陡河石隄及三十六陡門。盡復。漢馬援唐李渤故蹟。

陳毅軒令諸暨。其俗女多則淹之。公設法勸止。又念民苦嫁女爲定。上中下三則議婚之初。卽爲定約。民甚便之。其俗遂化。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爲滿。待人領養。

憫疾篇

鍾鈺按中國醫學肇於神農黃帝。傳有本草靈素諸編。周官醫師所屬有食醫疾醫。瘍醫以調膳食而療疾病。醫師考察功效以制其祿。重民命也。歷代精於醫學者若俞附若盧扁若和緩若倉公華陀至能洞見臟腑起死回生技亦神矣。泰西醫士皆由醫學堂出身。必醫學極精方准給文憑。故用藥輒效如瘋人院給養。病院藥膳費迷以除其疾。訓啞院訓聾瞽院能令識字知書。教工藝以彌缺憾。而養病院藥膳費皆出公家體恤周至更無論矣。其注重尤在平時衛生。多開窗戶多野外運動。多得日光與清氣以練身體而紓筋脈。此個人之衛生也。清潔街衢河道創闢公園運動場栽植花果樹木以和陰陽而消疹癘。此公衆之衛生也。不幸疫氣流行一面隔離一面醫治各國出全力以撲滅病菌甚於拯溺救焚。昔范文正比良醫於良相獎勵中西醫學以拯疾苦講衛生爲憂樂同民之亟務亦躋民仁壽之一道也。

周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病合家避之。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

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者皆令舉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一榻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病者悉瘥乃召其親戚諭曰生死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皆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境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卽宿廳事終不還閣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餘姚翁公運標擢知道州道州路通郡桂山徑仄峭壁千仞下臨深溪行旅危之君割俸倡捐鑿險八十餘里成坦途歲大疫購方藥躬行村落間一一審視或以傳染爲慮曰我爲此邦父母子弟病忍不一顧耶時永郡死亡甚多州境獨得全活

法人安伯羅士巴禮者奉命爲軍醫官時醫術未精傷卒死於醫員者什八九巴禮毅然更新凡治銃創止血帶束其脈管用灼灸法療愈日衆後三年擢御醫會西班牙兵團墨子法兵員重傷者難縷計巴禮奉命冒圍至墨子兵民私相賀曰吾輩從此慶更生矣旣歸孜孜於慈善事業手錄平生醫療之實驗編纂成書凡二十八卷以餉於世

美國十八世紀之末黃熱病流行死者數千人富豪拉魯特氏奮然拋棄業務爲病院管理人復得皮海姆斯爲之協理熱心毅力病院百事無不就緒復以餘暇看護病者爲諸看護

人之表率。未幾病毒撲滅。始退而重整故業。

英人斯邁爾曰。清潔不治。道路汗濁。多人聚居於不潔之場所。皆易發生鼠疫等病。蓋吾人呼吸間吸入空氣。悉化炭酸氣。而出此炭酸氣。苟再吸入。有害身體。故使新鮮空氣流通。交換實住居上之要件也。

麻爾頓者。英人也。當倫敦惡疫流行時。爲貧民建病院。收容病者。躬自調護之。無助手。則自策馬往鄉間治之。又另闢一門。與農民往來。以限制惡疫之流行。得增俸。則一切用之。慈善事業云。

張公琦知館陶縣。向無良醫。民多夭枉。見病者。君卽診之。然終以入署爲艱。乃設惠民局。命族子賜司其事。貧者並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亡算。

恤死篇

鍾鈺按周禮。司關以其財。養死政之老孤。凡死於國事者。優卹其家屬。如此司徒令四閭爲族使之相葬。家人掌邦墓之地域。而爲之圖。令國民族葬。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月令孟春。掩骼埋胔。孟冬。賞死事卹孤寡。以至文王具衣冠葬無主之骨。孔子命脫賸。賸館人之喪。可謂仁至義盡。禮士庶人踰月而葬。則無久淹親柩之事。喪具稱家有無。毋過禮。則無送終侈靡之事。邦墓各從其族。則無

妄觀富貴之事。泰西埋葬。有規矩。有時刻。無敢或違。棺木必令深埋。墓地必遠。鎮市蓋慮尸毒薰蒸。以濁氣供呼吸。穢泉供飲料。最易釀成疫癘。故耳。我國宜頒埋葬規。則喪葬有時。地族黨有補助。掩埋有常。經又嚴禁停喪。浮屠恤死。卽以衛生。其亦仁政之一端乎。

周文王使人掘池。得死人之骸。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澤及枯骨矣。歸周者。由是益衆。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見縷經數人。營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贈殮棺槨皆未具。公憮然。卽撤宴席。厚賜給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周暢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李東崗撫甘肅。偶見都司獄牆隈白骨墳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忍見也。遂於城外作義冢埋之。

陳元於熙寧閒歲荒。見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藏屍不可紀。

顧亭林曰。停喪之事。自古所無。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周太祖敕曰。喪葬之期。著在經典。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家長

不得輒求仕進。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縉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吳門蔣憲副公改葬貞山，堪輿云不利長房。公家媳盛夫人謂其子榮祿，公之適曰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素孝，聞母命，即達於各房，爲憲副公改葬焉。時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種福德，堪輿之說將不驗。厥後簪纓鼎盛，竟如所言。

劉忠介公曰：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不爲風水所侵，不爲蟲蟻所蝕，不爲耕犁所及，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溝池如是已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又有惑於分房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倘若執迷不悟，年復一年，或遭水火焚溺，堪虞。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朽矣。仁人孝子，當何以爲心也。

顧公琮督東河時，前任完顏偉病劇，將出署調治，公止之曰：我與公比肩事主，卽兄弟也。公之眷屬雖先行，然弟在，兄何憂一切湯藥事，躬爲料理。完顏公氣息纔屬，猶戀戀呼公公應。

聲。卽。至。身。後。事。皆。公。任。之。後。巡。漕。御。史。伊。靈。阿。亦。病。垂。死。歎。曰。有。顧。公。在。死。何。憂。公。亦。典。衣。物。治。喪。如。送。完。顏。公。時。

寧。崇。禮。嘗。造。棺。施。人。有。貧。不。能。葬。者。又。贍。以。錢。米。終。其。身。不。倦。

愛物篇

鍾。鈺。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又。云。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又。云。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月。令。孟。春。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麇。毋。卵。國。語。云。山。不。槎。麇。澤。不。伐。天。魚。禁。鯤。鱒。獸。長。麇。麇。鳥。翼。鷖。卵。蟲。舍。蜺。蜊。蕃。庶。物。也。孔。子。云。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曾。子。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孟。子。云。仁。民。而。愛。物。言。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泰。西。毒。害。六。畜。有。罰。網。機。殘。獵。有。罰。壞。巢。取。卵。有。罰。越。界。取。魚。有。罰。又。規。定。禁。獵。禽。獸。時。期。禁。捕。魚。賣。魚。時。期。禁。取。蠔。蟹。時。期。爲。值。其。孕。育。之。際。助。生。阜。也。又。設。動。物。虐。待。防。止。會。多。數。動。物。均。爲。法。律。所。保。護。所。以。戒。殘。虐。養。慈。和。而。體。天。地。生。物。之。心。也。我。國。宜。頒。保。護。動。物。規。則。嚴。山。林。川。澤。禁。令。毋。或。非。時。戕。殺。免。爲。西。人。譏。笑。庶。鳥。獸。魚。鼈。咸。若。可。復。觀。三。代。氣。象。乎。

宋。虞。愿。爲。晉。平。太。守。立。學。教。授。郡。舊。出。蝮。蛇。膽。可。爲。藥。有。蝮。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

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願令送更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曹武惠王性不喜殺。所居室壞。子孫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墻瓦石間皆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存心愛物如此。

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見人持黏竿傷宿鳥。公取黏竿折之。教使勿爲。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曰。此折竿主簿也。鄉民子弟自此不敢弋取宿鳥者數年矣。

蘇長公曰。予不喜殺。不能斷也。自去年得罪下獄。既得脫。遂不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卽放江中。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復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沙縣舊立宰牛稅。壽州方震孺爲沙縣令。吏某以此銀進。曰。每殺一牛。入稅若干。歲不下千金。方愀然曰。吾何以千萬物命換千金稅耶。下令永禁。如律久之。牙僧以牛病且死。告方第令埋之。由是牛全活甚多。

林文忠則徐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次年乃大有秋。

英國阿伯敦地方。時當二月中旬。海邊人聞雲雀羣飛而至。各隨所欲以捕獲之一。慈善家悉購歸。養於倉庫中。旣而至動物。慮待防止。會中查其事。則知愛鳥多數。皆爲法律所保護。

而雲雀獨在例外也。乃告獵人，苟以生雀來者，給以市價。人知爲放生也，則羣赴之。而雲雀遂成大羣，未幾春回，草綠乃悉繼於野外，營巢生雛，而近郊之天然音樂，至今勿絕焉。法國對於鳥獸保護一端，漸引爲法律問題，卽上流社會亦常以對於動物之慈悲教導兒童，而動物保護問題遂發生於青年會。美國亦有動物保護會，爲二千兒童所集合，其效用不僅保護動物，且足養成高尚人格矣。

英人巴克幼時嘗撥石擊池魚爲戲，忽覺胸中有物，似制之使勿再擊者。巴克大驚，急返家告其母，問胸中何物，母曰：是呼爲良心者。吾輩每當善機觸發，此物卽躍然於胸中，汝慎守勿失，斯爲良善之人矣。

美國公民鑑曰：兒童稟仁愛之天性者，必不忍使人或獸遭受痛楚。兒童喜虐弄牲畜，他日必虐弄婦稚女兒，常忘飼其籠鳥、貓、雛，則他日必忽視其兒女。

英國有隱士鎖羅者，對於動物之愛感化力，乃至神奇。初卜宅於瓦爾墩之近旁，其地栗鼠叢集，初見鎖羅遷至，輒奔避之。久之，漸覺鎖羅無加害意，由是栗鼠及野鼠等常旋繞於鎖羅之前，森林中一切生物類，但聞鎖羅足音，無一不奔集其左右。雖河中遊魚亦深信鎖羅無害於已，聽其以手掬之，人與動物間之交通未有如是親昵者也。

英國議院中通過野禽保護條例於野禽孵化期間內禁止銃獵，復通過野禽保存條例。

英國下等巡遊者。常集於哪威。哪威。國會。通過如下。法律。外國人。禁止於境內。漁獵。蓋以哪威。風景。天然。壯麗。然不得野禽。野獸。點綴其間。風景。將爲減色。故嚴禁之也。

英國戰分論曰。余嘗見拉納之馭馬。詫爲神奇。有亞刺伯小馬一匹。驕悍無倫。拉納以溫和之態度。撫之。二三小時。遂與馬同臥地上。馬竟馴服。如犬。蓋拉納能以不加危害之心情。注入動物腦中。故也。

英人弗來武。經法國南部。見驢馬。慘狀。大憐之。既歸。倫敦。力圖改良馬。勒日日於新聞紙。指斥當時馬具之殘酷。以弗氏盡力之結果。漸著改良之效。苛酷之具。去十之三四矣。弗來武又注意馬之曳重荷者。年七十五。著一書。首冠以道路改良。痛論倫敦石路。不按原理。其苦痛。及於馬類也。

英倫達米斯河岸上。道路險滑。馬行極困難。近有貴婦人。每日率其僕隸。以砂礫撒布道路。上減馬行之苦。如是四十三年。臨終尙以多金。託人保管。繼續其慈善事業。

胡僖欲寓一潘姓園。見羣蟻集室中。以數十萬計。家僮搆火欲焚之。公力止曰。以吾一夕之安。致傷數十萬命。吾不忍也。竟辭而去。

鳥類有較人類爲慈悲者。獵者愛德華。嘗銃殺亞基鳥一羽。方欲俯拾。忽見有亞基鳥二羽。飛落海灘。竟將死鳥銜去。愛德華感之。終身罷獵。

雍正間。南安人鍾某過梅嶺。縛得一猿。歸繫庭際。跳躍悲號。鍾心動。牽至來處。縱之。暗伺所往。抵一處。巖懸如竇。猿趨入。中有母猿。僵臥呻吟。猿撫摩良久。酸嘶而出。意似覓食。時際隆冬。苦無得。就澗啣水哺之。鍾爲惻然。歸懷榛栗投巖隙。猿出見狂喜而躍。拾歸竇嚼以進。母甫盡數果。母猿側伸能動。鍾歸越年餘。復經嶺上一猿突出。以巨桃獻視之。向所縱者也。納桃袖中。比至家。母患熱疾。勢綦篤。頗思冷飲。急以桃進。食竟頓愈。

英國文豪斯哥脫者。家中常蓄一犬。每出犬必隨之。忽一日彼於煩悶中。以石投犬。重創其足。及哥斯脫行時。此犬仍匍匐隨。其後哥斯脫大爲感動。頗生愧悔之心。此後對於一切生物無不致其慈悲。後搜集義犬之材料。撰爲多種小說。以風世人。

義牛者。宜興吳孝先家水牯牛也。日耕山田二十畝。吳寶之。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牛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林中出。欲攫希年。牛旋身向虎。遽奔以前。猛力觸虎。虎蹙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輒水。壅浸虎首。虎斃。他日孝先與鄰人王佛生爭水。佛生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斃杖下。孝先妻周氏告牛曰。曩幸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父子俱死於讎矣。牛聞大怒。飛奔至佛生家。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孝犬。廣東東莞縣陳恭隱家牝犬也。恭隱痛父死。國難隱居山中。此犬隨恭隱。每出則犬先

行遇豺狼蛇虎則亟返。齧恭隱衣袂曳之。還夜則於廬舍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壯。既長恭隱分贈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遇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買還策一衛囊金可五六百。過中牟境有少年人以挺衛犬至。犬向客啣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以挺搏殺之。蓋以沙葦負囊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即詣縣中適縣令升座。犬直前若哭。若訴。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隸掀葦得屍。還報。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遣隸隨爾。犬又出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齧其臂。隸因綫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於囊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囊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家。方知客死。又知囊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偕隸至。賊已瘐死獄中。令乃取囊付之。其犬仍尾其子。扶柩偕返。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卷八 利濟嘉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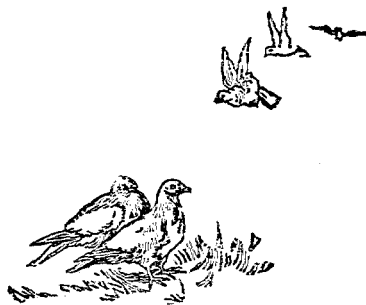
題跋

表兄楊章甫先生。植品端。學貫中西。勤懇教育。十有七年。以培人才。保國粹。爲己任。恒自道平生所志。以勵同學。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甯人負我。毋我負人。曰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曰中西聖哲。不重無過。重改過。曰士大夫當造福梓桑。造福蒼黎。方不虛天地生才之意。曰吾人無論窮達。當立德立功立言。以增重祖國。顯揚父母。方爲孝之大者。聞者莫不興起。先生胸襟高尚。如此通籍後。奉檄襄辦安徽法政學堂。校規積弛。先生竭誠整頓。日夕稽巡。獎勤懲惰。整躬率物。官紳兩班。生徒四五百人。競奮於學。敦品勵志。蔚爲樸實有用之才。先生顧而樂之。謂全國學校。如盡肅校規。而重德育。賢才將不可勝用。此興國濟時之本也。囊筆遊直魯吉粵等省。所至關懷民瘼。問俗探風。慨然有先憂後樂之志。事權不屬。教養無從。乃博採中外嘉言懿行。仿紀文達閱微草堂體例。編寰球名人德育寶鑑一書出版。未及二載。各省添印已五萬餘部。人心趨重德育。如此吾國未可量也。今又仿小學人譜體例。編寰球名人德育嘉話一書。蒐羅富而抉擇精。且饒

興趣引人入勝風行全國全球可操券竣也書中於敬教勸學訓農惠工諸政區畫精詳因中國生齒日繁教養尤亟故注重於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卽魯論既庶加富既富加教之旨也孔子刪定贊修功在萬世顧亭林先生文不關於地方利病民生休戚不輕涉筆歐美名公賢傑之言行錄暨有功世道之善良書籍列入萬國保護著作權會各國一體保護以閱教益而速流傳著述之功效偉矣哉吾鄉縉紳賢達僉謂是書有裨德育甚鉅鳩貲付印公布海內屬祖述以添募郵寄之任事關全國公益與教育前途述雖不敏敢不勉旃因畧抒拙見竝誌其緣起如此辛酉仲冬之月受業表弟侯祖述敬跋

題跋

鴻鑑考察辦學情形嘗周歷十六省三特區及東南諸海國矣其賢傑雲興風純俗
激者皆其學規整肅首重德育者也苟爲不然則本實先撥翼校雖發達科學雖昌
明而蠶凌擠軋之風邪遁詖淫之說大非國家及地方之福辦學者不可不辨之于
蚤也歲庚申奉部檄視學龍沙履冰餐雪于松花江上歸途晤楊章甫先生於吉黑
稽核處窮邊絕塞握手道契闊樂可知也越二年壬戌之春先生囑紹先叔祖轉贈
所著德育嘉話循繹數過誠道德之淵藪青年之軌範筦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曾文正云人心善惡之幾與治亂之幾相通蘇格拉底云道德爲最精美之盛饌社
會人民從道德入手不富而腴中西囊哲所見畧同鴻鑑將執是書爲他日往遊歐
美之券也姻世晚侯鴻鑑敬跋



題跋

昔先正阿衡以天下爲己任。謂天下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其治東都。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此公相以德育自任者。邵康節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維中人才特盛。許文正有言。倫理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喪祭冠昏。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服其教如金科玉律。此師儒以德育自任者。楊章甫先生爲吾邑純儒。前著有德育寶鑑。仿紀文達閱微草堂體例。寓激勸於野史。裨官業已風行海內。今又編德育嘉話。蒐羅之閎富。議論之純正。如萃千載仁聖五洲賢傑於一堂。相與講學。明道培後。進以正風俗。溥聲教而去町畦。大學修齊治平之效。中庸文軌大同之盛。安知不濫觴於是。其輔世翼教之心。亦卽伊周邵許之心也。用誌數行藉鳴欣佩。

世愚弟王襄敬題

體育嘉話初版集贊諸君子台銜一覽表

| | | | | | |
|-------|------|-----|--------|------|------|
| 吉黑稽核處 | 洋三百元 | 楊味雲 | 洋三百五十元 | 陳公孟 | 洋五十元 |
| 汪雲沛 | 洋五十元 | 秦琢如 | 洋十元 | 許彝定 | 洋十元 |
| 屈鈞毅 | 洋八元 | 楊履冰 | 洋八元 | 孫應臯 | 洋五元 |
| 王子才 | 洋四元 | 侯紹先 | 洋十元 | 侯胡筠 | 洋十元 |
| 唐孜權 | 洋十元 | 榮梅春 | 洋五元 | 周龔若瑛 | 洋三元 |
| 孫子才 | 洋五元 | | | | |

是書甫脫稿二三同志鳩貲先印八千部郵寄千八百縣政學紳商各界以為易俗移風之助昔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虞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熱誠雅量嘉惠全國士林亦虞舜與人為善之盛意也楊鍾鈺敬跋



#10

469205

4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無錫楊章甫先生編輯。博採中外嘉懿。饒有興趣。可資觀感。願印者請與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中華書局接洽。每印千部。暫定洋一百〇五元。隨紙價增減。外埠每十部郵費二角。